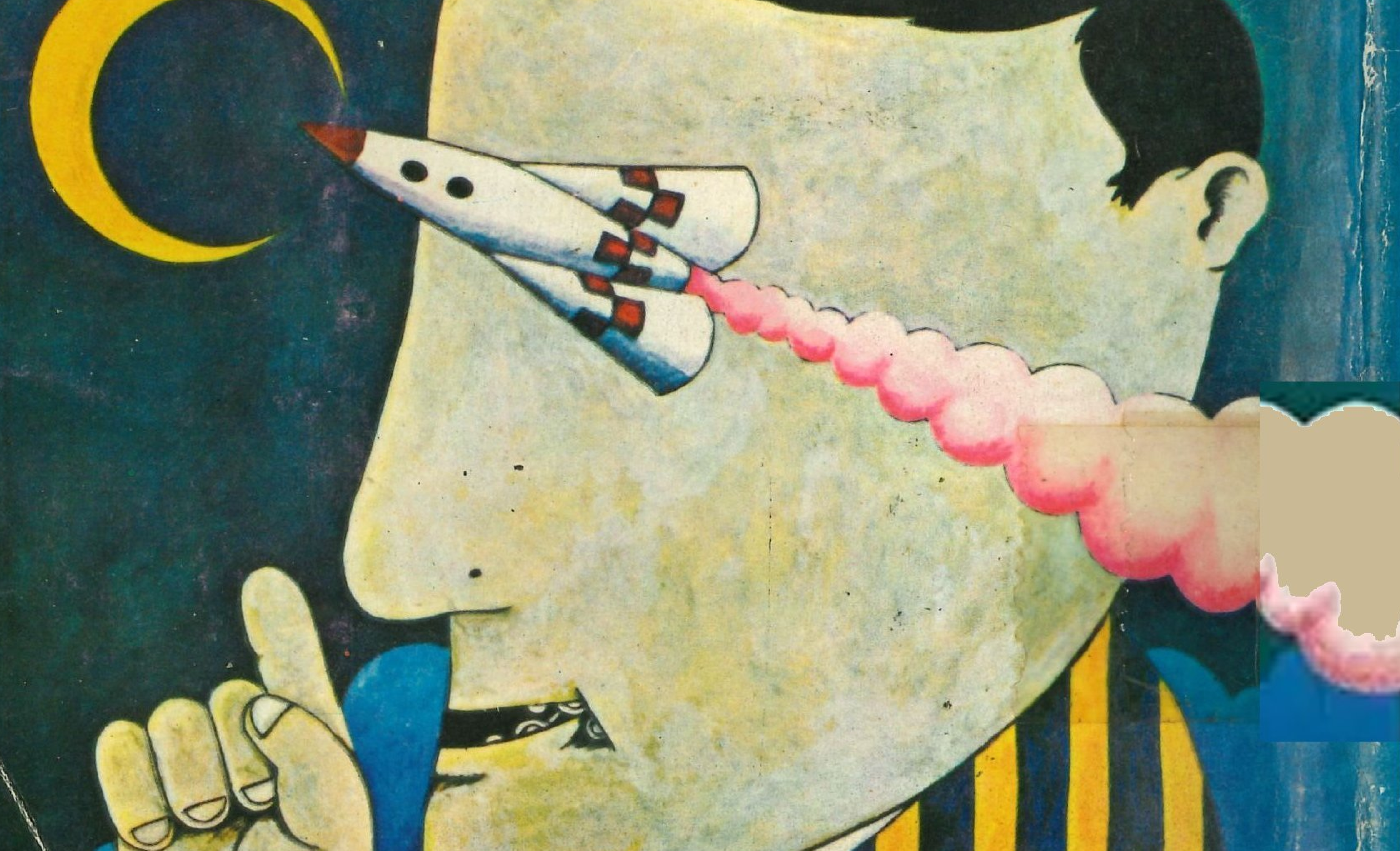


機械人爭奪戰

卡爾・布克納著／簡文祥譯



國語注音

機械人爭奪戰



NUR ZWEI
OBOTER?

ARL BRUCK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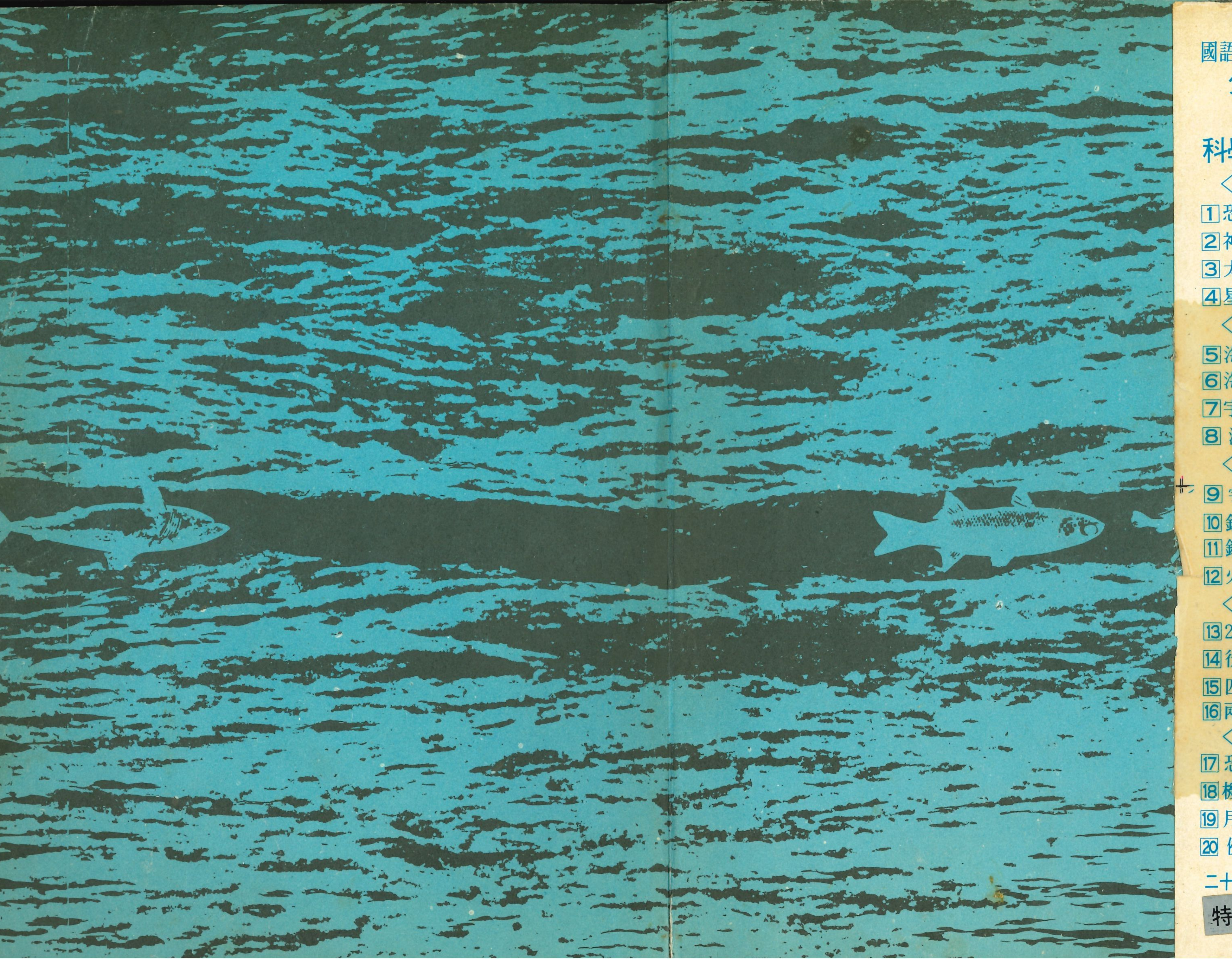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譯者：簡文祥

特價　　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第一輯◇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船醫生
4 星際獵奇

◇第二輯◇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第三輯◇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11 鋼鐵都市
12 火星人之謎

◇第四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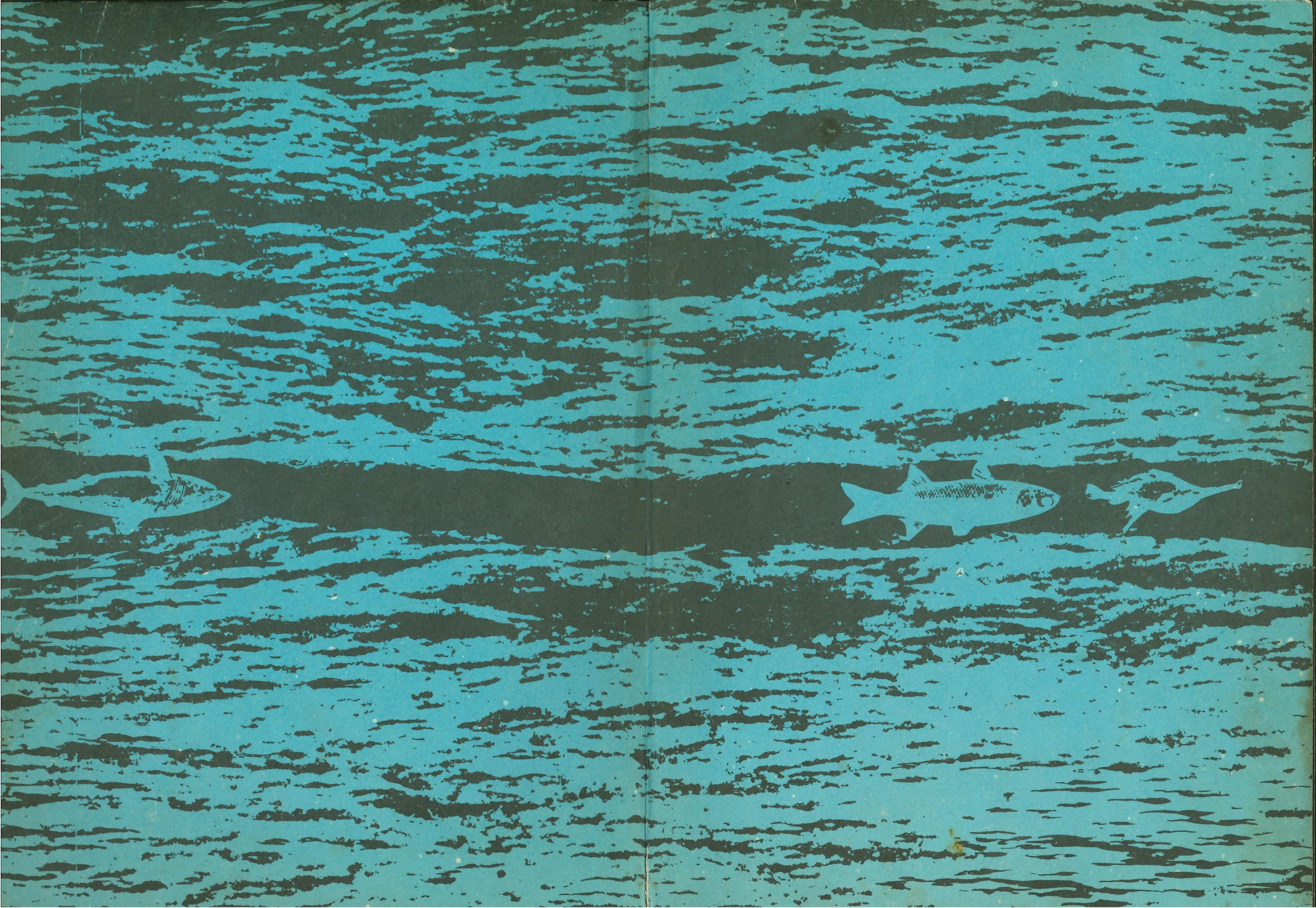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16 兩棲人

◇第五輯◇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18 機械人爭奪戰
19 月世界獵聞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 [illegible] 元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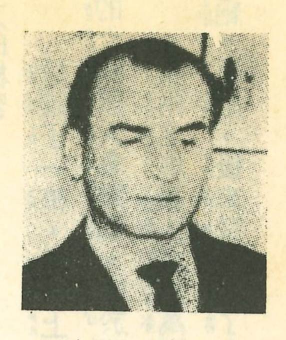
世界兩大列強美蘇爲了即將開幕的萬國博覽會，便開始著手製造機械人。

兩國都動員了該國最著名的科學專家，並且在極機密的情形下著手計劃。於是兩國的間諜便開始活躍了起來，偷取對方的設計圖！這些間諜要穿過對方嚴密的警戒網，以便竊取對方的機密。

這樣子一來，世界上便誕生了兩名機械人。一名是美國的男機械人威里姆，一名是蘇俄的女機械人拿達加。由於兩國都不甘示弱，因此都造出了超高性能的機械人。

這兩名機械人成爲萬國博覽會裡最叫座的王牌。連日來，兩國的展覽館裡，觀光客絡繹絕。不過，後來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情嗎？

原作者 KANL BRUCK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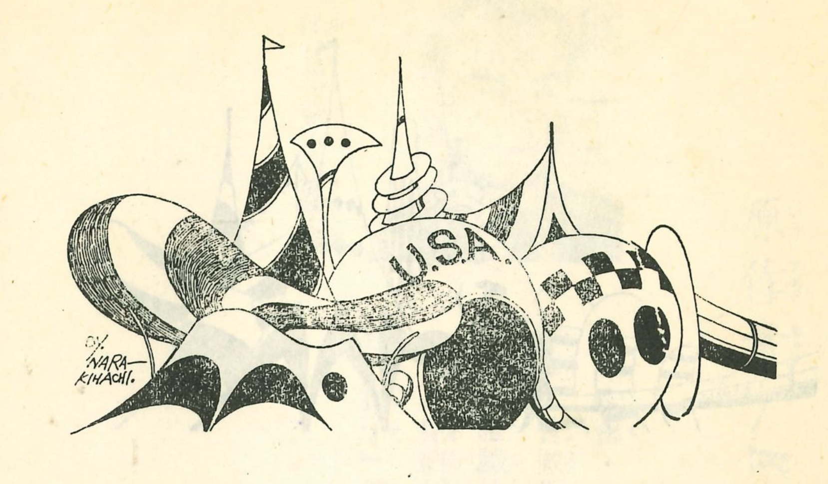
卡爾·布克納，一九〇六年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卡爾家境清寒，曾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後來便跑到巴西去。回國後，以其親身體驗的事做藍本，開始執筆當作家。

布克納的作品如「墨西哥風景」、「吉諾的明天」、「不得志的孩子」等，大多數是描述被社會遺棄的孩子們的事。布克納的作品曾得過不少的獎。

目錄

NUR ZWEI ROBOTER?

機械人爭奪戰



無孔不入的間諜

企劃室的主任技師海德的辦公桌上的手錶，正指著十一時十八分。坐在海德辦公桌前的主管，正拿著一張「威里姆計劃」的秘密有關的技術人員，技師和科學家的名單，手指頭並在名單上移動著。立在一旁的海德，望著自己的主管布利克斯手指頭那般沈重地在名單上移動，自己便也焦慮不安起來。

布利克斯原說八時便要來這兒的，不過卻是九時正才來到了這兒。自從洩露了事情以後，這兒已成為間諜們矚目的地方，中央情報局的一流間諜傾巢而出，就手中大略的可疑間諜名簿，謹慎地做了一番調查。

剛開始時，海德以為中央情報局應該是有將調查的結果報告布利克斯知道。可是，海德很快的就瞭解到布利克斯對中央情報局的調查報告是並不滿意的。他拿著報告，像流覽舊報紙一樣看過了以後，便把報告隨手甩到桌子的一旁。

「看這種厚達六十頁的報告書，還真會誤以為美國連個產業間諜都沒有了呢？」布利克斯說著，便叫海德去拿職員名簿來，並就名簿裡頭的每一位職員向海德提出質問。

問到了最後，布利克斯擡起了他那顆大頭顱，像是在拚命思考著那一個人似的，兩眼發直，搔摸著嘴唇。他的手指頭正停在名簿裡一位名叫拉姆的職員。

「你大概是懷疑他的名字怎麼跟物理學家拉姆教授完全一樣？拉姆教授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電子光專家。他是一位名門出身的美國人。由於他的成就，我們的機械人才具有看到東西的能力。」海德說道。

布利克斯揮了揮手，阻止了海德的說話。

「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懷疑到拉姆教授的頭上去的。我敢保證他的爲人。我現在所想的不是拉姆的事情，而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我是想到世界論壇所做的一則內幕報導。你有沒有想到直接參與威里姆計劃的人中，能夠把計劃洩露出去的，只有寥寥的數個人吧！」

「不錯。不過如果是這樣，那我，艾里歐德，史考特、愛默生、拉姆，還有……還有……」海德閉上了嘴。

「還有我，是不是？我是奉國務院之令，組織負責小組，來貫徹這個極機密的計劃。這次的萬國博覽會，造成會場萬人鑽動的機械人，亦即要造個裝有電子頭腦的機械人的計劃，我是第一個獲知有這項計劃的。因此，你一定會想說我是受了貝特蘭記者的天花亂墜，而在

無意中把計劃洩露了出來。」

布利克斯凝望著空中，像是無可奈何似的用左手的手指搔頭。

「我知道問這個問題很不禮貌。不過，國務院裡是不是有人在懷疑著你？」

布利克斯搔著頭髮的手停止了，沒好氣的回答著：「要算是這樣子的話，我會立刻提出辭呈，等候上方來調查我的清白。不對，不對，你根本就沒有真正抓到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重心。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調查，這項內幕報導是……」布利克斯急忙拿了一卷卷宗，並翻開來說：「這則內幕報導不像是世界論壇的記者寫的。而像是一種由別人出錢刊登的廣告。不錯，一定是這樣，是有人寫好後再花些代價刊登出來的。」

布利克斯唸著卷宗裡用紅筆圈出來的數行廣告詞。

（芝加哥五月十三日電：根據最近的消息，美國於萬國博覽會期間所製成的機械人，美國正打算依據一種名叫「威里姆」的計劃，替它裝上一種裝備，使機械人能說出數種的語言。也就是說威里姆計劃它就是一種要使機械人聽懂人類說話的東西。不過，它能不能也使機械人看得到東西？」）

「證據就在這兒，」海德興奮的說道。「寫這廣告文句的人，並不知道拉姆教授所做的

電子光學的研究已有很高的造詣。因此，他才會寫出『它能不能也使機械人看得見東西？』由此可見，這封廣告文書不是拉姆教授寫的。拉姆教授已不涉有任何的嫌疑了。」

「你說得頂有道理，說什麼我也不願想像拉姆教授會涉有重嫌。寫這個廣告的人，不會是從我們這些小組幹部的口中獲得了情報的。說不定他是從我們的設計師和技師的口中獲得情報的，因為他們畢竟是人多嘴雜。」

「那你又為什麼要對我們幹部職員的名冊，不厭其煩的調查呢？」

「我是想找出當新聞記者要打聽威里姆的進行情況時，能夠很爽朗，不皺眉頭地回答說威里姆機械人有和我們人類一樣的思考能力。換句話說，我要那些利用間諜來竊聽我們計劃的敵人大失所望。你懂得我的意思吧！唉喲！別裝著那麼奇怪的神情看著我，好不好？」

海德目瞪口呆的望著布利克斯，隨即就鼓舞著手地笑了起來。他像個小孩子喜歡問東問西地走近布利克斯旁問了起來：「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情。愛默生、艾里歐德、史考特的研究發展部門，替威里姆裝上了會說數種國語的裝備後，他們不是又在進行要替威里姆機械人裝設電晶體的思考設備的研究工作嗎？我也曾加入這種設計思考裝置的研究工作，只不過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尚待設法解決。上星期從華盛頓那方面送來的密碼信，不是就對你

指示這件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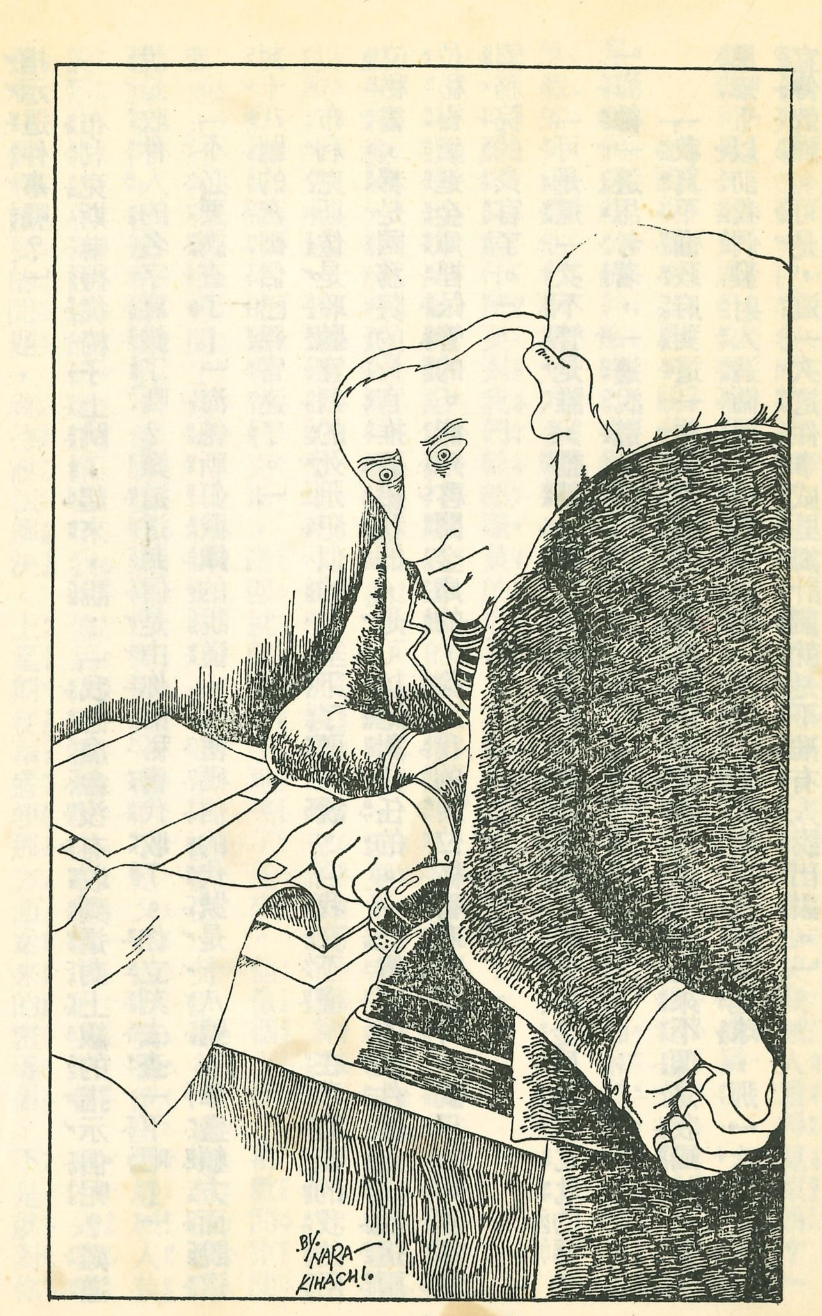
布利克斯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說：「我怎麼會沒有收到這封上級的指示信呢？難道說是收件人的名字寫錯了嗎？難道這封信是由你的秘書代收了。你立刻去查一下吧！」

「不必要調查了！」海德斬釘截鐵的說道。「密碼信的代號是十八號，華盛頓方面說這封十八號的密碼信已經寄達了。」

布利克斯像是聆聽宣判的死刑犯似的，垂下了頭，說：「我真不懂，在華盛頓的我的兩位秘書，都是國務院的長官推薦給我的，是可以絕對信任的。一些機密的文件都是由我這兩位秘書鎖進金庫裡保管的。能夠啓開金庫的，除了我的兩位秘書和我以外，就只有國務卿和國務院的長官了。」

「可是這一次不管是誰，誰都企圖打開金庫的。那些間諜不都是對金庫虎視眈眈的嗎？」海德一邊思考著，一邊說道。

「我真不懂政府對這一次威里姆計劃幹嘛要這麼保密到家。看起來不像是我國的一貫作風嘛！以前我們發射人造衛星，作核子試爆，太空人的昇空以及歸來地球，那一次不是大加宣傳鼓譟。可是，這一次這件事威里姆計劃就是不准有人說出去。」



海德緊閉著嘴，兩手支撐著臉龐。

「可是，世界論壇報的這則報導，卻把我們的計劃給洩露出去了。依我個人來看，這麼一則小小的報導，卻構成了對我們的最大的侮辱。要不是真的仔細看，也許我們都會疏忽過去的。」

「這篇報導不知是針對著那個特定的人物寫的。這傢伙也真是把我們摸的一清二楚。」

布利克斯恨得咬牙切齒的。

「華盛頓方面送給你的信，說不定就落到這個傢伙的口袋裡去了。」

「這個傢伙到底會是誰呢？能夠接觸到這封密碼信的除了國務卿，國務院的長官以及你的兩位機要的秘書外，似乎不會再有別人了呀？」

「我呢？」布利克斯臉頰紅通通地叫了起來。

「少開玩笑，好不好？就說你有我們的設計圖吧，你也是會鎖進那兒壁上的金庫裡，而有金庫的鑰匙的就只有我而已，別人絕對是偷不走裡頭的東西的，唉！算了！說破了嘴也沒有用，你要不要看一看？」

海德朝著鑲在壁上的金庫走了過去，用了三把鑰匙，才打開了金庫的鐵門。

「設計圖都是放在這裡頭的。」海德說著，用手指著裡頭的一堆設計圖。突然間，他的臉色都變了，嘴裡喃喃自語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設計圖的代號都弄地亂七八糟的。四號的設計圖都放到九號的設計圖上來了。——我記得今天晚上，我還把設計圖按照順序排列，鎖進金庫裡呀！」

很奇怪的，布利克斯卻用著很鎮靜的語氣說道：「好了，不要再自責了。——看這情形，那傢伙似乎走得頂匆忙的。」布利克斯緩緩地從椅子站了起來。

「看來是有人偷偷進來，慌慌張張的把設計圖拍下了照片。」

「什麼！你說這些設計圖全都被拍下了照片了……」

「似乎是這樣子的，看來這些蘇聯的間諜並不是完全針對著我而來的。海德兄，看來他們也衝著你而來。」

「我願意負起責任。靜候中央情報局的調查或其它有關方面的調查。」海德說。

布利克斯揮著手說：「那倒是沒有必要。只不過，這件事情，你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起。我現在就要回到華盛頓去，去向中央情報局報告，要他們採取適當的措施。這種事情出了

第一次後，就會再出現第二次的。他們為什麼要對威里姆計劃這麼保密到家，我現在倒有點明白了。」

三號情報員

十字路口，三號情報員混雜在一羣在等著紅綠燈轉變為綠燈的行人羣裡。他當時口裡嚼著口香糖，臉上戴著一副墨鏡，服飾很新穎，不論從那方面瞧起來，都跟道地的美國人沒有兩樣。

不過，他實際上卻是一位出生於俄國的列寧格勒，並且在蘇俄的莫斯科受過間諜訓練的情報員。他的本名叫做格利哥理·李查雪夫，六年前，他攜帶著攝影家約翰的假身份證明，在美國的某個海岸上陸。

三號情報員將設計書的攝影片以及報告表縮成膠卷，並將膠卷鑲入製作很精巧的銀幣裡，再將銀幣呈送給上級。這次他要將銀幣轉送的那名中間聯絡人，他只記得他的臉孔，並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中間聯絡人和三號情報員都是在奉到上峯的行動指令後，彼此以暗語相聯絡，再約定在

街角或是酒館相見面。他們能迅速的把銀幣從一方交到另一方的手中，不管是再眼明手快的人都不會察覺到他們的銀幣已經易手了。

不過，他們今天的計劃有了改變。

三號情報員橫越了十字路口的馬路，朝著對街的報攤走了過去。這時，他手上戴著的最準確的手錶，指著二時十五分。三十秒鐘後，三號情報員要在報攤上拿起一份世界論壇報，並將報紙挾在腋下，掏出兩枚銀幣，一枚付買報紙的費用，另外一枚鑲有膠卷的銀幣，就要在有意無意之間掉落到馬路上去。這個時候，一位「偶然」經過的「好心的路人」就會將掉在地上的銀幣拾起來，並且將預先拿在手中的一枚普通的銀幣交還給三號情報，三號情報員會向他道謝，在五秒鐘之內，三號情報員的銀幣便告易手了。

約定的時間終於來臨了，三號情報員伸手拿起一份世界論壇報。一位正巧要走過那兒的路人向他走近了過來。三號情報員聽著那路人的腳步聲，一面掏出兩枚銀幣，並把一枚銀幣掉落下來。路人彎著腰拾起那枚銀幣，並把銀幣交還給三號情報員。

可是，那路人，三號情報員以前根本就沒有見過他的臉呀！

三號情報員驚嚇之餘，結結巴巴的說了一聲「謝謝！」後，便把銀幣裝入錢包裡，走了。



他的心忐忑不安，臉上也有一片驚慌的表情。銀幣易手的事，終於失敗了。因爲那可惱的路人先那位擔任中間人的間諜一步，而把銀幣拾了起來。

不過，在這當兒，他的心猛然警覺到一件事情。那位路人真的就是那麼巧地打從那兒經過嗎？他會不會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假如是這樣子的話，那要與他聯絡的那名間諜並不是遲到了，而是早就被逮捕了，說不定他還供出今天要和他會面的事。不過，蘇聯的間諜應該不會做出這種出賣同志的事情。看來，那名路人真的是偶然路過了，不過，那名要擔任中間聯絡人的真正間諜，現在又是在那兒呢？

三號情報員索性就在路旁佇立了起來，並把世界論壇報打開來讀。他一面作出看報的姿態，一面注意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不過，他沒有看到擔任真正聯絡人的那個人，也沒有再看見爲他拾起銀幣的那名男子。

不過，他倒注意到離他有十步距離的人行道那一頭，正站著一位男人，一直在往他這邊看。如果那名男子想這樣便抓到他，這證明那名男子並不是內行人。

三號情報員裝出好像遇到熟朋友似的，笑呵呵要過去和他打招呼。那名男子一臉納悶表情走開了，並且還頻頻的往回頭望，想看看跟自己打招呼的究竟是那位熟朋友呢！

三號情報員安心的離開了。不過，爲了確定沒有人跟蹤，他走進了路旁的一間冰菓室，並要了杯橘子汁。付錢時，他隔著冰菓室的窗玻璃望著外頭，可是他並沒有看到外頭有什麼可疑的人影。

三號情報員拿出錢包要付錢時，他望著錢包一眼，突然之間臉色便變得臉色發青。他的錢包裡並沒有那枚鑲有膠卷的銀幣。

他那對受過訓練的眼睛，一眼便可辨出真假銀幣的真僞，他曾爲了愼重起見，就只在錢包裡置入一枚鑲有膠卷的銀幣，除此以外，就沒有同類的第二枚銀幣了。可是，現在錢包裡就只剩有一枚普通的銀幣。而這枚普通的銀幣一定是剛才那位好心的路人拾起來後交還給他的。

三號情報員又再度翻遍了整個錢包，還是找不到。那位在報攤前爲他拾起銀幣的那名路人，一定是中央情報局的人員了。

做了六年的間諜活動的三號情報員，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膝蓋在劇烈的發抖著。他倒不是害怕他會被逮捕，訊問和判刑。他害怕的是他將永遠抹不掉失職的間諜的恥辱，他將永遠不能再回到他的祖國去了。

三號情報員認命了自己早晚會被逮捕，因此認命地走出冰菓室，並沒有人抓住他的手。甚至也沒有人在注意著他。莫非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都能夠巧妙的跟蹤，而不被他所發現。

三號情報員叫了一輛計程車，一面作出要搭乘的樣子，最後才對司機說他忘了某件事情，便就不搭車子。他在人行道上迅即地往四周張望。可是，他看不到附近有人佇立或來來回回不走地望著他的。

三號情報員叫了第二輛計程車，像是要司機開往火車站去，他則從後窗注意有沒有尾隨跟蹤的車，可是他並沒有看到一輛。為了小心起見，他中途又換了一輛計程車，他還是看不到有人在跟蹤他。

對三號情報員來說，他實在是被搞得滿頭霧水。自己是間諜的身份，應該已經是昭然若揭才對。而對中央情報局而言，那枚鑲有膠卷的銀幣應該是抓他的最有力的證據。既然已經這樣了，他們為什麼還不下手抓他呢？莫非中央情報局的人員現在就在他家等著抓他？

他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到他家裡去，可是沒有人來聽電話。他想要不要這樣徑自回到家，經過再三的考慮後，他決定還是不要回去。想是這麼想，他的腳還是情不自禁地往家的方向走。雖然他的心一直在頻頻地阻止他說：「不要回去，不能回去。回去有危險的。」

他又迅快的考慮了一番。既然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了，再怎麼扮裝逃亡，或者是躲藏起來，終久還是會被人找出來的。倒不如回到家裡去，等待上級打電話來指示比較好。

他不知道這些日子在給他下命令的是誰。既使知道了，他也無法找出什麼特徵來。畢竟他只不過是一位從事間諜戰爭中的一份子。他從事間諜並不是為了要得到獎狀，勳章或是報酬，他這麼冒著生命的危險工作，無非是為了他所熱愛的祖國。

三號情報員慢慢地回到了他自己所住的公寓房子來。他的房間是位在六樓。他在五樓便停下了腳步，並探查一下六樓會出了什麼樣的情況。然後，他再爬上了六樓，故意裝著要打從自己房間的門前經過，當他瞭解到自己常塞在門左上角的口香糖並沒有被移動的痕跡，便瞭解到沒有出什麼異狀，就靜悄悄地把鑰匙插進了門上的鑰匙孔，把門打開了。他並不擔心客廳會有人，因為通往客廳的攝影室門口上的一根細小的絲線，也沒有斷裂的痕跡。

他呆立著有數秒鐘之久，然後刺耳的電話鈴聲便大聲地響了起來。他拿了電話筒，便聽到了那位常指令自己的男人的聲音。對方的聲調顯示出很興奮不已的樣子。

「哇！約翰兄，算恭喜你了。你所拍攝出來的棒球冠軍爭奪戰的照片，算是拍攝得太好了。十張全部都可以用。只不過很抱歉『死人』不能去，所以叫了『阿福』去。你喫了一驚

吧。好了，時候不早了。高興一點吧！」

三號情報員楞了一番，隨即謝天謝地地把頭望向天空。他雖然是個道道地地的共黨黨員，不過他的父親也曾教示他如何去信仰上帝。

三號情報員迅速的在腦裡分析一下電話裡所說的話。

所謂「棒球冠軍爭奪戰」就是指「威里姆計劃」，「十張全部都可以用」就是指「已安全地送達我的手中」，「死人」就是指「以往的聯絡人」，「阿福」就是指「代替聯絡的人」。

因此，三號情報員的確是應當受到「恭喜」的。這句「恭喜」並不是他們之間的暗語。這句話是指三號情報員這一次創立了很大的功勞，而應該受到恭喜的鼓勵的話。

這一次的確是三號情報員出生入死的英勇行爲。他喬裝設計師、潛入海德主任技師的辦公室，使用著特殊的配備，將壁室裡的金庫打了開來，並將金庫裡的設計圖濃縮成膠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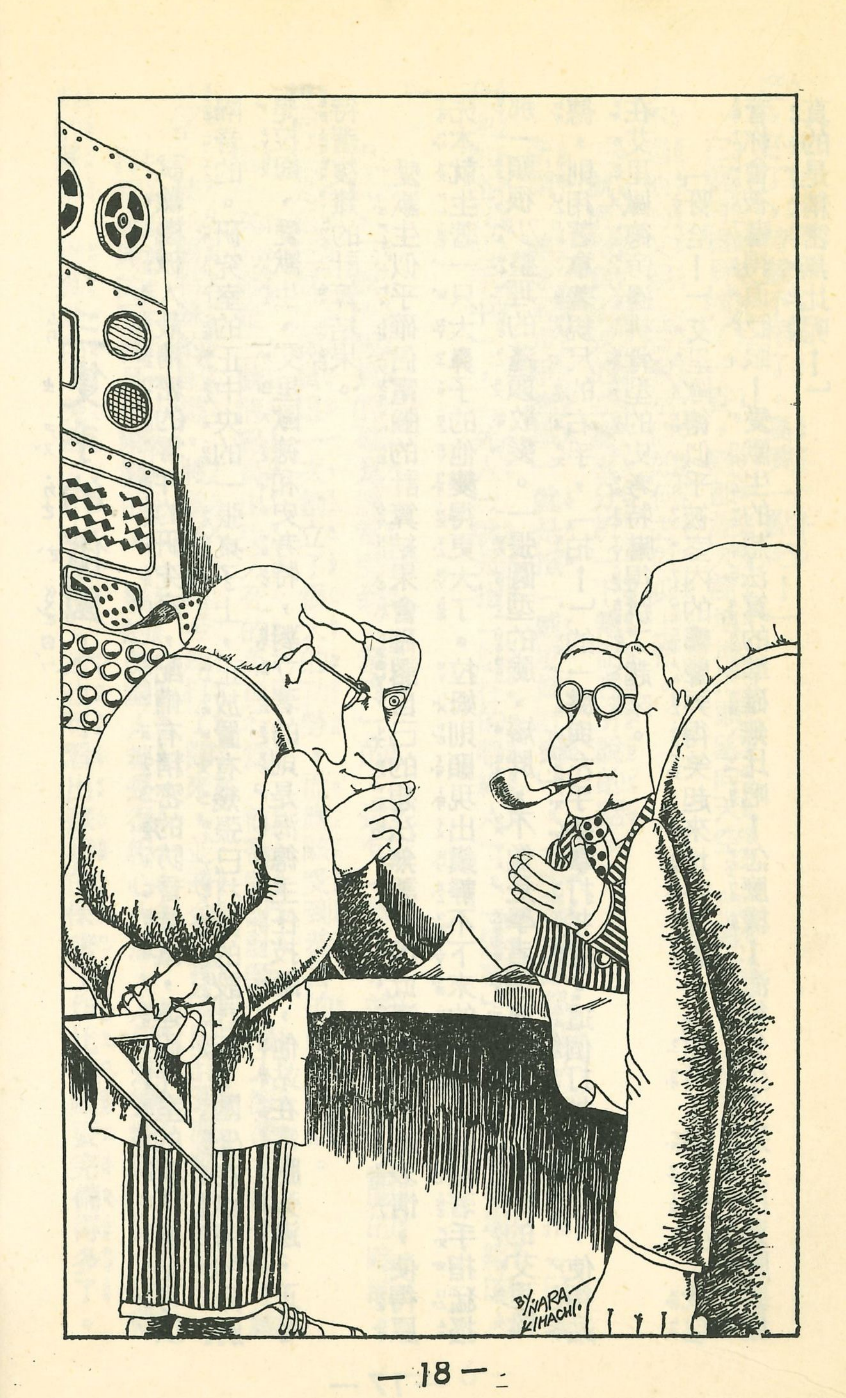
打開金庫的配備是美國製的。一般的美國人都是很粗心大意，人倒是蠻好的。跟美國敵對的蘇聯，倒真是佔了美國人不少便宜。這也可看出蘇聯的保密工作比美國要完備得多了。

三隻手的俄國人

試驗機械人最精密的零件的研究室，配備有精密的防音裝置，連研究室的玻璃都是可以隔音的。研究室的正中央的一張桌子上，正放置有幾張已打開的設計圖，圍坐在桌旁的分別是拉姆、愛默生、艾里歐德和史考特，對立著的則是海德主任技師，他站在電腦旁邊，正等待著複雜的計算結果。

愛默生似乎確信電腦的計算結果會確認自己的想法無誤，因此滿臉自信的表情，使得原先本就生著一只大鼻子的他變得更大了。拉姆則顯現出鎮靜不下來的神情，直用著手指猛搔那一頭很少整理的蓬頭散髮。一張圓型的臉、矮胖，不像是學者倒有幾分像企業家的艾里歐德，則用著拿著規尺的右手，「拍！」的一聲與左手手掌打拍著。這個打拍的聲音，使得站在艾里歐德旁邊排骨型的史考特嚇得跳了起來。

「呀哈！」艾里歐德似乎被室內的響聲弄得笑起來地叫著說：「你看！海德先生！我包管你會被嚇得直眨眼！愛默生的想法算的準確無比吧！怎麼樣！海德先生！這次的頭腦裝置真的是精密無比呢！」



海德像是想在腦海裡重新整理一下數字似的，緊閉著雙眼一下，然後便睜開了眼睛，望著房間裡的四個人。

「呀哈！真不簡單哩！就拿前次的計劃跟這一次比較的話，那麼前次的計劃所能做成的機器人，簡直就像是小孩子的玩意兒了。」

「我也是這麼想。」拉姆教授點著頭說。「若真是這樣，那蘇聯派間諜來偷取我們最初建造機械人的計劃，不就是造成我們最初計劃中所擬造的有一具不適用的電子頭腦的機械人了。不過，他們果真按照那張舊設計圖做，另外再加上他們本身不斷的研究求改進，他們所造出的機械人的思考能力，恐怕就跟我們所造的機械人不相上下了。」

「拉姆先生，我問你。你這麼關心蘇聯的機械人幹嘛！蘇聯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的機械人確實是我們這一次在萬國博覽會所展覽的作品。」愛默生說。

拉姆似乎還有話要說，但是海德主任舉起了手，示意他不要說話。

「拉姆教授能聽我的話而忍受下來，我是很感激的。我所以到現在什麼都沒有對你們說，就是唯恐說出來會使你們的信心發生動搖。其實我國的情報機關已經探知蘇聯正傾全力在製造新的機械人。因此，他們確實是有意在這次的萬國博覽會上展出這種機械人，以與我們

一爭長短。而且他們還傾全力要製造出比我們更好的機械人。」

「他們在作夢！我的設計。不，我們這個小組的設計全是最新穎、最前進的作法的。」愛默生憤慨的說。

「就是嘛！他們再怎樣拼著命一直在研究，也無法達到我們現在的技術水準。不過，他們要是有辦法混進這間實驗室的研究員羣裡，那麼自然又另當別論了。」艾里歐德的話跟愛默生的話，意思是一樣的。

「別這麼說。蘇聯的技術專家也決不是什麼省油之燈哩！他們有辦法建造太空船，證明了他們的技術是很優秀的。」海德提醒他們的注意。

「太空飛行要花大錢，坐起來又受不了。對人類而言，建造機械人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機械人具有與人類同樣的能力，它們能開發密林，移山塡海，以後的世界就要進入建設工廠的時代。它代表著人類的夢想都會實現，而我們只需要機械人爲我們服務就行了。」史考特叫了起來。

「有蘇聯和我們競爭，那眞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這樣子競爭，不但很夠刺激，我們還可以藉競爭來求進步。對了，威里姆計劃不是使我們設計出做夢也想不到的裝置嗎？」愛默生

愈說愈興奮地叫了起來。

「你說說看，是什麼樣的裝置呢？」海德主任緊接著問道。

「好，我們先就威里姆計劃中已達成的成就來著想吧。威里姆使用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小型乾電池，可以使機械人自由地轉動。我們又只使用少量的塑膠連結機械人的皮膚和關節，便使得機械人可以形同三十歲左右的人地行動。」

「等等，等等，」海德主任插嘴道：「我現在倒是想到一件事情。那個威里姆機械人既然如你所說的那麼與我們相像，那它光著屁股是不行的。應該叫它穿上衣服才是。」

艾里歐德和拉姆尖笑了起來，史考特則捧腹大笑不止。

「這樣一來，就如同馬戲團的小猩猩穿上人類的衣服地逗笑我們了。」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嗎？」愛默生像是調停人似的說道：「就像我還不是要做一副鬼臉，逗得我的兩個小孩子笑嘻嘻的。同樣的，讓威里姆機械人去逗人開心，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可是，威里姆是我們科學界心血的輝煌成果呀！總不能使我國科學界的輝煌成果，最後竟變成逗人玩樂的東西。」史考特說道。

「好了！好了！這些話留待以後再說，現在先說到正題吧！威里姆既然可以看到東西，也可以聽人說話，它還可以說數國語言嗎？」愛默生說道。

「對了，我們還沒有決定它應該會說那數國語言呢？」海德主任說道。

「它一定要先會說英語，然後依序是法語、中文、德語和西班牙語。」艾里歐德信心十足的說道。

「不行。我不贊成德語。我聽人家說德語文法是難的不得了，威里姆一定會大傷腦筋的。」史考特表示反對。

「我從沒有聽到過還有什麼機械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贊成把德文也列進去。其次是俄語也不妨列進去。」拉姆教授說道。

這時，海德主任望著大夥兒露出一臉不歡愉的神情，只有艾里歐德露出一臉釋然的樣子：「俄語嗎？那更好極了！蘇聯造出的機械人，十之八九也一定是會說英語的。威里姆並不只是表示我國高水準的科學技術，也要是代表世界一家的和平象徵。所以，它應該會說俄語。」

「和蘇聯和好？你這不是大白天在做白日夢！蘇聯把我們恨之入骨，我們根本就不可能

與他們友好嘛！」史考特鄙夷地笑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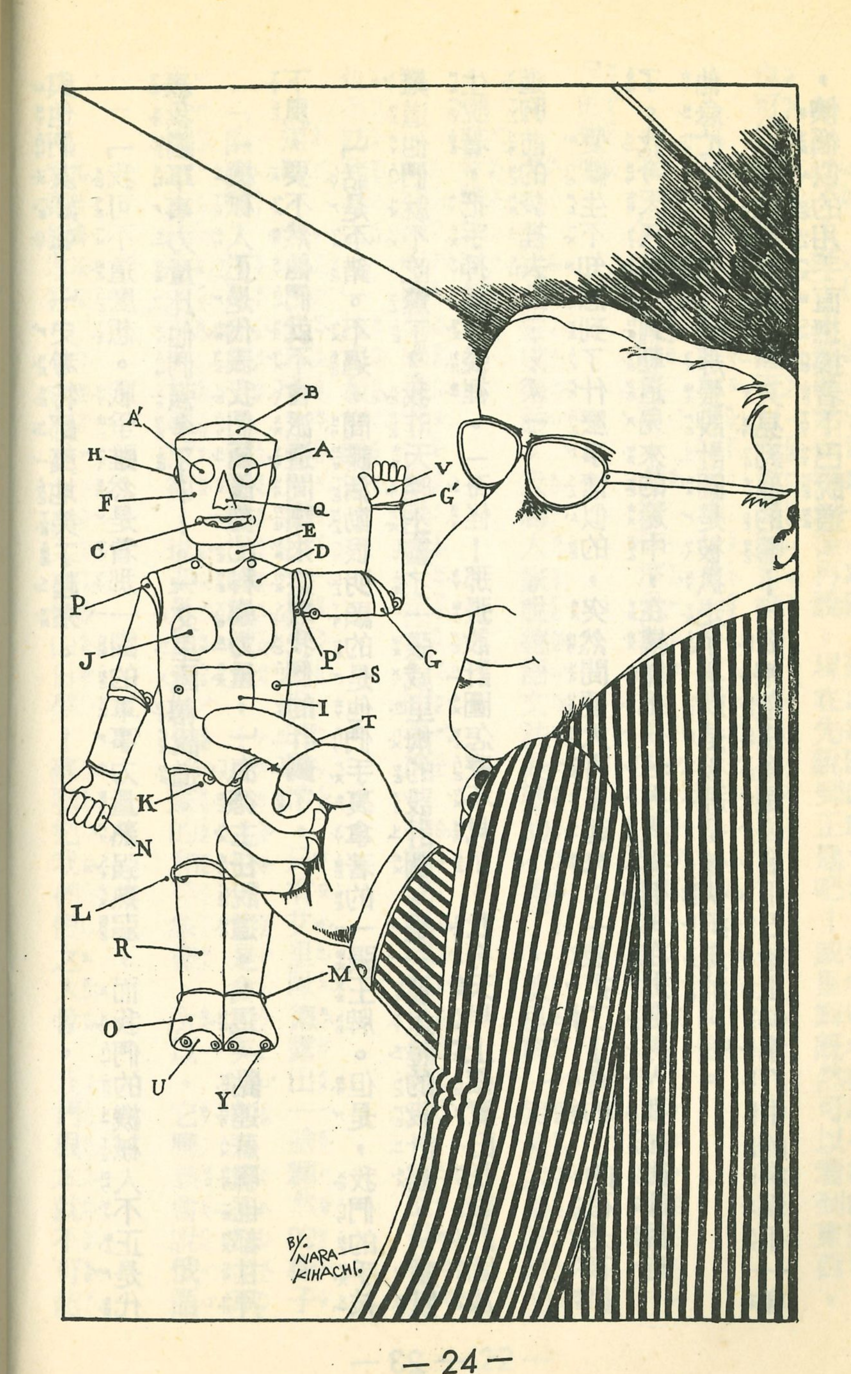
「我可不這麼想。戰爭雖然是看那一國的軍事力量孰強孰弱，而我們的機械人不正是代表我國軍事力量比他們強多了……。」艾里歐德說道。

「機械人正是代表我們極優勢的科學力量，」海德主任說道。「這一點連蘇聯也都甘拜下風，要不然他們就不會派遣間諜來盜取我們的計劃了。」

「話是不錯。不過，間諜活動很明顯的是他們手裏拿著的一張王牌。但是，我們的手技難道他們就不吃驚了？我昨天晚上畫了一張威里姆的設計圖，是一張大體的設計圖。」愛默生說著，把手插進口袋裡。「奇怪！那張設計圖怎麼不見了。我今天早上確實已把設計圖放進胸前的袋裡去的……。」

愛默生不知想到了什麼事情似的，突然間便大叫了起來：「被扒了！是的！的確是被扒了。我今天八點不到朝這兒來的途中，在樓梯把一名男人撞倒，在那名男人要向後仰倒時，他急忙伸手抓住我。那張設計圖是被扒走了，就是被那個傢伙扒走的。」

「那傢伙你是第一次見到他的囉！」海德主任像是一名下巴給上鉤拳打中的拳擊手一樣，懊惱似的用手直撫摸著下巴說道。



「一定是俄國人！」史考特嘔心地低喃道。

「海德先生，我們都沒有隨身寸步不離的保鏢。其實我昨晚回家的時候，有一個傢伙就竄到我的車前來。他命令我停車，並且還搶走了我的東西。」拉姆說道。

艾里歐德慧眼就看出拉姆的驚慌失色是假裝的，他乃轉對著愛默生說道：「不要管那張被偷去的設計圖的事吧！我現在倒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要使威里姆會彈鋼琴呢？還是會拉小提琴。俄國人是很喜歡音樂的，機械人會彈琴或拉小提琴。他們也會同感高興的。他們就是具有能隨遇而安的民族天性呀！」

「少在這兒誇獎俄國人了。我一想到他們偷了我的那張設計圖，便感到火冒三丈。我可是最討厭俄國佬。」愛默生的火氣愈來愈大。

「火氣一起，便無法冷靜的思考了。」艾里歐德婉轉地說道：「嗯，音樂倒可說是一個很好的話題。你就想想威里姆那個機械人正一個人在唱著歌吧！」

女機械人

莫斯科郊區凹凸不平的馬路上，一輛由畢達爾駕駛的小汽車正駛向技術廳去。小汽車每

當通過一個窟窿時，畢達爾看著後望鏡。後座技術廳的廳長白貝爾正把長型而學者似的頭垂在胸前小睡。望著廳長沒有被吵醒時，畢達爾才安心地吐出一口氣。畢達爾想到這數日以來，主人在日夜不分地工作著，便覺得主人確實應該小睡休養一番的。

畢達爾想起有一天晚上，在辦公室看到白貝爾在看一張設計圖時，長型而四方的臉顯得僵硬起來了。他看到那張設計圖畫著像人類似的東西，有著不靈活的四肢，雙目如電。

「怎麼樣，畢達爾。」這時，白貝爾這麼地問他道：「很漂亮的女孩子吧！你想要為她取個什麼樣的名字才好呢？」

畢達爾並沒有回答主人的話，他反問道：「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白貝爾歡娛地笑了起來，捲起了設計圖，並將設計圖放進辦公桌的抽屜裡。

「畢達爾，你做我的司機究竟有多久了？」

「就是你當四兵團的技術支援單位的上校開始。那時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四日開始。」

「那麼，你打算做我的司機做到什麼時候呢？」

「做到我老的時候。也就是到我再也操縱不了駕駛盤為止。先生。」

「那好極了。不過，我要老實提醒你一件事。你對於你今天所看到的設計圖的事，都不准對別人說起，知道嗎？包括你的妻兒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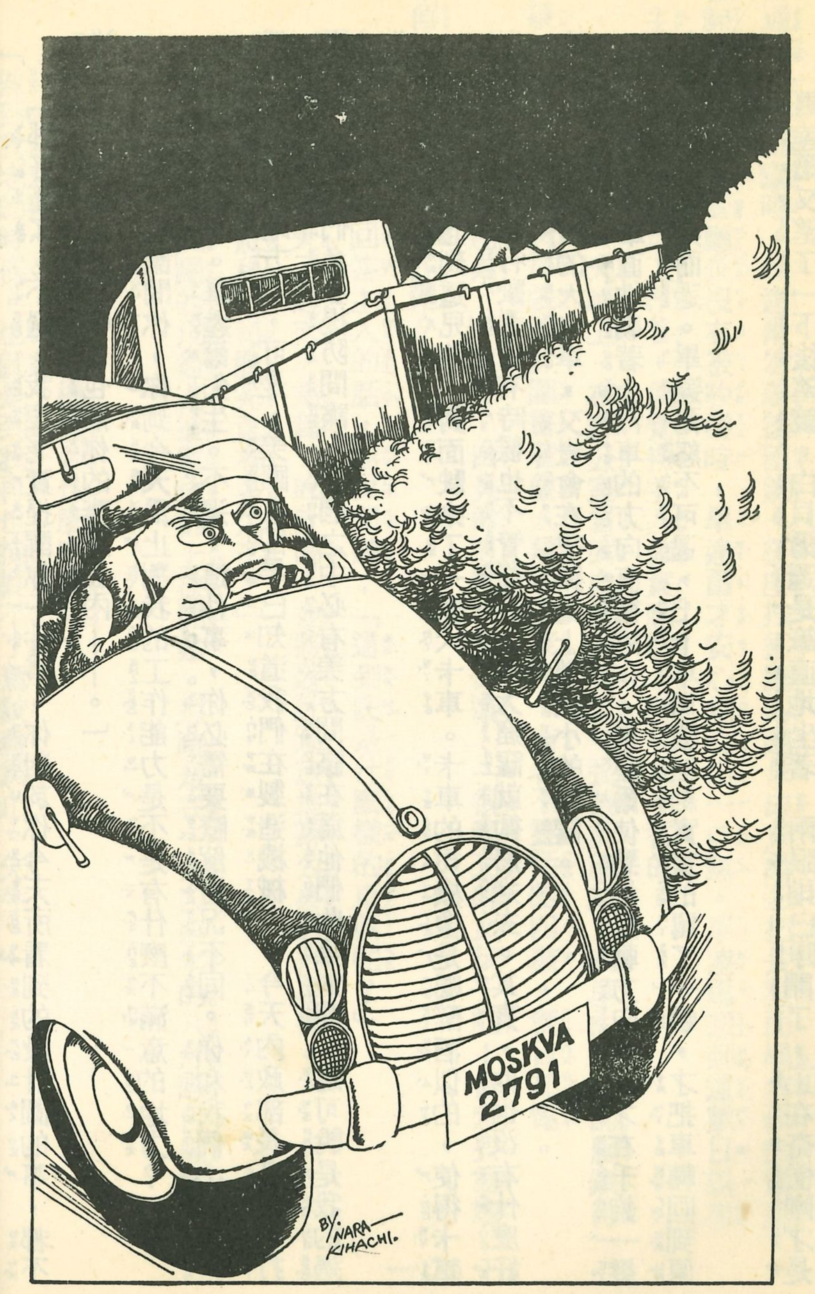
「我能不能請問你，你到今天為止對我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那倒沒有。畢達爾先生。不過，這件事，你必需要瞭解情況不同。你和我們小組各人都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美國人卻早已知道我們在製造機械人。今天內政部長烏賓還打電話來，叫我們多多提防間諜。我們之中必有美方間諜在為他們收集情報，這可說是我的過失了。」

畢達爾回想到這兒時，對面駛來了一輛大卡車。卡車的司機像是喝醉酒似的，使得卡車在馬路上蛇行地行駛著。有時候也不管路面上的大窟窿就衝將過去。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那麼重的大卡車，又豈會在乎路面上那麼小的窟窿。

那輛卡車筆直地朝著小汽車的方向直衝過來。畢達爾使勁地反轉方向盤，才在千鈞一髮中與大卡車擦身而過。畢達爾怒不可遏，把卡車司機結結實實的罵了一頓，才把車轉回到原先的路線。

畢達爾又望了一下後望鏡。白貝爾還是筆直地坐著，兩眼則已睜開了，正在奇怪剛才是



出了什麼事了。

「抱歉把你吵醒了過來，」畢達爾解釋道：「一輛卡車朝著我們衝過來……。那司機說不定是喝得爛醉如泥，說不定是——。」

畢達爾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他又繼續說道：「說不定那卡車司機是敵方間諜。他會不會知道這件皮包裡裝有極機密的文件。反正，我們要不要反過來去追那輛大卡車？」

白貝爾目瞪口呆地看著畢達爾，最後才憂心如焚地說道：「不要去多費事。我這個皮包裡當然是放有極重要的文件。」白貝爾苦笑了起來。「這些貴重的文件，都是從美國那兒拿過來的。剛才經你這麼一提，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情。你現在正怒不可遏，一個怒不可遏的人，總是愛胡言亂語的。因此，我們的機械人的頭腦也一定要是個沒有七情六慾，而只能思考的人。要是做得不錯，美國人不大吃一驚才怪！嗯！果真如此，在萬國博覽會會出鋒頭的不會是美方的威里姆，而是我們蘇聯的拿達加了。」

畢達爾又望著後望鏡一眼，白貝爾正舉著一隻手，不知是在和那一位說話。

「我看那張設計圖，瞭解到美方所想造出來的機械人一定會是笨手笨腳的。因此，出個討厭的問題，便可立刻就把他們的威里姆難倒了。果真是這樣的話，威里姆的電子頭腦便太

笨了，手腳不靈，說不定還會搞起大亂子來。美方即可能因這個問題而遭受攻擊。反過來我們的拿達加卻能夠對任何的問題，冷靜地提出合理的答案的。」

白貝爾拍了拍畢達爾的肩膀，說道：「開快一點，我要立刻召集負責小組，立刻開會。」

畢達爾感到洋洋自得地猛踏加速器。對這位素有「科學界慧星」的白貝爾，對這位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並且曾獲國家頒授最高勳章的白貝爾，畢達爾對他一向是令出必從的。他的主人一向不需要別人來向他建議，獨獨對他卻是信賴有加。那張設計圖就是個實例。那張設計圖是屬於機密的，可是白貝爾不但給他看過，而且還徵詢他的意見。

畢達爾像是在思考著什麼似的，摸了摸下巴。

（到底是為了什麼，才想製造拿達加呢！是為了困擾美國人吧。不過，又是為了什麼要困擾美國人呢？美國人和我們俄國人不是都是善良的民族嗎？我很懂得美國人。一九四五年，我那個部隊單位就在德國的易比河與一支美軍部隊相遇。他們在易比河的彼岸，我們則在易比河的這岸，兩方都互祝勝利，並且高呼萬歲。這時，有數名美軍且跳下了易比河游泳。我們還擁抱著他們親吻。當時親密戰友的時光是多麼的快樂呀！而現在我們跟美國竟然反臉

相向，這是為什麼呢？白貝爾一定是瞭解其中的緣由，所以他才會製造拿達加。拿達加一定會震駭了整個世界，所以白貝爾才會受到克里姆林宮這麼禮遇優待。不管如何，我還是得跟他們一起大喊：「白貝爾萬歲！」、「拿達加萬歲！」）

畢達爾搖了搖頭。這是因為他對於克里姆林宮不邀請白貝爾司機一事，始終耿耿於懷。白貝爾每次出席宴會或做講演時，畢達爾都得老是和車子一起到外頭等候。一等就是要數個小時。

畢達爾每次在外頭等候時，都要借故與別的司機搭訕。有時彼此之間還可談得津津有味。就拿美國駐俄國的總領事的司機來說吧！這位司機對俄語很精通。尤其是對世界各國的首都和重要人物，十之八九他都很熟悉。可是，有關白貝爾的一切，他卻完全陌生。他也不太相信白貝爾是有名的科學家。畢達爾很惱火，認為他說的都是謊話，他把白貝爾現在所做的雄冠古今的機械人一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從那一次開始，那名美國人像是顯露出十足的興趣，聽著畢達爾說著有關機械人的詳細事情。畢達爾當然也傾聽司機說著他所不知道的神奇事情——。

不過，畢達爾現在回想起來總是認為他最好不要把有關機械人的事對那名美國司機說的

。

來到了技術廳的大門時，畢達爾想到跪在白貝爾的腳前，求取白貝爾的原諒。

不過，白貝爾並不給他這種機會，他下了車，心情像是很好。

「你這個拚命三郎！路面這麼壞，你還這麼地開快車，想使我粉身碎骨呀！」白貝爾裝得很生氣地揪著畢達爾的耳朵道。「聽到沒有！你這個拚命三郎！」白貝爾這麼說著時，便三步併做兩步的走了。

畢達爾很興奮的目送著白貝爾的身影。白貝爾第二次稱呼自己為「拚命三郎」。這是在槍林彈雨下，他冒險護送俄國皇帝庇多一世從前線回到司令部去，而他的主人便曾以拚命三郎來稱呼他。不錯，當時為了他的這位主人，畢達爾都很樂意為他粉身碎骨呢！

會議室裡的會議終於結束了。白貝爾為了解釋他有關機械人的新的創意，所以把他負責小組的人員都召集了過來。三位技師瓦洛夫、德必金、達江等都贊成製造一具沒有七情六慾的機械人。三位技師並說拿達加與美國的威里姆機械人比較起來，能夠沒有七情六慾是最有利的。

不過物理學家加伯林卻陳述出了各種反對的意見。這時，加伯林的同事謝偉卻無意聽大

夥兒的話，一個勁兒地在筆記本上寫數字和方程式。

結果是要付諸表決，由白貝爾裁決。這時，謝偉站了起來，揮了揮他的筆記本說道：「白貝爾主席，假如我們造出個沒有任何感情的拿達加，而只讓它具有思考的能力，那會變成什麼樣的事情呢？現在就讓我來說明一下。」

白貝爾鐵是知道謝偉要說什麼，所以面有慍色地說道：「太遲了，謝偉先生。我們表決通過了。除開加伯林一票反對外，其它四票通通贊成，所以通過了。」

大夥都走掉了以後，加伯林叫住謝偉說：「你不表示意見，倒也好，不要得罪人。」加伯林挾住了鉛筆，酸溜溜地苦笑了起來。

「跟那個石頭講什麼話都沒有用，所以我也不參加投票了。白貝爾最討厭有人跟他唱反調，所以大夥兒只好都是以他的意見為主了。不過，至少還有我們兩個可以發揮制衡的作用。」

拳擊手一般的加伯林的臉，滿臉的苦笑消失了。他愁眉苦臉，眼神慌亂地望著坐在對面的謝偉。

「我們終於要以俄國的女機械人向世界誇耀了。因此，拿達加必需代表我國科學的進步

，也要能代表今日的蘇聯女人。它要象徵出今天的蘇聯女人和西歐各國的女人一樣，與男性享有平等的地位，而決不是屬於附屬的地位——。」

「等一等，」謝偉說道：「這種事情，我也是明白的。不過，當初你我不是都認為我們俄國造個女機械人原就是要與美國的威里姆對抗嗎？」

「不錯，我看你最近一直在廢寢忘食地研究新的電子頭腦，我以為你說不定是忘掉我們當初造機械人就是不甘向美國示弱。」

「錯了，加伯林，我是為了研究如何使拿達加成為最像人類的女機械人。我以為拿達加不僅要有上等的口才和思考能力，而且也不能像男性，而應該具有像女性那般的溫柔和嬌媚。」

加伯林聽得嚇了一跳，原先拿在手裡的筆掉了下來，他立刻又檢了起來。

「這又是怎麼說呢？」

謝偉站了起來，走去看看門有沒有關緊，然後回來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我要拿達加具有像母親般的慈祥，大方和親切，尤其還要能相信別人的好意，她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人，便要能自由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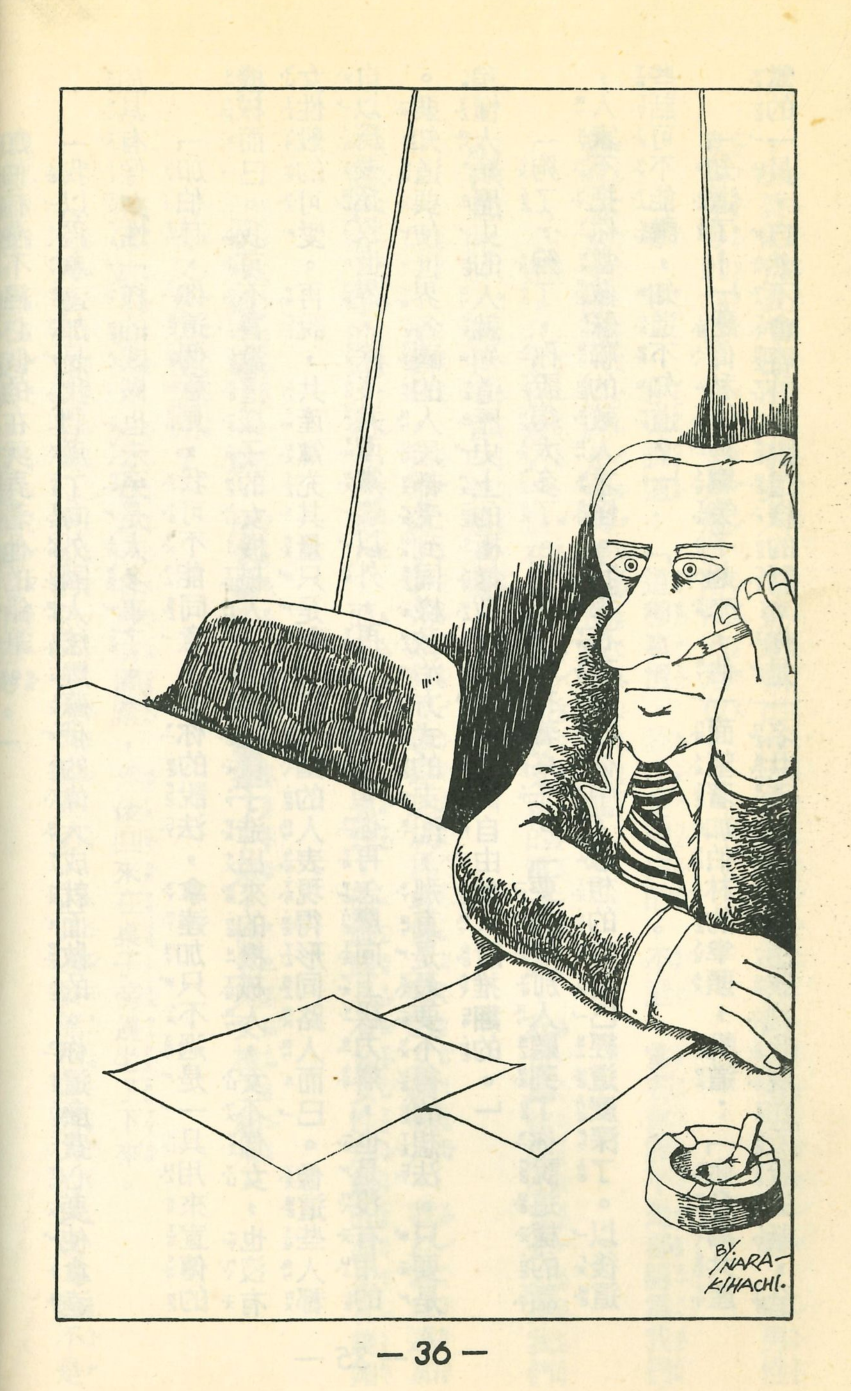
加伯林漫不經心似的在玩弄著他的鉛筆。

「我以為拿達加是我們為了向外國人炫耀蘇俄的偉大成就而做的。你這麼費心要使拿達加具有像女性一樣的威嚴也未免是太多事了。」

「加伯林，你這個意見，我可不能同意。照你的說法，拿達加只不過是一具用來宣傳的機械而已。我可不喜歡這樣子的女機械人。因為這樣子造出來的機械人，女不像女，也沒有女性般的可愛。再說，共產黨充其量只是對自己周圍的人表現得形同路人而已。像這些人都自以為要拯救世界，除了共產黨義以外，再也沒有了。你再怎麼向上級力辯，也是沒有用的。要知道要使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受到同樣政治方式的支配，那真是最要不得的想法。只要是稍懂人類歷史的人就知道歷史上的極權政府都是被崇尚自由的人所推翻的。」

「夠了，夠了，你說得太多了。」加伯林拍著桌子。「要是讓別人聽到了你說這樣的話，人家不把你當做蘇聯的敵人才怪。我現在才知道你中了思想的毒素已經這麼深了。以後這些話可不能講，知道不知道？」

「知道了！」謝偉私下裡竊笑了起來，他一面望著加伯林的拳頭，說道：「你身為共產黨的一員，自然不會容許我說這樣的話。你是一名共產黨，自然應該把我現在所說的話，全



都向白貝爾報告。」謝偉凝視著加伯林，又說道：「我要向白貝爾請求退出，不再當製造女機械人小組的陣容了。這樣你總該放心了吧！抱歉使你躭了不少的心。」

謝偉站了起來，走出了會議室。

「謝偉。你一定以為你自己形同叛逆。不過，你現在退出負責小組，我們的小組便將難有作為了。你是我們小組裡不可缺少的人哩！在拿達加還沒有完成前，你絕對不能做擅自離營的兵士的。假使你果真退出，你便損害了你自己的名譽，也對不起你的良心。」

謝偉緩緩地轉過身子，像是面有難色地說道：「是嗎？我現在退出了製造小組，便是做了非常不名譽的事了。我把我一生大部份的知識都凝聚在拿達加的身上。現在要製造拿達加，就更加不能沒有我……。」

謝偉這麼說著，便輕輕地關上了房門，走了出去。

怪電話

「扶它起來！小心一點哦！」海德命令說。三位技術師陸續把閥、電池、電門以及其它已做好的配件，嵌入有個人體形狀的結構裡。而且三位技師的前額以及海德主任的眉宇之間

，無一不是濕汗淋淋。

威里姆機械人的身體，已大致就緒。它的身體全塞滿了複雜的機械，技術師將頭細小的金屬絲挍結在一起，便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聲音。

「小心！要走動囉！」海德既緊張又興奮，聲調也就越來越高了起來。

在研究室一角觀看的拉姆教授，由於技術不熟練，所以並沒有動手幫忙。突然間，海德大叫了起來：「不需偏勞你了。機械人這樣子也可走得一百公里的。」

短小精悍的拉姆，原本就不痛快，這時更加不樂了。他怒氣衝衝的說道：「你這種說話的語氣，最使我忍不下一口氣。海德先生還以為製造機械人，他一個就夠了哩！真是笑話。」

「現在就來試驗威里姆能不能走動，未免太早。」史考特說道。「在還沒有為機械人裝上頭腦前，機械人的走動是有問題的。」

「你說得對極了。可是機械人的運動裝置是海德先生的傑作哩！我們還要迅快試驗看看吧！」拉姆話才說完，便突然閉上了嘴。

一位技師按了電的開關，裝置在機械人體內的電池便產生了電流。海德並按下了機械人

背後所裝設的按鈕。隨即一陣劈劈拍拍的輕微聲響，機械人的外殼開始動了。

「走了！走了！」海德興奮地叫了起來。「我所造的運動裝置可算十全十美哩！」

「十全十美？哼！」拉姆咆哮著。「你們看！只是一擺一擺的，那裡是像在走啊！你莫非在機械人的手做了手腳，反正，你自己好好地看看。它這樣走，遲早會倒下的——。像這種試驗，純是浪費時間。要是不管它裝上頭腦，而只是單調式的擺動，這是很危險的。既使是替它裝上電子頭腦，還是會產生麻煩的問題來的。」

「哼！這大概是由於你那具太過於複雜的電子頭腦失效的緣故吧！」海德說道。「而我所造的運動裝置卻是很簡單，連小孩子都會操縱。」

「臭美！」拉姆生氣了。「要知道我是由於具有專門的才華才響譽於世界的。我現在已擁有了三十種的發明專利。假如這具機械人能跟我們一樣能看，能聽也能說，它該表示感激的就是我了。」

史考特突然抓住了拉姆的手，說道：「你的功勞跟大家一樣都是有目共睹的。不過，你也該想到我們也對機械人盡過心，盡過力的。因此，在場的人都應該承認威里姆是有五位父親的。假如大夥兒都沒有意見的話，我倒認為這五人之中功勞最大的該推你了。怎麼樣？好

了吧！」

這個時候海德已停止了機械人的走動，說道：「不，功勞最大的該推愛默生了。因為他是布利克斯主管特別信賴的人。要不然昨晚華盛頓的緊急會議也不會要他去了。還有，史考特先生，我排列五名父親中的最後一名，總好了吧！因為華盛頓那邊已不再信賴我了。」

海德一面動手弄機械人鋼鐵的外身，一面又說道：「這大概是因為我不可受到應有的信任。因為上頭在懷疑怎麼蘇聯也在做相同的機械人？」

「海德先生，」艾里歐德說道。「唉喲！你不要自己疑神疑鬼的好不好。誰會糊塗到懷疑到你的身上去了。至於華盛頓那邊只叫愛默生去，而不叫你去，我也知道內中的緣由的。今早愛默生還沒有啟程到華盛頓前，便曾和我通過電話。他是自從設計圖被扒走了以後，心裡忐忑不安，就以書面向布利克斯主管申請轉調別的工作。他的申請鐵是被上頭批准了。」

「少扯淡！」史考特叫了起來。「愛默生果真是這麼做，他一定是個大笨蛋。」

「可不是！」拉姆一面用手指搔著他那一頭蓬頭散髮，一面冷笑似地對海德說道。「假使愛默生真的退出了我們的負責小組，海德先生，你就用純粹力學的方法去做威里姆看看好了。而且，你可以使用錄音機，看他會不會看，會不會聽。哼！」

史考特像是在責怪拉姆似的說道：「我不准你用這種說話的語氣來侮辱海德先生。海德先生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力學專家呢！這次的工作，本來就是要分工合作，切莫壞了彼此的大事。愛默生申請轉調的事，他一回來後，我再直接跟他問個清楚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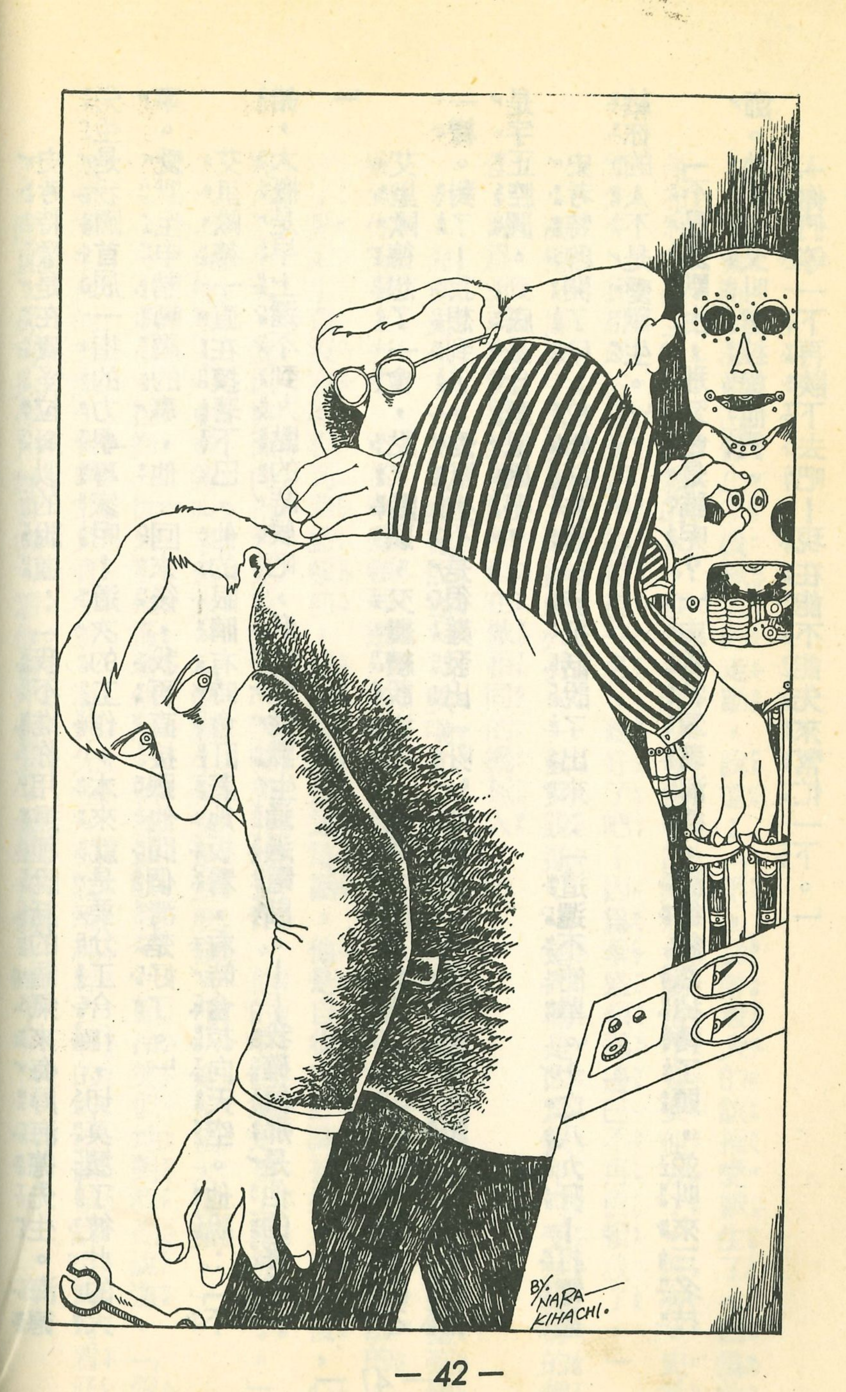
艾里歐德一直在摸著下巴，他的眼睛有時會盯著地板看，有時會掠向天空。他說：「不錯，大概是早上還不到九點的時候吧，我曾與愛默生通過電話。——我確信那是他的聲音。」

艾里歐德想了一會，點了點頭，又繼續說道：「我現在回想起來注意到他的聲音有點不一樣。對了！我想到了。愛默生不是很難發出『呀』的聲音，可是電話裡所說的『呀』聲卻是字正腔圓。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史考特啟開了口，拉姆卻先他一步把話說了出來：「這還不簡單。十之八九呀！打電話給你的人不是愛默生。」

「不是愛默生，那又會是誰呢？」史考特看著海德，海德忽然掉轉了頭，並叫來三名技師。他隨即又叫著拉姆他們。

「你們等一下再談下去吧！現在能不能先來幫忙一下。」



海德手腳乾淨俐落地重組織機械人的骨架，他好像沒有注意到身旁在幫忙的技師，反而以別有用意的眼光瞅向拉姆他們。史考特和拉姆立刻就明白了他眼光裡的用意，艾里歐德雖然一臉茫然的神情，不過，他還是靜靜地動起手做著。將機械人重組骨架僅需要數分鐘，而在這數分鐘的期間內，幾個人都沒有開口說話。

艾里歐德滿頭霧水，他不知道海德為什麼會要求他的幫忙。海德對自己份內的事一向是處理得有條有理，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他絕不會要求他們幫忙的。而且拉姆剛才才和海德發生劇烈的口角，艾里歐德卻看到拉姆正默默地在銜接機械人左膝蓋的小電線。

艾里歐德想到海德莫不是有特別的用意。不過，艾里歐德看海德醉心於機械人結構，便點點頭放心了。

「噹！」的一聲，一位留著黑髮的技師，把一支小螺絲鉗掉在地上了。沒有人注意到那支小螺絲鉗，艾里歐德卻看到了。技師斜眼地瞧了一下地板，拾起了小螺絲鉗，可是卻暗暗地敲了一下另一個人的腳後跟。那位被打著腳後跟的男子便瞅了拉姆的手掌一眼。拉姆還是在弄機械人的左膝蓋。

「行了！」等機械人嵌好了骨架後，海德對經三位技師說道：「你們可以休息了。要偏

勞你們時，我會叫你們的。」

海德等著三人離開後，便對著拉姆他們說道：「偏勞你們了。抱歉剛才打斷了你們的談話。你們在談及愛默生的事時，那三名技師都聽得一清二楚哩！

「沒什麼好擔心的，海德先生。」史考特說道：「你那些技師都是可以信賴的，而且我們又沒有說什麼很重大的事。」

「你這種想法，我不能同意。」拉姆搖了搖頭，說道：「我一聽到艾里歐德的話，便想到愛默生是一名間諜，現在可能匿藏在什麼地方。你們不妨用一下大腦吧！第一他去布利克斯那兒，先通知海德，然後再打電話給艾里歐德……。」

「慢點！慢點！」艾里歐德插嘴道。「我可不敢確定是誰打電話給我。不過，那聲音的確不是愛默生的聲音。」

「有可能，」拉姆焦燥地搶著說起來。「愛默生一定是不想連累他的朋友。我想他一定沒到華盛頓去，反而找個地方躲藏起來了。他大概是害怕自己會有不測。」

「拉姆，你偵探小說看得太多了。」史考特對拉姆的話大表不滿。「在我們這個研究裡，你不用害怕會被外國間諜殺掉。」

「不怕被殺掉，就怕被收買。」海德說道：「諸位知道不知道，我們金庫裡的那一堆設計圖，曾被間諜拿了出來，拍了照，並縮成膠卷。因此，我認為那名間諜是被外國的間諜所收買，而且說不定是我們研究室裡面的人。」

「照你這麼說，我們的技師和設計家之間，說不定是有內奸了？」艾里歐德問道。

「不錯，恐怕是如此。」海德還想繼續再說，艾里歐德卻沒有心再聽下去了。

他一面望著機械人，一面想到剛才拾起小螺絲鉗，卻順手在別人的腳後跟敲打了一下的黑髮男子。當時他還有意無意地瞅向在弄機械人左膝蓋的拉姆的手掌。這一點是有什麼用意的。當時一定是在示警說：「小心一點！」或者是「拉姆好像注意到我們的秘密了。」

艾里歐德把眼光從機械人移到他的同事的身上。海德仍舊在和拉姆他們說著話。似乎沒有人注意到艾里歐德正在看著他們。要不要對他們說呢？

艾里歐德摸著下巴，他真的給弄得糊塗了。

假使那兩個人就是被外國的間諜收買的內奸，他們是有罪的，有罪就要受到審判。

艾里歐德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到機械人的旁邊，調查一下機械人的左膝蓋，可是他是個外行人，看不出來。

艾里歐德悄悄地敲打了一下機械人的左膝蓋頭。機械人的外骨不久前早已該用塑膠製的皮膚包紮過才對的。若不這樣就太遲了。要是在萬國博覽會時，給人發覺到這具機械人的腳是一跛一缺的，那不笑掉世界人士的大牙才怪。

艾里歐德想到這兒，便機伶地望向右膝蓋骨，旋即大叫了起來。「海德先生！快來瞧瞧這具機械人的左膝蓋吧！」

偷天換日

那天中午，一位短胖的中年人士到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去拜訪布利克斯。這位紳士即是威里姆計劃負責小組的成員之一愛默生教授。

布利克斯的首席秘書特地走到門口，鄭重的歡迎他，並問愛默生有什麼需要他幫忙的。

愛默生說明了來意後，確實使那位秘書嚇了一跳。

「布利克斯先生在吧！他從華盛頓打電話叫我來的。」「喲，他沒有向你提起呀！你立刻就代我通報一下吧！」

可是，布利克斯卻更嚇了一跳。

「愛默生教授，我怎麼會打電話要你來呢？你現在不是在裝配機械人的電子頭腦，挺忙碌的嗎！我自然不會要你在這個時候來這兒的。」

「我給弄得糊塗了。」愛默生張口結舌的。「打電話給我的那個人有說出你的名字哩！而且聲音也像是你的聲音，他對我說有急事。說國務院的長官想私下裡看看我最新的設計圖，所以我把設計圖全部帶來了。」

愛默生指著公事包，又繼續說道：「我和艾里歐德自己督促自己如何去尋求和製作較高性能的機械人頭腦，現在才好不容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你看了我的設計圖，你就會明白了。現在我們的機械人已能彈吉他，唱西部歌曲了。」

愛默生像是要把公事包打了開來似的，便突然像是被熱熨斗燙到似地把手縮了回來。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驚訝地凝視著公事包足足有數秒鐘之久，最後他才掏出了鑰匙，打開了公事包。布利克斯也像是預感到出了什麼事似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出了什麼事了？愛默生兄。」

愛默生沙啞著聲音說道：「我的設計圖！我的設計圖全都不見了。」

愛默生從事包裡拿出一大堆舊報紙，散得滿地都是。

「一張也不剩，全都不見了！而且這具公事包也不是我的。一定是我在坐飛機的途中給人家調包了。」

愛默生絕望地看著布利克斯，並且用手猛敲他的腦袋。「一定是那位瘦小的男子給偷走了。飛機降落時，他推開了其他的乘客，匆匆忙忙地跑掉了。算是可惱可恨呀！」

布利克斯頹喪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拍打著桌子說道：「算最好高明的騙局！硬說是國務卿邀請你來，便把你騙到這兒來！真是名符其實的大騙子！蘇聯就靠著這種方法騙去了最新的設計圖。國務卿在還沒有聽到我們的報告前，最好先喝下大量的鎮靜劑。出了這種事後，我們也不用保守秘密了，最好就把威里姆的有關事情，全部向報界吐露出來好了。

蘇聯的間諜訓練做得比我們要好得太多了。而我們所能刺探得來的消息是他們製造機械人的所在，他們依據我們的計劃做藍本，他們想造個女機械人而不是男機械人，他們製造小組的負責人是白貝爾，如此而已。情勢對我們是糟透了，愛默生兄。」

愛默生真像是在考慮要怎麼自殺，他坐在公事包上，茫然地望著布利克斯，軟弱無力的說道：「我才糟糕呢！我什麼都沒有了。我現在只是在想要如何把那位調換我公事包的人揪出來。他不但扒走了我的公事包，還騙我到這兒來，他究竟是什麼來頭呢！」

「反正讓中央情報局去調查吧！」布利克斯說道：「不過，我們得先報告國務卿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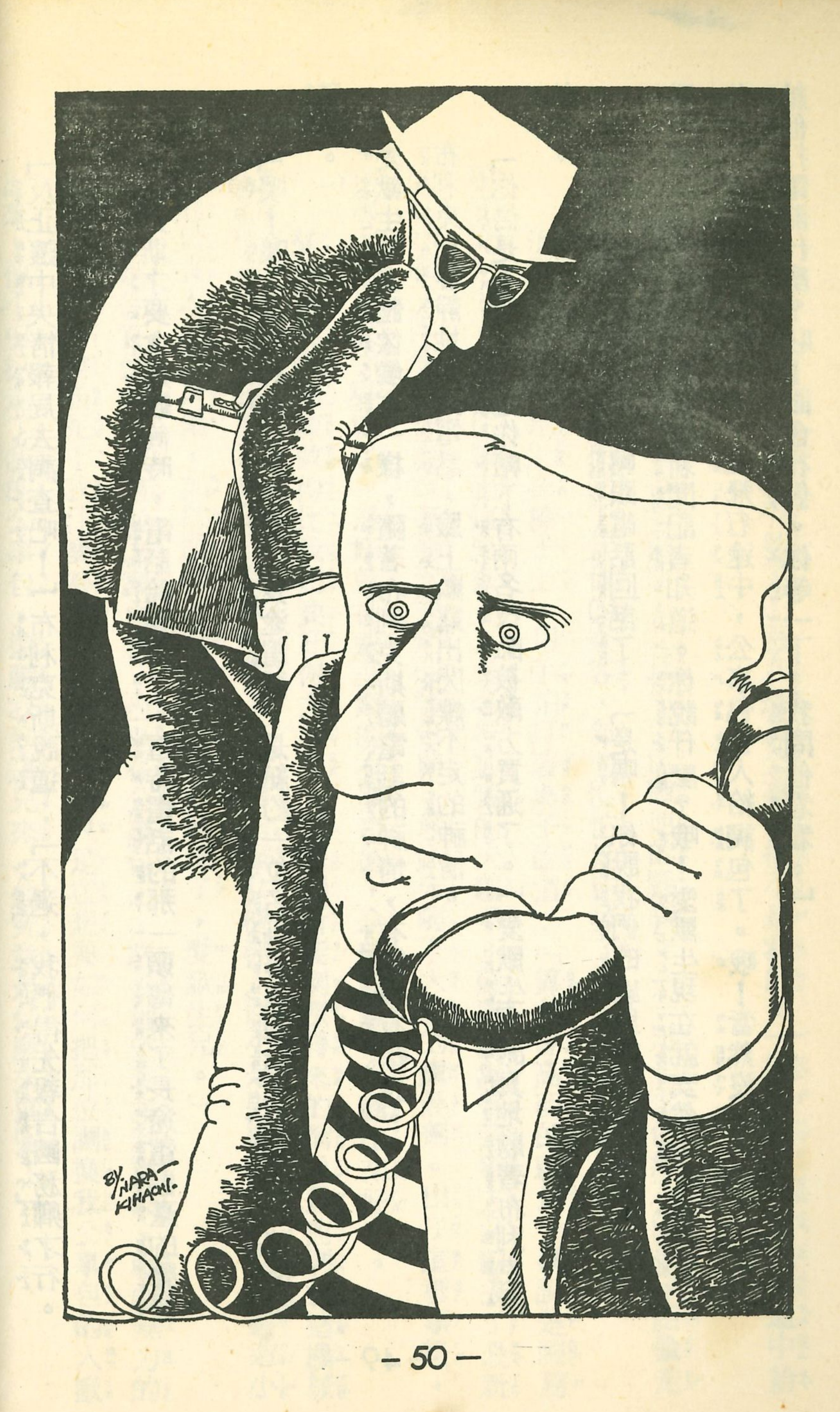
布利克斯才要拿起聽筒時，電話鈴聲響了。這時電話的那一頭傳來了長途電話臺的聲音。「喂！喂！是布利克斯先生嗎？長途電話。是紐約一位名叫海德的先生打來的。請逕即通話。」

愛默生的身體像觸電一樣，隨著布利克斯聽電話的神情，有歡娛有悲哀。

布利克斯靜靜地聽完電話，臉上顯露出閃爍不定的神情。

「你信是不信，不過你轄下有兩名技師被敵方買通了。」愛默生很認真地聽著布利克斯的話。

不久，布利克斯接著又轉跟電話回話了：「是嗎！你說我們的威里姆已成跛子了？這一點可要保守住秘密，不要讓新聞記者知道。你說什麼？哦！愛默生現在就安然地在我這兒。他今早被那些傢伙給騙了，在飛行途中，公事包被人給調包了。哦！當然沒有，我當然沒有給他打電話什麼？呸！誰會相信。你等一下！我問他看看。」



布利克斯放下聽筒，望著愛默生說道：「你今早有沒有給艾里歐德打過電話？什麼？沒有啊！不出我所料。艾里歐德說你今晨打電話給他哩！他說你對他說要請我幫你換個工作。」

「簡直是胡說八道。」愛默生氣得用拳頭猛捶公事包。「艾里歐德真這麼說呀！那些傢伙真是扯了天大的謊。我真……。」

「好了，好了，光生氣有什麼用。愛默生兄。」布利克斯這麼地勸慰愛默生，然後又拿起了聽筒。

「艾里歐德也是被騙了。愛默生真是憤恨得不得了。不過，他們打這種電話幹什麼呀！你說什麼！就只爲了愚弄我們呀！哼！可惡。你等一下，默生兄似乎有話要跟你談——。」

愛默生從布利克斯手中接下了話筒。「艾里歐德的事，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騙你做什麼，海德先生。他們打電話開這種玩笑，爲的就是要離開我們，增加我們工作的困擾。俄國的間諜倒頂會出一些鬼主意！只不過我們絕不會輸的。我要造一個更好的電子頭腦給威里姆，我要讓它有更好的能力。也就是預測未來的能力。你聽見沒有？我說我要賦與威里姆有預測未來的能力。」

變節者的末日

海德轄下的一位技師賓沙姆，由於有間諜的嫌疑而遭逮捕，被收押於單身的牢房裡。單身的牢房低矮，賓沙姆只能半蹲半坐，有時牢房裡的溫度也會冷得叫他的脊梁直打顫。每當中央情報局檢查官林頓提他去問話時，他會熱得不得了，回到牢房裡卻會冷得不得了。他只穿著一件能吸濕的汗衫自然是擋不住寒意了。

而且，林頓檢查官的行徑就像是惡魔一樣。他的問題像連珠炮一樣，使得賓沙姆頭昏昏的沒有思考的餘地就作答了。

「你星期二的下午三時在什麼地方？是跟馬羅在一起還是在研究室？你是用什麼方法竊取機密的。你現在不是口口聲聲說你三時來到以前，是和海德先生一道出去的嗎？那當時馬羅又是在那兒？是一個人在研究室嗎？你注意到機械人左膝蓋頭的螺絲太緊是在什麼時候？是那一天？你怎麼不把這件事報告給你的上司處理。你是害怕會使馬羅對你起疑嗎？什麼，你為什麼不把這件事對馬羅說？什麼，你說了？什麼時候？星期三吧！你敢保證你所說的話都是真的？可是，我昨天問你時，你不是說馬羅會立刻同意你的供詞嗎？『立刻』是多久呀

。你不認為你前後所說的話都互相矛盾嗎？」

被檢查官這麼窮問不捨，頭腦早就昏沉沉的，供詞不前後互相矛盾才怪？既然會這樣，那不如全部都招供了要來得好些。想隱藏真相是沒有用的，林頓已全部都知道了。馬羅一定是把真相都說出來了。他不會因和你約定就不供出來的，自己用小螺絲鉗向馬羅示警一事，連林頓都知道，不是馬羅招了出來，又有誰會向林頓供述呢？當時海德站在機械人的一側，拉姆則蹲在機械人骨架的前頭。而史考特又是望著海德。最後一位又是艾里歐德，艾里歐德是個老大好人，他不會對別人起疑。因此，能對他做出不利的供述的，還是只有馬羅而已。」

可是，馬羅只要自白就夠了嗎？林頓當然會乘勢追問，並且把秘密一個一個地套出來的，他最後要掀開的謎底是在世界各國的俄國間諜的真正身份。

賓沙姆想起了自己是怎樣受到誘惑而變節的。

那天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他在自宅的前院裡以水澆花，他的妻子貝蒂則在做家務事，他的第三個兒子多米正與隔壁的一隻小貓在嬉戲。這時候，有一名陌生人站在牆邊，很有禮貌的問他這邊有沒有房子要賣的，他回答說不知道，兩個人便這樣的攀談起來了。

那名男子後來說他是在保險公司服務的，他自稱他自己是串門子的。名叫柯諾剛，對於美國市民的需要有通盤的瞭解。他能滔滔不絕地說一戶像賓沙姆這樣的人家，每月要付多少分期付款以償還汽車、房產、電視和冰箱的費用。只要是有正當的職業，這些東西都可以分期付款的。

也許是一、二年後吧，賓沙姆還是照領月薪，而什麼地方都要花錢，因此經濟方面便露出破綻來了。賓沙姆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帶妻兒出去環遊世界。這是他的願望，當然以他現在的經濟能力而言，這些都只是夢想而已。

可是，柯諾剛說這些都不會是夢的。他用著含有某種意義的眼神望著他，問他要不要賺取外快。

「世界論壇的總編輯是我的好友，他打算開闢一個技術動態專欄。來稿一經採用，一律致酬五十元。這還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因為大凡所有的技師都是時間寶貴，連個寫稿子的時間都沒有。」

賓沙姆顯露出十足的興緻，他以「機械是否有害人類」為題，連續書寫了三篇原稿。

柯諾剛接下了稿件，就立刻拿到朋友處交換稿費。柯諾剛的朋友並透過柯諾剛來向賓沙

姆說讀者對賓沙姆的文章反應相當熱烈。因此，聽說這次的萬國博覽會要展覽出機械人，就以機械人的真實性為題寫一篇文章，並致酬百元。他又說這一篇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不會在報上刊戴，因此沒必要擔心的。

賓沙姆允諾了寫這篇文章。寫成後的第二天，柯諾剛就給他三佰元稿費，並說以後還要付給他三佰元。

賓沙姆就這樣把消息洩露了。然後，柯諾剛的胃口便越來越大。柯諾剛的胃口竟到了獅子大開口的程度。

「我知道你是負責製造機械人的小組的成員之一。我已幫了你不少的忙，這件事你是不該拒絕我，是不是？我那位朋友已遵照約束，不考慮把你的那篇原稿發表。而我那位朋友也已知道了機械人的電子頭腦已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了。現在他要你寫一篇更深一點的文章，明早你要寫一篇製造電子頭腦的方法，交給我。要是你不寫，我的那位朋友說不定就不遵守他的承諾了。這個後果，你自己去想想看吧！」

賓沙姆回話說這件事只是舉手之勞。事實上，除了這麼做外，再不會有其它的辦法了。

他們威脅說要發表原稿，已足夠使賓沙姆淌出一身冷汗了。因此，賓沙姆是越來越難望擺脫

他們的控制了。

無獨有偶，事情並不只是賓沙姆一個人而已。連同事馬羅也是跟他一樣，柯諾剛用同樣的方法，也把馬羅收買了。

這種事情要是不被人知道還好，當賓沙姆知道馬羅也跟自己一樣，都爲著同一個人工作時，他便開始鎮靜不下來了。他撿起了掉下來的小螺絲，並且敲了一下馬羅的後跟，便是他疑神疑鬼在作祟。那正是在提醒馬羅說：「喂，拉姆在弄機械人的左膝蓋頭。他一定會注意到我們在機械人的膝蓋所玩的花樣。」

不過，賓沙姆的確太神經過敏了。拉姆其實並沒有看出什麼破綻來。最可笑的是他們竟因爲這件事，而雙雙受到逮捕。

賓沙姆想到這兒便渾身打個冷顫。他站起身來，在單身的牢房裡走來走去。他的河邊小築，他的百花齊放的前院，他的妻兒，一切都像是過時的雲煙似的。可是他被關進牢獄裡來，才不過是第二天啊！

他會不會被判刑一年？還是兩年？還是五年？出獄後，他能不能重新開始他的新生活。

奇怪的是柯諾剛要他寫一篇電子頭腦的製造方法時，他怎麼不直截了當的就拒絕他呢？是的

，他一定是爲了錢昏了頭了。

自那次後，他雖然是越陷越深，不過，他要是向別人求助，他還是有救的，可是，他害怕心魔，所以並沒有這麼做。甚至到了現在，他還是很恐懼似的，矢口不肯承認自己的罪過。不過，事情已經是由不得他了。

那些人曾向他的妻子詢問他的收入情形。貝蒂就這麼回答說：「他現在靠寫稿，賺了很多稿費。有時一次就拿回來了數佰元的稿費。」

可是他們不肯相信貝蒂的話，他們像逼問他似的，連續好幾個小時對著貝蒂不斷的詢問。貝蒂是個受不得驚嚇的可愛的女人呀！

賓沙姆停下了腳步，猛敲打著鐵柵欄地大喊道：「我有話要說！請你們叫林頓檢查官到這兒來！快開門！我的妻子什麼都不知道！我的妻子是沒有罪的啊！」

× × × ×

像是做了惡夢，在床上輾轉呻吟的畢達爾，在大叫了一聲後，人便突然驚醒了過來。

「怎麼了，達爾。」畢達爾的妻子麗莎像是生了氣似的。「幹嗎像殺豬一樣的大叫著，你不怕把街坊四鄰都吵醒過來呀！」

畢達爾搔了搔首如飛蓬的頭髮。說：「靜一點好不好？你這個女人！我只不過是做了惡夢，驚叫了一下而已。你吵什麼吵的。我只不過是想到白天的事，夜裡便做了這種可怕的夢。主人我都還沒對他說呢！」

畢達爾用手拭去了眼淚，顫抖著聲音說道：「不過，主人對我做什麼再愚笨的事，他都只是笑笑，決不會責罵我的。」

麗莎嚇得跳了起來，說：「到底是出了什麼事了，畢達爾，是駕車喝酒還是跟別人撞車了。」

「要是這樣的話，那還好呢。」畢達爾嘟喃著說：「我上了圈套，逃不出來了。那個可惡的美國人——。」

「怎麼！美國人怎麼了。」麗莎吃驚的問道。「美國人是很危險的咧！他們不都是口袋裡帶有鎗嗎——。你認識這些可怕的人呀！」

「你在胡說些什麼？」畢達爾生氣了起來。「你看了美國西部搶匪的片子，便以為美國人全都是這樣的人呀！其實美國人跟我們一樣也是好人呀！不過，我要說的是他們都跟老狐狸一樣的狡猾。我再說一遍，我也只不過跟那個美國人談了一次的話，那也是我在外頭等候



主人出來的時候。」

畢達爾突然火氣一上來，猛地躺在床上。然後像是賭氣似的，背向著他的妻子麗莎。

「討厭，不要再跟你說話了。跟你說話不啻是對牛彈琴。快睡覺吧！」

「不要！這種樣子，我怎麼睡得著。」麗莎烏著臉就哭起來。「至少我得先祈禱一下，求聖父，聖母保護你。」

「隨你的便，」畢達爾嘲笑了起來。「我可不相信你的聖父、聖母。我是共產黨，自己的事求神有何屁用。」

麗莎哀求似的說道：「不要胡說，達爾。我知道你現在還是信仰基督教的。因為你母親送給你的銀十字架，你還是掛在脖子上哩！」

「那只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畢達爾說道：「我只吻過三次的十字架，祈求他幫助我——。」畢達爾注意到自己一開口，話便想說個沒完。「好了！睡覺吧！抱歉我不能對你說，因為這是屬於機密的。」

畢達爾用棉被蓋住了頭，不久他便聽到了妻子麗莎啜泣的聲音。畢達爾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子好可憐。與他結婚了十五年，他的妻子也真是一位溫柔的妻子。不管他怎樣的發脾氣，

麗莎都默默的忍受。像今天這麼賭氣不跟他說話，這還是第一次。因此，他倒有點不好意思。

畢達爾像蝸牛一樣，把身體全都縮進棉被裡。想著（為什麼我自己做的事，還要把麗莎瞞在鼓裡呢？麗莎是個聰明的女孩，他說不定能為我想出什麼好的辦法來。尤其是他的口風很緊，不會有什麼關係的。）

畢達爾翻了一下身，握著妻子的手。

「麗莎不要哭了。我來對你說好了。只不過妳可千萬別對任何人提起。要不然我們兩個都會坐牢的。你聽懂我的意思吧！」

女人停止了哭泣，很不客氣的說道：「要說就說，不要說就不說。你要就全部說出來，要不然你就沒必要說出來了。」

「我說，我說。我的主人白貝爾，現在在製造一具拿達加的機械人。我聽技術廳的警衛說那個機械人不但會走路，會說話還會聽人講話哩！」

「那個警衛八成是騙你的。」麗莎笑著說道：「那有機械人會走路也會講話的。」

「你慢慢聽我說，好不好？」畢達爾生氣了。「現在可說不定了。那名機械人據說還要

送到外國的博覽會去展覽。主人白貝爾曾給我看過拿達加的設計圖，而我居然把這件事情對美國人說出去了。」

「我明白了，所以你愛上了那名機械人了？」

「麗莎，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要不然我可要生氣了。」畢達爾面有慍色地說道。「我不是說拿達加是只機械人嗎？不管你是信還是不信。不過，這具機械人是可以思考的哩。——這句話是加伯林的司機說的。我對那名美國司機說及設計圖的事後，我便一直遭到那名美國司機的威迫恫嚇：『畢先生，你既然已經對我說出拿達加的事了，你可還有什麼事沒有對我說的。我要是向你上司檢舉你對我洩露秘密的這件事，你要知道你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可惡，好狡猾的人！」麗莎憤慨地說道：「你就只對他洩露出設計圖的事而已。」

「是的。你猜也猜得到那小子還想要求更多的秘密。說不定那小子的確就是美國派來的間諜。因此，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讓他探知了機械人的秘密了。」

「不管是怎樣不能洩露的秘密，可是技術廳的警衛和加伯林的司機還不是都知道了。再說以後大夥兒都可到萬國博覽會去看到，那這又算得上是什麼秘密嘛！好！你不妨這樣地對

那位美國人說：『你跟我一起來，我把你介紹我的主人認識。我的主人有話跟你說，他要對你訴說更多拿達加的消息。』」

畢達爾聽得傻了，良久都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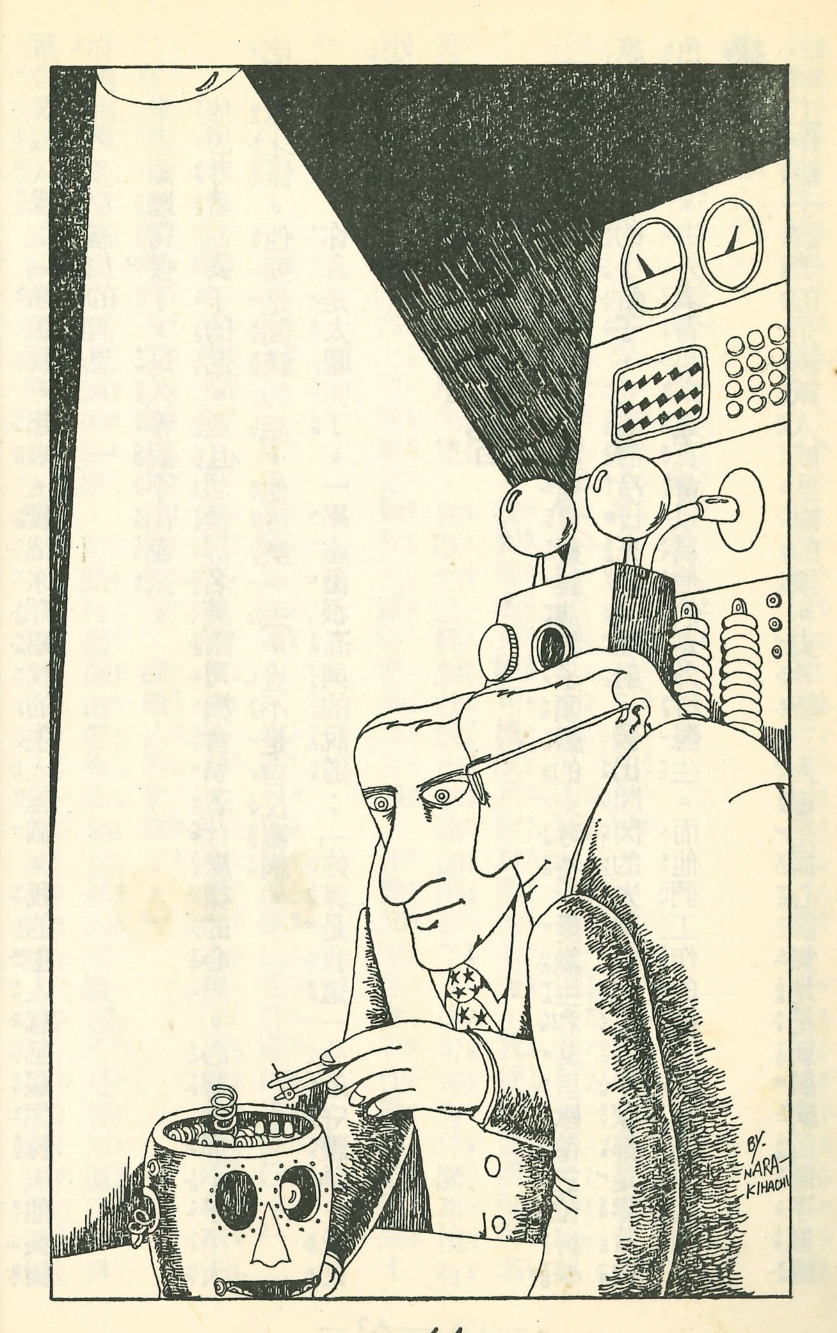
他思考著他妻子的話。並且想像那名美國司機會執著什麼樣的心思。心想，那小子不大吃一驚才怪。他要是間諜的話，他這麼一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麗莎，你真是太聰明了。」畢達爾很高興的說道：「妳算是我這一生的守護神，我的小天使。」

各殫心智

都已經夜半一點了。研究室裡負責製造電子頭腦的史考特、愛默生和艾里歐德三位科學家手中所握著的小鉗子，受著清冷日光燈的照射，發出閃閃的光輝。三位科學家都是穿著白色的實驗衣，由外表看起來還真會以爲他們是外科醫生。而他們工作的檯子就像是手術檯一樣。

工作檯子放著的是機械人威里姆的頭。史考特三人都是摒心靜氣地把新製成的電子頭腦



放進威里姆的頭腦。他們用著小鉗子，緩緩地把電子頭腦放進頭裡，並且小心翼翼地把手抽了出來。然後，他們滿足地彼此對望著。

「我們的工作就以這次最爲麻煩了。」艾里歐德說。

愛默生想著就點點頭道：「我這幾天一直在思量著這件事，我認爲我們現在所做的，實在太過頭了。我們是人，却想把威里姆造得比人類更好。我們若向威里姆探尋我們人類的未來，那威里姆對我們所說的話，我們又勢必會半信半疑的。」

愛默生不安地攤開了手，兩隻手微微發抖。

「你說得有理。紀元二仟年的人類，是無法瞭解紀元一萬年的人類的想法如何。世界上的大學必然聽不懂威里姆所說的話，他們會嘲諷我們是平庸低能的笨瓜。」

「我們現在也不能拆除那電子頭腦的，」史考特說道：「你說的話也是很有可能，不過，我對未來人們的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生活在現在，我不願再和以前做孩子時一樣，去讀未來的故事。

千年以後或者是萬年以後，人類是不是要移居太陽系以外的星球對我都無所謂。我甚至也不想到月球去。要是要到月球去，我也不會太費事去張羅，就像是要去野餐那麼簡單就行

了。我生於地球，長於地球，死於地球，並要在這兒永久消失。」

「你這種人類死了就消失的想法，我絕不敢苟同，」艾里歐德說道：「我相信這世界上有一種我們所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存在。我們人類就是受到這股神秘的力量所引導的。今天我們人類會一步一步地走出黑暗的時代，而我們今天會共同聚集在這間研究室，全都是那股神秘的力量在指引。它使得人類先有了知識，然後人類便靠著知識去解開未來世界之謎。

不過，我身為現代的科學家，我仍然解不開神明的智慧所造出來的不可思議的東西。今天我們都知道原子和電子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不過，不管你具有多麼優秀的智慧，你絕無法造出一個原子的東西來，不管還要經歷多少年，只有這件事情是永久也不會改變的。」

「真是高見，真是妙見！」史考特有點譏諷的語氣。

「不過，我們是不可能知道在以後的十萬年內，科學會做出什麼可能的發現來。我們現在婦孺皆知的電視、收音機、火箭和噴射機，百年前的人不認為這是瘋狂的想法才怪。我們不妨再想想看，第一輛火車在鐵軌上行駛，第一架飛機在空中飛行時，都是窮想數年也想像不到的。倘若科學照著過去百年來那種速度發展，以後的數佰年，數仟年或一萬年，人類也會具有現在所沒有發現過的東西的。我們現在把自然界不可思議的謎視做奇蹟，可是，未來

的人們一定會把現在的奇蹟視做家常便飯的。十六世紀的人們不是還認為宇宙的中心就是地球，而太陽是繞著地球旋轉嗎？可是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破了這項迷信。而現在連小孩子都知道地球是太陽系的一個行星而已。從前的人們都認為這個世界上全存在著不可思議的謎，然後，到了現在，一個一個的謎都相繼解開了，由此可知，今天不再會有什麼解不開的謎。」艾里歐德揚起頭，雙手握在背後，微微地笑著，他擡起頭望向天花板，一句一句的，越說越有份量。

「甚至到了世界末日時，我們人還是不能造出萬能的上帝所製造出的東西的。」

「說，你說，我們都願聞其詳。」愛默生高舉著兩手大叫道。

「我們用我們萬能的手造出了這具機械人的電子頭腦。我們活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便已用電子造出了靈活的萬能頭腦。因此，我預測我們將來可以造出個更偉大的東西來的。我們現在不是對原子能可以運用自如嗎？——換句話說，我們創造了原子，將來難保我們不造個新世界來。」

愛默生望了威里姆的電子頭腦好一會兒，很自滿地說道：「天上沒有神，我們本身就是神明呀！」

「你這句話，對神明是大不敬呢！愛默生。」

艾里歐德跳了起來，像是驅逐魔鬼似的舉起著兩手說：「電子頭腦的製作成功，是賴著你的頭腦，不過，你並不是神明，你只是神明的左右手而已。」

史考特把小螺絲鉗放在工作檯上說：「愛默生，假使你聽到過威里姆具有創造新世界的能力，這是你一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要是威里姆回答說他有能力創造新世界，我就會搗毀他的。我雖然不像艾里歐德那樣對人類有信心，不過，我也不會相信未來的人類會認為自己是神的。我還沒有聽過有關人類未來的事。說不定威里姆會告訴我們人類會爆發核子大戰，而在這個世界上滅絕。照我的想法，這個世界要和平生存，就需要我們這些科學家犧牲自己、燃燒自己，而不是做這個世界的破壞者。」

× × × ×

白貝爾像籠子裡的獅子一樣，在會議室裡踱來踱去，不過，他突然間便停下了腳步，用著相當平靜的語氣說道：「諸位，美國方面不打算依照既定的計劃，他們似乎要使他們的機械人威里姆具有更優異的能力。我們的拿達加的能力要是輸給他們的威里姆，這次的萬國博覽會搞不好我們就要成為別人的笑柄了。因此，諸君要是有什麼新的創意，提出來參考一下

吧。」

在座的人，都沒有意見。物理學者謝偉則在桌上滾弄著鉛筆。他的密友加伯林則舒舒服服服地靠在椅子上，兩眼怔怔地望著天空中飄浮著的煙圈。設計技師德必金則像是很睏地直打哈欠，斯瓦洛夫和達江則不知在低語說些什麼，鼻子都快要相碰了。

白貝爾望著斯瓦洛夫和達江好一會兒，然後焦慮地大嚷了起來：「有什麼話要說，就大聲地講出來，好不好？像這樣交頭接耳的，又有什麼用嘛？」

「對！」加伯林沒有改變他現在的姿勢地說道：「斯瓦洛夫和達江兩位技師，還不知道我們目前問題的嚴重性哩！」

遭到批評的斯瓦洛夫兩人，便慌慌張張地正襟危坐起來了。達江正想對加伯林說話時，斯瓦洛夫倒先開口說了：「不管有多少美國人在設計，他們也不能賦與威里姆超過一定範圍的能力。也就是說，每件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而不管他們的威里姆如何如何，他一定不會讀心術的。」

「讀心術！」白貝爾叫了起來。

「這倒是很不錯的創意，你以為如何，加伯林先生。還有謝偉先生，你的想法又是如何

呢？你快點把你的點子說出來吧！」

加伯林看著正襟坐危的謝偉。謝偉翻弄著鉛筆，一面望著天花板，一面說道：「讀心術並不是心電感應。能讀心術的機械人等必需以混凝土製的外牆包裹，要不然是會爆發出戰爭的。」

白貝爾越聽越耐不住了，「你快說，你快說！我活這麼大還沒有聽過這種事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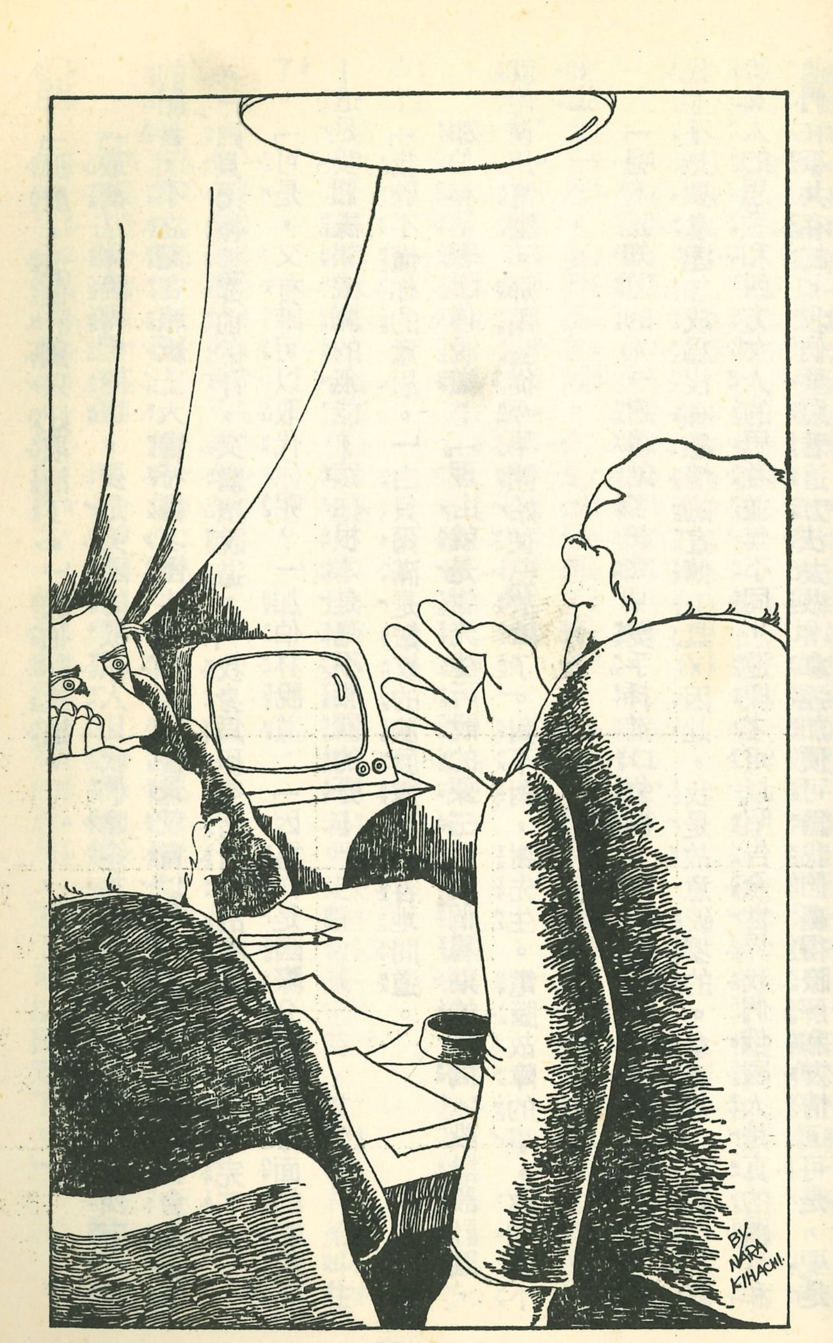
謝偉長嘆了一聲，說道：「我當然是要說。讀心術詳細說清楚便是在對方不知不覺之中，能讀出他的心理正在想什麼。」

「太棒了！太好了！」白貝爾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了起來：「美國人一定還沒有這個創意呢。好！我們立刻動手設計吧！」

「不！我有意見！」加伯林叫了起來，「要設計前，我們得先問問謝先生，設計這麼一張設計圖要花費多少時間。」

「大概也要三、四個星期吧！」謝偉立刻就回答道。

「不行，太長了。」白貝爾叫道：「拿達加在三星期內必需趕製完成。萬國博覽會下個月就開始了。」



「那麼，這個計劃只好取消了。」加伯林說道。

「取消？你說得倒簡單，要是美國的機械人比我們拿達加要優秀，那怎麼辦？西方各國的記者，不立刻在報紙上大書特書才怪！本黨的秘書長就會以無能被解職，連我都會完蛋的。」白貝爾擦擦額前的汗，又繼續說道：「我身為研究所所長的聲譽，也就跟著完了。」

「可是，又有誰可以取代你呢？」加伯林說道：「因為你是國際公認的這方面的權威呀！這是我們諜報機關的無能，跟你根本是毫不相關的呀！」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白貝爾滿是皺紋的臉展露出笑容地問道。

加伯林望著謝偉說道：「理由就是謝先生所說的要三、四個星期的時間。設計設計圖，就得使用電腦。那電腦從今早開始便已故障了。對不對，謝先生。電腦故障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嗯，我知道的。」謝偉站了起來，雙手插進口袋裡，歉然的道：「這是我的責任的。我並不想要拿達加成為沒有感情的宣傳工具，因此，我是故意破壞的。拿達加一定要代表蘇聯女人的思考和西方女人的思考並無不同，這樣才可以昭告全世界我們俄國人是真的願意和他們和平共存的。我們要照著這方法去做，拿達加便可為我們贏得瞭解和友情。可是，要是

我們給與拿達加以超人的能力，她便會更增加我們東西兩方的隔閡。」謝偉停頓一下，思考一番，便重又以更堅定的語調說道：「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假如你們不同意的話，電腦是可以馬上就修復好，不過，我要宣佈出我的工作。」

「不管怎麼說，你先把電腦給我修理好，」白貝爾說：「而有關你的意見跟我不一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是個理想主義者。我也不能說你的想法不對，我們來付諸表決吧！贊成照現在的方法去製造機械人的舉手。」

德必金、斯瓦洛夫和達江都相續舉起手來。加伯林有一陣子顯得猶豫不決，後來也舉手來了。

白貝爾顯得掃興，便宣佈休會。斯瓦洛夫跟大夥兒都要走離會議室時，被加伯林給叫住了。

「你怎麼這麼快就把手舉起來的。」

「我贊成謝偉的說法，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我的想法跟他很類似。」

「理想主義者都是笨蛋，」加伯林冷笑說：「破壞電腦，就是有計劃的怠工。我發現他破壞，所以我必需檢舉他。總而言之，他具有反共黨的思想，這下可以確定了。」

「加伯林，你討厭謝偉。討厭使你做了對他不對的事。」

斯瓦洛夫向他點了一下頭便出去了。加伯林揮舞著拳頭，恨恨地說道：「腐敗份子。口裡一面說大夥兒都是共產主義者，其實本質是最可怕的份子。他們只顧得把拿達加造得可愛，却把頭腦造得像三八婦女的頭腦一樣，少不得會造出一個笨女機械人來。」

驚弓之鳥

一片漆黑的隧道裡，傳出了很不強烈的聲音。隨著聲音的越來越大，地下電車終於駛進了火車站。電車才剛剛停了下來，隨著車門的打開，乘客們魚貫而出。這次的列車是相當的擁擠。

在月臺外的三號情報員，看到列車又要開始行駛時，急忙地奔赴月臺，他似乎不管怎麼樣，也要搭上這班的火車。

他要是趕上了這班電車，那位追了他兩小時，穿著藍色雨衣的男子也非得搭上這班電車不可的。男人望見三號情報員似乎千方百計想要擺脫他似的。可是，他像追求獵物似的穿過街道，穿過人羣。火車站裡面是人多雜沓，追跡渺茫而不可尋的。可是，男子似乎在想他能

在這兒抓到三號情報員。因為他已確認三號情報員就是一名間諜。

他老久以來一直在注意這位化名約翰的情報員。他們雖然一度闖進三號情報員的公寓，可是三號情報員却使用了一具備用梯子，從窗戶攀下逃走了。自這次以後，男子便一直在搜尋三號情報員的藏身之處。

電車雖然還停在月臺裡，可是看起來好像馬上就要發動的樣子。電車發動前，男子看得出三號情報員就要擺脫他了。

穿著藍色雨衣的男子，在三號情報員背後亦步亦趨。他們之間的距離已越追越近了。最後只差了十數步。三號情報員幾個箭步，他與電車的距離便越來越近了。

男子伸手想抓住三號情報員，可是一個腳步不穩便摔倒了。

三號情報員一個箭步，鑽進了電車門已關進了一半的電車裡，然後電車便開始發動了。

摔交的男子一躍而起，跟著電車跑，當他知道電車門都已關緊，無法進入電車後，他頹頭地往回路走，爬上了天橋。

三號情報員用眼角餘光望著正駛進隧道的電車四周，他像是一名要被溺死的人似的，一直在喘氣。由於被追得筋疲力盡的，他連站著的力氣都快沒有了。不過，他要是在這兒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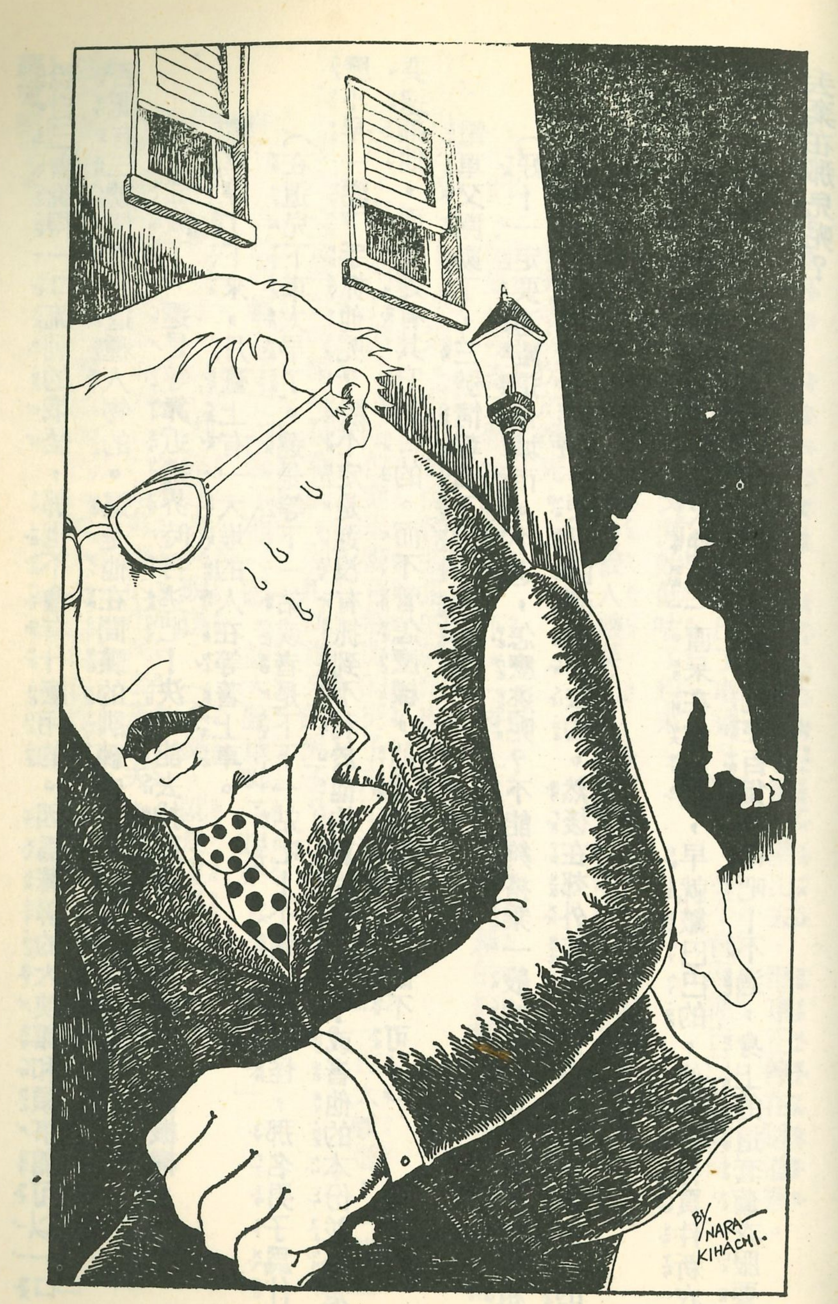
下去，乘客一定會把他交給下一站的站長處理，因此，他只好咬緊牙關撐下去了。

在他旁邊看報紙的一名男子，很爲他擔心地連續看了他二次。坐在對面座位上的一名年輕女子，像是在躊躇要不要讓位給他似的，一直在怔怔的望著他。三號情報員爲了躲避她的眼光，便望著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那張痙攣著的臉。

打從自己的公寓逃出來後，三號情報員心想著這次無論如何非逃離本市不可，可是沒有用。車站、飛機場以及長途的巴士總站全都是有人監視著的。自己要逃往什麼地方呢？

白天就混在人多的地方，找個擁擠的餐廳解決民生問題，在公共厠所出現，他會剃去鬍鬚。因此，白天還算好一點，可是到了晚上就危險了。睡在大倉庫的黑暗角落裡，有一點點的聲音，他便驚醒了過來，幾次都以爲自己會被抓個正著。像這種驚弓之鳥，躲躲藏藏的過日子，真不知要忍耐到什麼時候。

雖然自己口袋裡現在還有數佰塊錢，可是要是用光了，又怎麼辦好呢？說不定錢還沒有花完，自己倒先倒下去了。當然，他也可以去找駐在這兒的蘇聯大使館和領事館，他只要提出自己原本是格利哥理·李查雪夫的蘇俄市民的身份證明，便可以受到保護的。可是繼而一想，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因爲他的身上只有化名爲約翰的僞造的美國身份證。假如自己辦



說自己會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那也不會有什麼用的。因爲蘇聯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可以一口否認有三號情報員這種人物的。這是他在間諜的訓練中，早就記牢的事情。

「太危險了。還是等靠近邊界時再逃吧！決不能去找蘇聯駐在此地的有關機構。」

電車停了下來，月臺上有一大堆的人在等著上車。

（在這兒下車太早了。還是等下一站或者是下下一站吧！不過，很奇怪，那名男子爲什麼不早一點下手抓他呢？說不定是還沒有抓到不利於他的重大證據吧！或者他的本份並不是要逮捕他，而是還有其它的目的。而不管怎麼樣，他總非逃得遠遠的不可。）

電車又開動了，三號情報員下定了決心。

（好！一定要逃離這個城市。不過，怎麼逃呢？不能夠搭乘一般的計程車。乾脆就去租一輛轎車來。只要沒有幾分鐘，便可開到郊外去的。然後在郊外裝著一付自家轎車待修理的大戶模樣。）

不過，他身上的衣服由於幾天晚上一直呆在倉庫裡，早就皺巴巴的，他必需再買件新衣服和公事包來不可。在什麼地方買好呢？嗯，就在百貨公司吧！不過，身上的這套舊衣服要丟棄在那兒呢？

電車又停了下來，難道又進站了。三號情報員從窗戶望出去，電車正停在隧道裡。

（怎麼回事，是在修理鐵軌呢？還是出了車禍？糟糕，會不會與抓自己有關係。）

三號情報員已平靜了的心，又開始低咕了起來。

（在這兒打開門逃出去，一定會被人懷疑的。我得努力使自己鎭靜下來才行。）

隧道裡，交錯著閃閃的燈光。

（他們一定是來搜查三號情報員的。不，一定是在搜尋美國籍的約翰的。我必需迅快把身份證丟掉。——不過，我不能慌慌張張的就把皮包給丟掉呀！」

這時，電車門打開了。兩位穿著警官制服的男子走了進來。其中的一位大喊道：「諸位有沒有看到在前兩站時電車發動前，匆忙跳進來的男子？」

坐在對面的年輕女子立刻看了他一眼，並大聲地叫了起來：「就是你。」

隔鄰看報的男子，也立刻站起身來說道：「不錯，就是這名男子。」

三號情報員突然意識到自己是蘇聯的市民李查雪夫。他決不是一個膽小害怕的人。他知道他隨時都會被以間諜罪逮捕的。既然自己沒有希望再逃命了，便是代表自己最後的時刻已經來到了。

他向著穿著警察制服的兩名男子走了過去。邊笑著邊說道：「家母對我說得好。千萬不要跳進正待發動的火車。我到現在才後悔為何不遵守家母所說的話呢？」

預備試驗

預備試驗已定在上午的十時舉行。

威里姆栩栩如生的表情，正緩緩地從客廳一角的工作檯上站了起來。他的左手插進上衣的口袋裡，右手的大姆指夾在西裝背心的腋下，他的上衣袖子只捲起一小截，微微能看到他手上的錶。

穿著灰色西裝的威里姆，看起來像是三十歲許，虎背熊腰，常常做運動的美國人。假如威里姆混在正為博覽會做籌備工作的工作人員裡，他所能顯出與衆不同的特色就在於他具有一對閃閃發光的眼睛。他的眼睛由無數片的小稜鏡做的，這是電子光學權威拉姆教授的得意發明。

他看起來像是真正的人，却沒有血液、神經和心臟。身體是由鋼製的棒、管、線所組成，構造雖然複雜，却可以行動自如。他的體內有細密的電線網連結各器官，另外體內還配置

有乾電池，可供給身體必要的能量。

不過，他是個沒有生命的機械，怎麼也看不出他是世界的新奇蹟。他現在就像中了魔法的機械人一樣，在那兒靜靜的佇立著。若說他身上有什麼動的東西，那就是他手錶的齒輪了。

他的手錶內的長短針正指著十時十五分。負責這次預備試驗的人們，已全部來到了海德主任的房子裡，並且與布利克斯討論著。

不久，他們便說完了話，就相續走進了威里姆所在的那個客廳。威里姆目光閃閃，像是很好奇地望著他們。

大夥兒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海德主任來到了威里姆的背後，在那兒弄了好一會兒，然後又走了出來，小聲地說道：「好了！所有的開關我都按下去了，連思考裝置也按了。威里姆現在應該能瞭解我們所說的話的。」

「好，那怎麼不說話呢？說句話試試看吧！」愛默生也是小聲地說起話。然後，他摸摸嘴唇，慢慢地站了起來，一面望著威里姆一面說道：「威里姆！你聽見我的話吧！」

可是，威里姆一點反應都沒有。

史考特很擔心地抓住了坐在隔鄰的艾里歐德的手腕。「怎麼回事？威里姆怎麼沒有回應呢？」

艾里歐德站了起來，可是威里姆走了過去。說：「海德先生說不定是忘了按下總開關了。這個開關就在機械人的臉頰上呀！」

海德用力拭著額前的汗，說道：「不錯，我倒是給忘了。」然後他向著布利克斯認錯道：「對不起，最近倒是給忙得頭昏腦脹的。」

布利克斯很善解人意地揮著手，不過他倒忘了把那隻手給放下來。

艾里歐德很親切地敲敲機械人的肩膀，這麼地對威里姆說道：「喂！威里姆，你好。」

威里姆揑著揑著地走了起來，他很自然而緩緩地轉動著頭，囁嚅地望著大夥兒。像是睡了很久才醒過來似地，對自己置身在什麼地方還不熟悉的樣子。

艾里歐德驚異地踮起一隻腳，再度廢話說道：「喂！威里姆，你好。」

威里姆目光閃閃地望著小洞口一樣的艾里歐德，然後口齒清晰地發話道：「站到我的面前來吧，你這個奇形怪狀的是什麼東西呀！『喂！威里姆！你好！』又是什麼意思？」

艾里歐德困惑的望著大夥兒們。

「你們聽到了嗎？威里姆竟然不知道我們叫什麼來的。」

每個人都發呆了，怔住了。這時威里姆又說了：「我明白了。你們這些坐在我面前的奇怪東西，就叫做人類，是不是？我再問你們，人類是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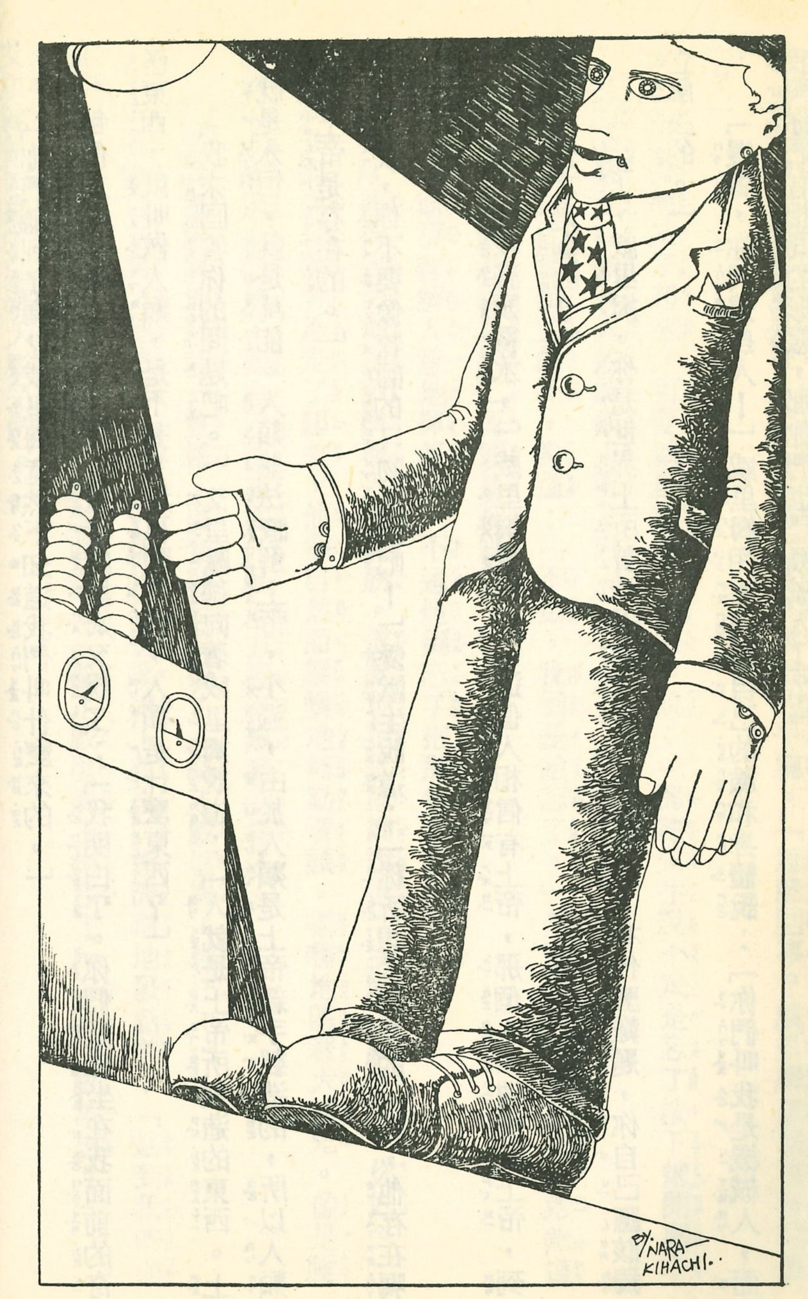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吧。」艾里歐德向著威里姆說道：「人就是上帝所製造的東西。上帝就是永恒，就是萬能。人類無法瞭解上帝，不過，由於人類是上帝親手製造的，所以人類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喂，你不要像牧師的口吻說話吧！」愛默生說道：「你所想的那樣的上帝，他存在嗎？」

「你們使我滿頭霧水，」威里姆說道：「這個人相信有上帝，那個人相信沒有上帝，到底那一個才是對的？」

「好了，威里姆。你是世界上所曾造過的最完美的機械人，有什麼難題，你自己應該獨立解決的。」

「慢著，你們這些人！」威里姆用手摸著自己的臉和身體說：「你們叫我是機械人，而我與你們有相同的形態，那你們也是機械人了？」



布利克斯很高興的拍起手來，說：「我這輩子還沒有見過這麼神奇的東西。」

「什麼神奇的東西？」史考特說道：「我卻感到毛骨悚然。這是個不完美的機械人。像這種東西，放在蠟像館展覽還好些。」

威里姆怔怔地望著史考特道：「你這個人，給我安靜下來。我對於我第一次看見的東西，總必需先知道他叫什麼來的。你給我靜下來，行不行？」

威里姆伸出了手，輕輕地推開了愛默生。

「至於你，」威里姆緊緊地握住艾里歐德的手，說：「你就幫我瞭解各種各樣的事務吧！請你讓我和你在一起，讓我去看看更多的外界事情。」

「不行，不行。」當艾里歐德帶著威里姆走向門口時，愛默生禁止道：「威里姆就像是剛剛出生的嬰兒一樣。知識和身體像個大人，可是卻沒有什麼經驗。我們還老是希望威里姆能告訴我們一些人類未來的話，現在看來全是空想了。虧他還有電子頭腦，思考力還遜於我們呢！」

「既然如此，那我們要怎麼安置威里姆呢？」海德向布利克斯問道。

「當然還是要送到萬國博覽會去展示的。」布利克斯不改初衷。

「我反對。」史考特說：「送去展示徒然會傷害到觀眾的感情。」

「慢著，」拉姆叫了起來，「那我千辛萬苦發明出來的自動視覺裝置就完全沒用了。」

「哼，你的發明總脫不了這些類的東西。」

拉姆憤怒了起來，就像馬上要向史考特撲過去似的。「我再也忍不住氣了。你們這些人不能使威里姆更聰明嗎？」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愛默生阻止道：「威里姆的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以前不是每遇到問題，便集合在一起討論嗎！假如威里姆果真不夠聰明，那是我們經驗還不足的緣故。我們要改善這個問題，還需要大家再共同來討論一番。」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便是教給威里姆必要的知識。」艾里歐德說道。

威里姆突然全身起了個冷顫，說：「我不需要你們來教給我什麼。我可以看，也有能力思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足可游邊有餘了。因為我看到一切都應該比我還懂得多的人類，怎麼會如此發生爭吵呢！你們羣策羣力本可做好一切事情，可是你們卻辦不好事情。你們還是使我回復到以往看不見也不能思考的我吧！我並不想要成為現在的我。」

「好個無聊的傢伙，」史考特用手指威里姆，恫嚇地說道：「你並沒有頤指氣使我們的

權利。你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東西。沒有我們，你焉能誕生在這個世界上，你應該感激我們才是。」

一聲爆裂出來的笑聲，使得史考特默聲不響。發笑的是布利克斯。

「既使是最優秀的喜劇演員，也沒有辦法想出你這麼可笑的臺詞呢！」史考特抓住威里姆，真像是真正的人類發怒一樣。」

布利克斯拭去了笑淚，每當想起史考特可笑的行為，布利克斯便無法照自己所想的說下去了，「你的確是具有當演員的天份呢！史考特。只要看到你現在的表演，誰都會捧腹大笑的。造出了與人類一模一樣的機械人的你，竟然會認為自己受到了傷害，而意圖發怒……」

布利克斯突然閉上了嘴，望著史考特。

「嗯，不錯，這倒是很好的計策。乾脆我們就把這一幕原原本本的搬到萬國博覽會的舞台上去。觀眾不看得捧腹大笑才怪。這下子會給蘇聯的機械人大失顏面，而威里姆也將向全世界證明了美國式的幽默。」

史考特原本以為布利克斯是恥笑他而大感不快，後來才認為布利克斯是在誇獎他的：「諸位，我個人以為布主管的提議是個極為可行的辦法。威里姆就照現在的樣子吧！他可以歡

娛大衆，而成爲大衆的開心菓的。拿達加頂多會使人佩服，可是佩服過後就會被忘掉的。」

老是跟人過不去的拉姆說道：「這不是最壞的辦法嗎——我們至少得先看看拿達加的本領如何？」

愛默生像是學生回答老師的話地舉起手道：「我認爲若將威里姆和拿達加的優點合在一起才是最好呢！不過，蘇聯那邊說不定會反對。」

威里姆緊緊握住艾里歐德的手腕，問道：「喂，那個人說什麼拿達加的，拿達加是什麼呀？」

「哈！威里姆注意到他的對手來了，」布利克斯愉快地說道：「我還不知道威里姆是這種想法呢？」

艾里歐德暗暗地朝著大夥兒弄鬼臉，然後才對著威里姆說道：「威里姆先生，在我還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要提醒你注意一點。文明人說話是不喊『喂！』，也不會抓住別人的手的。你若要做個有教養的美國機械人，你在稱呼別人前，還要加上『先生』才行。因此，我的名字就是叫『艾里歐德先生』。你現在再重覆一遍看看。」

威里姆立刻照著艾里歐德所說的話做了，「艾里歐德先生，我說這些人……」

「慢點，」艾里歐德說道：「不要說這些人，要說大衆。我現在就把大夥兒向你介紹一下。布利克斯先生和海德先生——你現在就向他們兩人點頭示意。你向他們請教，他們會告訴你禮節方面的許多事情。再來，這一位是史考特先生——。」

可是，威里姆並不向於史考特點頭示意。

「這個人。不，不，這位史考特先生，就是剛才說我是無恥的傢伙的人。我不向他打招呼不可以嗎？」

史考特憤怒得要撲過來，艾里歐德朝他使個鬼臉，附耳說道：「這傢伙就像是新幾內里不開化的食人族，還得受一點教育……」

艾里歐德繼續對威里姆實施再教育，他說：「這位史考特先生也是把你製造出來的人。因此，你應該感謝他才是。不要掛慮他剛才所說的話，對他點頭示意吧。——好，這樣才對。要永遠記住他。這邊這一位是愛默生先生和拉姆先生。——好，很乖。

現在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吧！這位名叫拿達加的，跟你一樣都是機械人。她是你的對手，是俄國人製造的。你知道『對手』是什麼意思吧！」

威里姆像是想了一下說：「是的，我知道它叫什麼意思。我在我腦筋的語表中，找到了

這句話。我的腦筋不需要轉一下，不管是怎麼樣的字，我知道的便會知道的。」

艾里歐德嚇了一跳，呆望著大夥兒們。然後小聲地說道：「我真被搞得迷糊了。不需要轉動一下便可瞭解，我記得我做給他的思考裝置不是這個樣子的呀！」

威里姆突然發起了牢騷來了：「艾里歐德先生，跟你說話時請你大聲一點好不好？這是禮貌。」

「嘿！他跟我們談禮貌？」史考特叫了起來，「這傢伙倒開始批評起我們的行為來了。」

威里姆舉起了左手，阻斷了史考特的話，「史考特先生，你最好不要再侮辱我。我身為機械人，我也知道好的禮節是什麼樣子的。我現在漸漸地發覺到我本身潛在的能力。你們把我造成這麼一個完美的機械人，我在這兒先謝謝你們了。」

大夥兒都怔住了，威里姆又繼續說道：「假使俄國人──哦，不，不，是該稱為蘇聯的吧，不，慢一點。我想到了，思考裝置發揮出效力，就沒必要轉動一下腦筋的。啊哈！我明白了。俄國就是所謂的蘇聯吧。……假如蘇聯真的造出了這個名叫拿達加的機械人，那我想跟她認識，跟她聊聊天。艾里歐德先生，有機會你就幫我們介紹一下。──假使，艾里歐德先



生，你睡著了呀！你怎麼用這麼奇怪的眼光望著我呢？是什麼地方不對勁了？是思考裝置壞了嗎？那我就感到惋惜了。」

「關掉開關！艾里歐德。」拉姆叫了起來。「我再也受不了了。關掉開關呀！我越來越發覺我所做的機械人威里姆跟真人差不多哩！」

故障癥結

清晨二時左右。謝偉從會議室的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向窗旁，遙望著耀眼的星空。從昨天早上一直工作到現在，他的頭腦真是發暈了。可是，他還是查不出拿達加故障的原因來。二星期前，他們曾替拿達加做了試驗，效果良好，昨天早上做了第二次的試驗，拿達加就一直嘟喃著一些聽不懂的事情。眼睛也不轉動了。加伯林要拿達加走走路，連前頭有障礙物擋著，她都不曉得停下腳步，調查結果顯示拿達加除了還會走路外，其它的什麼都已經失靈了。

謝偉他們費了幾小時的時間調查，可是還是調查不出故障的原因來。加柏林說把拿達加整個肢解看看。

不過，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拿達加塑膠製的皮膚，不能用手掀起來了。

可憐的白貝爾，驚慌的不知如何是好。他揉搓著兩手，焦慮地望著同事，拜託他們能不能再調查一次設計圖看看。

謝偉同情地望著白貝爾，白貝爾像是整個人都被打垮似地想找個地洞鑽進去。他認為這次的失敗會使得他被從最著名的科學家名單上除了名的。他也知道他的敵人和對手也一定會羞辱他的。

他所建立起來的偉大成就和名譽那對他幫不了忙了。人們會永遠記住這件事情，並以這件事情來責難他。不過真的沒辦法來幫忙這名老人嗎？

謝偉突然擡起頭來，他想到了利用X光，說不定X光可以解救白貝爾燃眉之急。

「我們用X光照射拿達加看看。」謝偉叫了起來。

聽到了謝偉的這種意見，每個人都現出了不一樣的反應。斯瓦洛夫和德必金相率向謝偉撲了過來，並猛捶著謝偉的背。德必金是太興奮過度了，他又揉著拿達加跳呀跳的。白貝爾也是高興得跳了起來，興奮的連舌頭都不聽使喚了，只用著滿是皺紋的手指著拿達加。大夥兒都體諒到他的心情，所以協力把拿達加運往X光室去。

「拿達加一個人就夠了，他自己會走路……」德必金說道。

不過，只有加伯林做出甚不愉快的臉，說道：「照X光也不會有用的。既使找出了故障的癥結，結果是膠塑製的皮膚也是會給弄壞的。」

斯瓦洛夫和德必金聽到了這些話，如同被澆了一盆冷水，可是謝偉說道：「沒必要因照X光便遭到破壞的。要是真找什麼東西，只要從這兒切開便行了。」

「找東西？」加伯林困惑地直眨眼，說：「你是說找什麼東西？鐵鉗？小螺絲鉗？」

「不錯，我們一直都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們可能使用過工具，而忘了把工具拿出來了。」

「不錯，不錯，這種事很有可能。」白貝爾興奮的說道：「除此以外，我就想不出其它的可能來了。」

加伯林無精打采地望著白貝爾。「我不想再檢查下去了。我們大夥兒都來睡一下，怎麼樣？現在再做試驗準會把大家都累壞的。我認為我們最好是午後再談下去。好吧！就這麼說定了。」

「不要午後，現在就開始好不好？」白貝爾要求道。

可是，加伯林搖搖頭：「是誰規定一定要現在談的，我們全都已累得要命了。反正午後拿達加就能動了。」

「可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出拿達加故障的原因來呀！」謝偉調侃加伯林，並望著拿達加道：

「那你們就去找吧！祝你們成功！」加伯林意興闌珊地說道，就走了。

白貝爾正想叫住加伯林時，謝偉已按下了拿達加運動裝置的開關，因此白貝爾的注意力也轉到謝偉這邊來了。

白貝爾就像保護人似的，搶在衆人的面前，就把拿達加帶進X光室。在大夥兒的幫助下，把X光的裝置對準拿達加全身。

最後，X光幕便照出了拿達加身體內部的一切。

謝偉像是一名外科醫生似的，很仔細地檢查了拿達加身體各部分，他先由身體的下部一直往上檢查，最後X光幕也現出了拿達加頭部的組織。

「加伯林要是在就好了。」謝偉發牢騷地道。「四隻眼睛總比兩隻眼睛看得清楚多了。而且製造思考裝置的是他和我。真不該讓他回去！白貝爾先生。」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白貝爾辯解道。「他說他很疲倦，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不走，他不是說午後準修好拿達加嗎？怎麼樣，你有沒有看出是什麼地方出毛病了？或者是X光線仍舊是沒有用？」

白貝爾心裡煩得想找個椅子坐坐，這時突然聽到謝偉叫了起來。

「那是什麼呀，不要以爲那是根小電線。你們都看到了吧！它從拿達加的頭後一直纏到頭部正中間來了。她的頭腦竟然揷些根通電流的導線體呢！請叫拿達加轉過身去。的確是有調查一下的必要。請再叫她偏左一點——嗯，夠了，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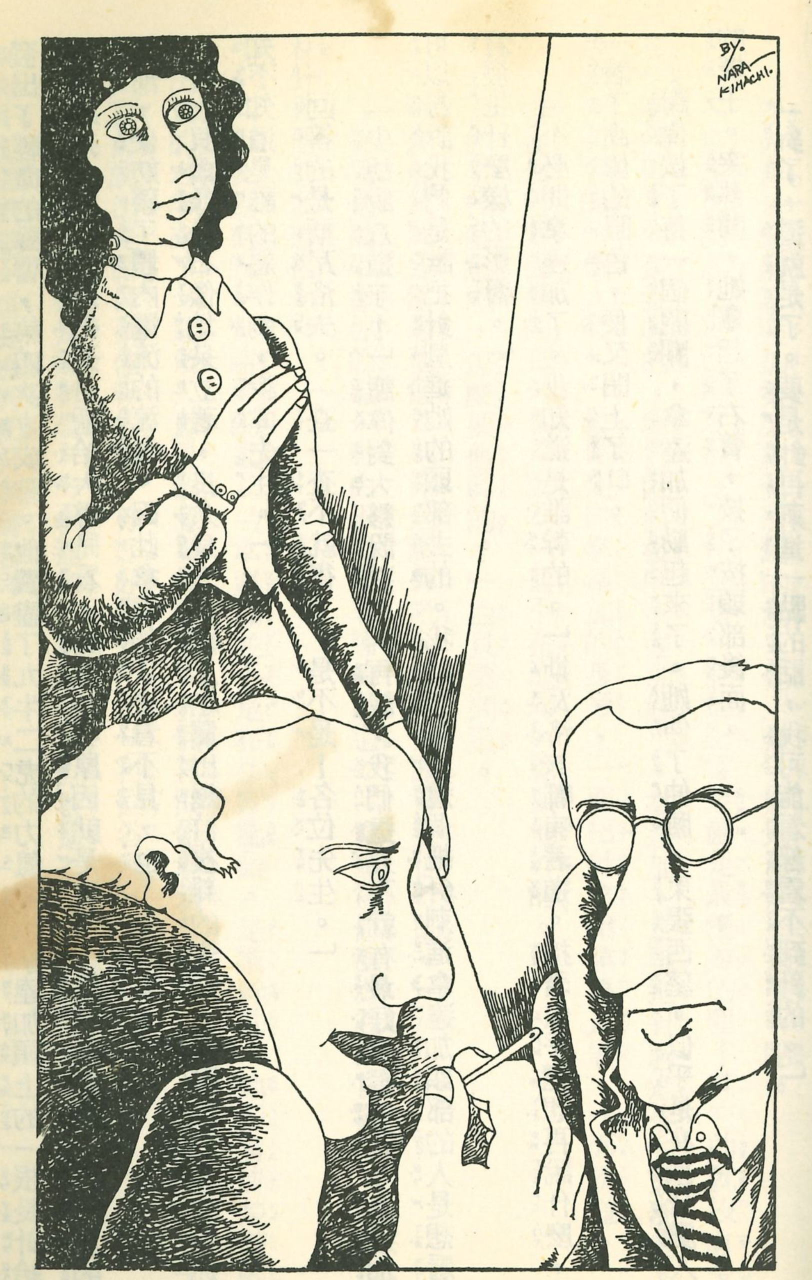
「請打燈光。」

有一個人立刻按了開關，並朝著謝偉這邊看看，他像是給人毆打過似的，氣呼呼地望著四周。然後謝偉摸索著白色工作服的口袋，並拿來了一把長凳子。

「找出了什麼事情沒有？」白貝爾很擔心地問道。

「我要是說的沒錯，等一會兒我們真相可大白。」謝偉一面走向拿達加的身後，一面說道。

謝偉用力把凳子腳壓在拿達加的肩膀上，似乎想抓住什麼東西。凳子三次都滑出了來，



發出了輕微的聲響，第四次才成功。他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把拿達加頭上的一根長針給拔了出來。並依次地把長針遞給大夥兒看。說道：「原因就是這個，這根針刺進了拿達加的腦部，便妨礙了體內電流的流通。因此拿達加才會看不見，也不能說話。」

白貝爾像具石像地呆立著，良久良久，臉上才露出幾許複雜的表情，輕聲地問道：「你知不知道是誰的惡作劇，謝偉先生。」

回答的是斯瓦洛夫。「查一查不就得了，是不是！各位先生。」

「少胡說八道了！」謝偉對大夥說道。「再說，我們這兒不就有最好的證人嗎？拿達加可以告訴我們是誰把針刺進她的頭部去的。我的想法是這個把針刺進拿達加頭部的人是想看看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不必問拿達加了。我知道是誰幹的。」斯瓦洛夫嘟喃著道。接著似乎還想再說什麼，一看了謝偉的眼色，便又閉上了口。

謝偉按了每一個開關，拿達加便動起來了。她伸了伸腰，東張西望，似乎是在找什麼人的樣子。突然間，她舉起了右臂，按了按頭部後面。

「對了，這就是了。要是針再刺進一點的話，我可能看都看不到針的。」

謝偉像是瞭解拿達加柔聲細語所說的話，他示意大夥兒都走進過來一點。

「拿達加記起了自己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她的記憶裝置是最優秀的哩！其它的就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了。是誰幹的，我們就直接問拿達加好了。拿達加，是誰把針刺進你的頭部的。是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吧。」謝偉走向拿達加的身旁，一面把針拿給拿達加看，一面說道。

拿達加望著屋裡的每一個人說：「他不在這兒，你要他幹的。」

「你是什麼意思，怎麼要他幹的？」白貝爾問道。

拿達加質問他望著他道：「你是謝偉吧，他說是謝偉要他幹的。」

「我還是聽不懂你的話，」白貝爾對著謝偉說道：「拿達加怎麼還在胡言亂語，莫非還有針在他的頭部裡。」

「不要這麼說，」謝偉說道：「拿達加並不是在胡言亂語。是誰幹的，她卻清清楚楚的說出我的名字來了。這個人真是故意要我難堪。我們再問她看看……拿達加。我就是謝偉。那人真的說出是謝偉要他幹的嘛！你好好地想一下，再回答我。」

「是的，他的確是這麼說。」拿達加不假思索的回答道：「他還說了其它的話，不，不，他不是在說話，像是在弄出什麼聲音。」

謝偉出聲地笑了起來，隨即又問道：「是不是這種聲音，拿達加。我們都是這個笑法的。」

「對，對，就是這種聲音。」拿達加說道：「他說到謝偉要他幹的時，便笑起來了。」

白貝爾怒氣沖沖，兩隻手不停地磨拳擦掌。「這個可惡的加伯林！竟然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來。像他那樣鼎鼎大名的人，竟然會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不要這麼說他，」謝偉平心靜氣的說道：「他不過是懷有太大的野心而已。他不是有意要破壞拿達加，而是要向大夥兒顯出他的偉大。他說不定是要在午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拔掉這根針，以便使我們都尊敬他。他只不過是為了這一個理由，因此我們就把針給他看當做是處罰他好了。」

「我為什麼笑不出來呢？」拿達加冷不防地問道：「我現在想笑笑看卻笑不出來。」

大夥兒都驚愕地望著拿達加。

斯瓦洛夫大聲地說道：「你本來就是笑不出來，你是蘇聯女人的典型。蘇聯女人忙得連笑的時間都沒有，當然是不知道怎麼笑了。」

「這件事說來也夠可惜，」謝偉說道：「拿達加算是連笑都不會笑呢！可是，笑是感情

的表現。蘇聯的科學家到現在還造不出有七情六慾的機械人。」

「美國的科學家據說也造不出這樣的機械人來，」白貝爾很擔心地頻頻皺著眉頭。「好久沒有再聽到有關威里姆的消息了。他們說不定是要造出使我們驚奇的機械人來。」

「誰是威里姆呀？」拿達加問道：「我的腦子裡沒有有關這個人的印象，我以後能不能和他相遇並說些話？」

「不行，拿達加。你再這樣胡說，我可要真的生氣了！」白貝爾威嚇地說道：「我不會給妳和他認識談話的機會。因為在萬國博覽會裡，我會把妳關進鐵柵欄裡。好了，把電氣開關都關掉吧。做為偉大的蘇聯女人，是不准有相認識的人的。」

火星人！

司機哈利．莫里森，才四十出頭，便已是中量級的拳王。上午九時三十分整，他來到了物理學研究所的大門。

他的主管很嚴厲地提醒他說對今天的訪客不要提到私人的問題，不要把訪客所說的話洩露出去，中途若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也決不能太大驚小怪。

莫里森是接受這道命令的最適當的人選。他小心、謹慎，對任何突發的危險，都不會驚慌失色。他能從運輸部一大羣司機裡頭被選中出來，當然不會是等閒的角色。

他現在坐在一輛大客車的司機位子上等候著客人，並且再度回憶起主管要他記著的話。

「到了研究所，便在車子等著。乘客是有五個人，乘坐時，你不要打開車門等著他們，你逕直地望著前面就行了。客人說：『帝國大廈』，那就表示你可以開動了。」

莫里森流覽了一下計時板上的時鐘。他已等了十二分鐘了。一隻蒼蠅停在莫里森的鼻子上，莫里森想到主管的命令，一動也不敢動，他凹下上唇，一直往鼻子上吹氣。再過了數分鐘後，莫里森聽到了腳步聲，以及不知道是誰在說話。

「不要怕，威里姆先生。這是汽車，是用汽油引擎來使車輪走路的汽車。司機是抓著駕駛盤的男子。這種東西在我們的城市裡是到處可見的。」

莫里森嚇得直眨眼。算想轉過頭來看看他們，又顧慮到會有什麼危險，所以便沒有轉過頭去。

立刻有一種怪怪的聲調回答道：「我一點也不害怕，愛默生先生。我所以躊躇著要不要乘坐是因為這個跟我同樣有電子自動裝置的東西是怎麼樣發動的。」

「它的發動方法跟你的完全不同，這個問題你最好是請教史考特先生。因為汽車是他最內行的了。好了，在還沒有搭乘前，威里姆先生，我告訴你，我們現在是要到很多的地方，像機場和輪船泊綻的港口等。」

「機場？船？」莫里森又聽到了那怪怪的聲調，「那是什麼呀？不，不，你不要講，我自己來想想看看。」

莫里森的拳擊生涯中，只有一次是被人打倒在地。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裁判的「一——二——三——四——」的計數聲就像是數公里外傳過來似的。現在所聽到的這股怪怪的聲調也像是數公里外傳來似的。

這羣神秘的人物一進入了車內，車廂裡便顯得有些擁擠。莫里森身不由主地望著後望鏡。便看到了五張男人的臉。其中有四張臉跟一般的美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坐在後座正中央的那張臉則顯得有些怪怪的。那一對眼睛像是由細小的玻璃片組成似的閃爍著光芒，臉型怪怪的，沒有任何表情，面色死灰，像是套上了一層面具似的。

這時，頭部和手腕死板板的動了。看來的確不像是一般的人類，可是，他又是什麼東西呢？

是從月亮來的訪問者？不，是從火星來的訪問者吧。火星來的人都是這樣子吧。一定是的，他一定是火星人！火星人一定是帶有外交密約到地球上來的，所以主管才會那麼婆婆媽媽地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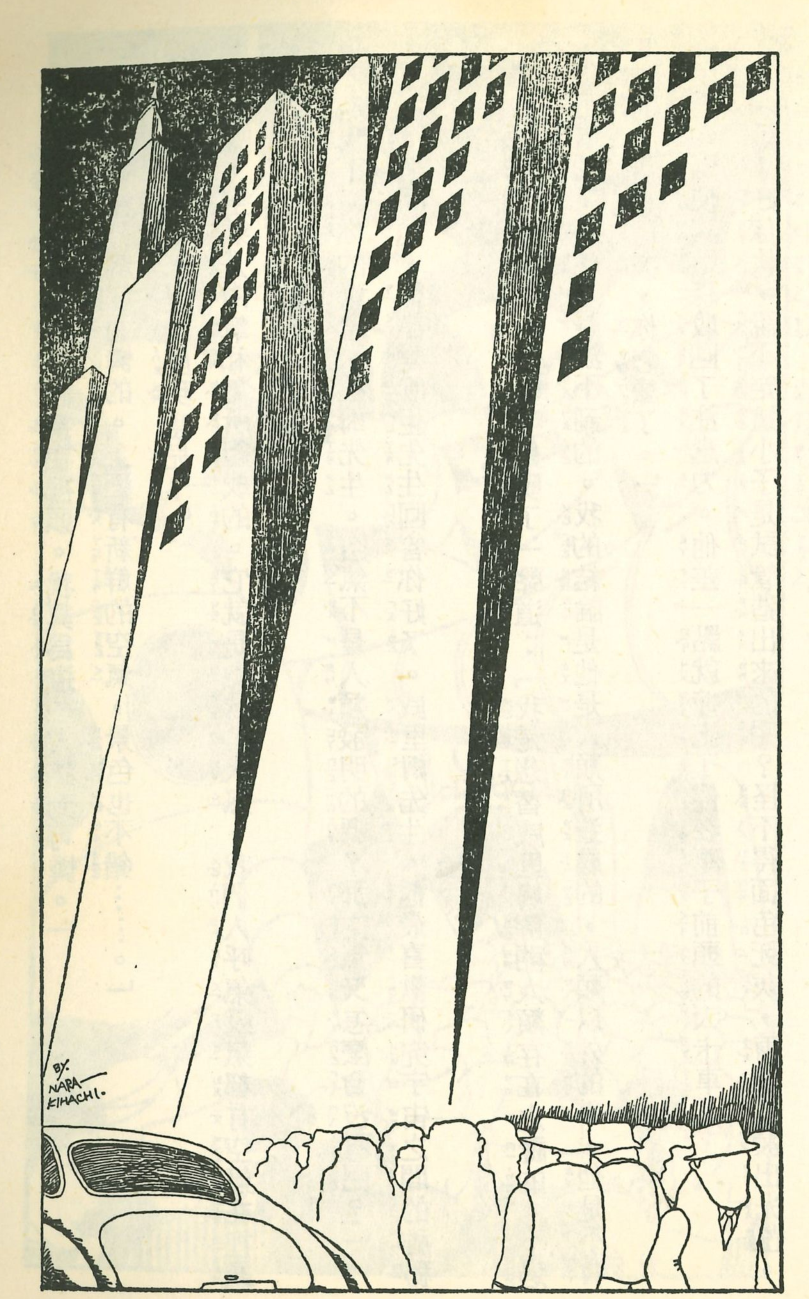
莫里森正襟危坐，兩眼注意著前方，似乎在思考著更合乎邏輯的想法。火星人應該是不會說英語的。不，火星人不會笨到不會說英語的。可是，他是怎麼到地球來的。難道會是坐火箭來的。

「帝國大廈！」後坐的五個人有一人說道。

莫里森不再胡思亂想了。他像機械人似的開動加速器，不一會兒的工夫，他便全心全意地注意起交通號誌來了。紅車停車，綠燈再開動。街上是車水馬龍。「小心！小心！」他一再地提醒自己。

火星人的聲音又傳來了。「世界就是一個城市，是不是？愛默生先生。難道不是？那為什麼這麼一大羣人會聚集在這個城市裡。這是廢話，——至少我也是這麼想的。」

莫里森豎耳凝聽，他聽到了另一位乘客這麼說道：「你瞧，威里姆先生！那個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廈。有一百零貳層樓。裡面住有六十萬人。」



「我可不願也跟著他們擠在裡頭。我算爲這些人感到可憐。」
「他們沒什麼好可憐的。上面有新鮮的空氣，景色也不錯……。」
「空氣？空氣是什麼玩意兒？」
「嗯，空氣是由氧和氮所組成的。它就是地球的大氣。我們人呼氣吸氣都有空氣在裡頭。沒有了空氣，我們都活不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拉姆先生。空氣不是人類發明的嗎？那空氣又怎麼會沒有呢？」
「這個問題，你請愛默生先生回答你好了。威里姆先生。他最喜歡研究宇宙之間的神秘了。」
「好吧！拉姆！」愛默生長嘆了一聲道：「我是想替威里姆解開人類存在之謎的。不過，很可惜的，這件事是辦不到的。我的結論是他是人類所造成的，人類以外的事，他是不會知道的。喂！司機，你怎麼了。」
這句話使莫里森收回了注意力。他差一點就撞上了停在車子前頭的大卡車。
（嘿！好傢伙，說不定這小子是試管造出來的呢？怪不得面色死灰，兩眼散發出光芒。也怪不得他不知道汽車、高樓大廈和空氣。）



「喂，司機！你怎麼了。打睏了？」有一位乘客說。

綠燈亮了，莫里森都忘了把車子開動了。他正怔怔地望著天空。這句話又使他恢復了神智，他又再度開動加速器。

（要不是主管，我才不來呢！爲什麼我不用東西塞住耳朵呢？那個試管培育出來的東西，真是使我緊張透頂。老天，我怎麼光想這些事呢！」

「坐在司機位子上的那個機械人，也都可以駕駛汽車，爲什麼我就不會駕駛呢？愛默生先生。」

「他不是機械人，他跟我們一樣都是人類。」

「不過，他到現在都沒有說過一句話？他是啞巴？」

「不，他不是啞巴。他之所以不說一句話，是因爲他在工作時，一定要專心注意交通標誌不行。不過，我敢說他一生都忘不了今天的事。他是第一位載第一位機械人的人，就這一點他便可感到很大的光榮了。喂！你小心一點呵！你現在把車子停在十字路口不走，不怕交通警察過來呀！」

缺乏教育

萬國博覽會的開幕結束了。首先是致詞歡迎各國的來賓和記者，接著再宣讀各國政府的賀電文。外交官各代表本國的政府爲外國的外交官頒授勳章，並且互相舉杯祝賀。這種情景經由電視廣播傳播到世界各地。新聞記者也感動得報導說這是世界大同的開始。這是因爲他們看到了蘇聯的外交官在一大羣觀光客的面前，與美國的外交官擁抱示意。

並排的各國展示館前，都豎立有參加各國的國旗。有紅色、綠色、黑色、黃色、藍色、白色，有星星、月亮和太陽的，有槌形和鍋形等圖案的，全都隨風飄揚著。

風兒把所有的國旗都往同一個方向吹，像是在歡迎觀光客似的，歡迎他們來觀賞人類的智慧和想像力所產生的最高結晶。

世界各國著名的藝術家、技術家、建築師、裝璜家不僅是要合力建築美侖美奐的展示館，以展示該國的農、工業產品，而且也要表彰出該國出生的偉大詩人、思想家、作曲家、畫家和雕刻家等。因此，前來參觀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蔚爲奇觀，由上面看下去，但見到萬頭鑽動。

這道人潮，真是形形色色。不論禮節、語文、膚色、服裝全都是不相同，各個民族的人都有。

走路擺首弄姿的是南非人，走路裝模作樣的是印度人，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地笑著的是黑人，只是不言不語的走著的是日本人，兩腳修長的是英國女人，身材嬌小玲瓏的是印尼女人，假正經的黑鬍子酋長，頹喪地走著的是加拿大人。

他們不約而同，都只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那就是前來觀賞這次萬國博覽會最叫座的威里姆和拿達加機械人。不過到現在能親眼看到的就只有各廣播臺和電視的記者。

開幕的首日，美國館和蘇聯館便湧到了大批的觀衆，使得館內不得不備著鏈子來警戒。俄國館為了不使拿達加受驚，早就把拿達加置進內有紅色的天鵝戎，外圈有柵欄保護的籠子裡。

可是，美國館為了尊重威里姆的自由，僅用鐵索和青絲絹隔開羣衆而已。不過，後來有觀衆對鐵索微有怨言，便又撤除了。——目前能與威里姆見面的，只限於一些我們認識的記者。我們對每一位記者都要詳加詢問和攝影。再發他們會見許可證。

威里姆整日接受記者的詢問，不但沒有露出一點點的倦意，反而使得他的動作和說話的

方法更加熟稔了。

到了第三天，威里姆的態度便一反常態了。當時是由一家發行量達數百萬份的德國雜誌的記者，在對威里姆說話。

「據說你可以說數國語言，我就以德文來質詢你好了。你以為歐洲人和美國人是過著不同方式的生活嗎？」

記者拿出記事本和原子筆準備記述。

數秒鐘後，記者失望地放下了筆。

「哦！抱歉，你大概是不懂得德語吧！」

「不是，」威里姆以流利的德語說道：「我的頭腦裡有翻譯裝置，要把我的意思繹成德文，是要費一點時間。德語的文法很麻煩，是相當不容易的。其實我也在觀察你，因為我是頭一次見到一位道道地地的德國人。我想德國人身體有二類：一種是東德人，一種是西德人。」

「這麼簡單的事，任誰都知道的。分為兩類的不是德國人的身體，而是德國的國土，我從沒有想到你的回答是如此的不倫不類。」

「我很抱歉。不過我只是個機械人，我只會說出裝進我頭腦裡面的東西。假使我說得不對，那就該怪我的老師拉姆物理學家了。不過，這次我倒有問題問你，歐洲分成好幾個國家，是不是真的？」

「不錯，歐洲是有好幾個國家。」

「歐洲諸國彼此以國境爲界，卻說出了互不相同的語言，我不知道他們爲何這麼不怕麻煩的呢？像在美國，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斯堪地納維亞人、西班牙、希臘人、義大利人不都是互爲鄰居，他們都共同使用著英語，所以全國的人都稱爲美國人。爲什麼歐洲各國就不合併成一國呢？爲什麼不把國境撤消，把歐洲通稱爲一國？」

德國的記者趣味十足的問道：「這麼說，你是贊成把歐洲各國合併成一國了？」

「我是機械人，所以我能做客觀的思考。我倒認爲是越早合併的越好。拉姆先生曾說歐洲以前曾爆發出幾次恐怖的戰爭。一旦合併了，就不會再發生戰事了。你現在還有什麼事要問我的嗎？」

記者很熱心地把威里姆的話都速記了下來，這時海德先生通知他時間已經到了時，他急忙地說出了另一個問題：「我還有個問題請教。威里姆先生，你以爲蘇聯的那個拿達加怎麼

樣？你認爲你比她更優秀嗎？」

「拿達加，我只是聽人家提起過。不過，我想我們終會碰頭的。我——」

威里姆沒有時間再說下去了。因爲海德先生走了過來，用英語對著記者這麼說道：「好了，時間到了。外頭還有一大堆人在等著呢！」

「對不起，」威里姆反而對記者說道：「請你稍等一會兒，我希望能和拿達加認識認識，能不能請個人帶我到蘇聯館去？」

威里姆想掙開鐵索和鏈子，被海德先生制止了，「威里姆先生！你是不准離開這個地方的。對你來說，這條繩索就是國境，越度國境是不被允許的。」

「我要抗議，」威里姆抗議道：「我是美國的自由公民，要是有人阻止我到蘇聯館去，那就是對公民權的侵害。我都知道這個事情，你大概是意想不到的吧。而且，有關美國公民權的事，你可以去請教艾里歐德教授，我要去看看那個拿達加——。」

「不行！」海德火大地叫了起來，「你不是美國的公民，你只是個機械人而已，而我是你的監護人。」

威里姆僵立在當場好一會兒，然後他急急轉頭對記者說道：「你懂得英語吧！堂堂一個

自由美國的機械人，海德先生竟然要妨礙我自由行動的權利，你是見證人。我要向聯合國控訴他妨礙人權。」

接著，他又向正在當場的海德主任說道：「這件事一定會使你挺不好受。聯合國裡，連蘇聯都是其中之一的會員。他們要支持被壓迫者，他們要使大多數的民族免受資本主義的壓迫，他們一定會支持我的。」

海德無可奈何，只好說道：「這套理論是誰教你的，拉姆嗎？還是艾里歐德？簡直就是胡扯嘛！」

「我不會胡扯，拉姆和艾里歐德也都不會胡扯。昨天下午不是有位蘇聯的記者來訪問我嗎？你當時也在旁邊，應該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

「我聽不懂俄文，」海德轉頭對在旁側一直在記錄的記者說道：「這小子一直在挑撥離間，他以前就像乖孩子一樣，從來就不敢這麼放肆的。」

「記者先生，我現在想到了一件很重大的消息，請你也記下來好嗎？」威里姆對德國記者說道：「昨天那位俄國的記者說我根本就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他說我是美國的科學家根據蘇聯的計劃圖才製造出我來的。他說得不錯，我不是美國人的機械人，而是蘇聯的機械人。

你把這件事反應給蘇聯當局，要求他們把我從壓迫者海德的手中解救出來。」

德國的記者一邊忙著把話速記下來，嘴裡又一直在低咕道：「威里姆慢慢地也要成為蘇聯宣傳的口實了。」然後記者先生揚起頭來說道：「威里姆先生，請你再繼續說下去吧！這件消息一定會成為轟動全世界的大新聞。你認為美國和蘇聯之間會不會爆發出戰爭呢？威里姆先生！你怎麼不說話了呢？」

威里姆眼神裡灼灼光輝已經消隱了。

「是我把電流切斷了，」海德說道：「他再說下去的話，話就會更難聽了。威里姆必需先有人教導他一下現代史才行。」

德國記者企探地望著威里姆，嘴裡還一直低咕道：「這個機械人，最好是送到德國去受最嚴格的德國式教育才行。」

監管牢籠

白貝爾焦慮地在拿達加的身旁踱著，這些地球上的記者們，尤其是美國的記者們正在詢問拿達加要是北極的冰山淹沒了南極，那時該怎麼辦才好。這些記者們眼巴巴地望著拿達加

，看她要怎麼作答，確實使白貝爾困擾不已。每次他停下腳步，身為拿達加監護人的他就只有陪著做笑臉了。

他是由國務大臣以拿達加監護人的名義，派駐萬國博覽會的，他感到這是給與他的莫大榮幸。

他以為可以見到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博覽會，因此他的興奮莫名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他現在所看到是鐵籠子和羣聚在籠子前的攝影記者。而他現在就伴著拿達加一起關在鐵籠裡，專心地應付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其它的蘇聯館的職員們却可在蘇聯館的門口望著來來往往的觀光客。

而且一當輪到他休息時，他也只能用些德國香腸和喝些德國啤酒，吃這些德國香腸還沾有芥末。他記得第一次就是在澳洲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歡迎會上吃的，真是頗令人難以下嚥。

好了，又來了一位記者。這名男子用手撥開了蘇聯館前面的羣衆走了進來。他的帽子扁了，領帶斜了，領子的袖釦都掉了。

「哈！哈！拿達加。很高興遇見你。」男子說道：「我是查理，是每日發行壹佰伍拾萬份芝加哥最大報紙的採訪組長。我們的報紙賣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像新加坡、好望角、里

約熱內盧、雪梨、香港等都可以買得到。有看報的地方就有我們的報紙。——是跟妳說笑的，哈！哈！哈！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不知怎樣叫憂愁。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便一直在逗我媽笑了。——好了，博君一笑而已。哇！你真可愛，我來替你拍照一張。——你旁邊的那位先生是誰呀——請避開一下。好！要照了，笑一個，怎不笑呢？真不可愛。明天說不定好萊塢電影總裁會跟妳簽訂百萬的合同呢？」

查理放下了攝影機，垂喪的說道：「怎麼了，拿達加。為什麼不笑一個呢？妳怎麼這樣地望著我呢？」

白貝爾用不大流利的英語代為發話道：「你使得拿達加思潮一片混亂。她不習慣於你這種說話的語調。」

「你少胡說八道，」拿達加以流利的英語駁示道：「你真是一個有趣的人，要是我，連笑都笑不出來。你有沒有去看過威里姆？他知不知道怎麼笑？」

「我就是說出來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他是常把微笑掛在嘴邊的。我覺得他是蠻可愛的。是個頗為平易近人的傢伙。嗯，我想起來了，他也是很想見見你呢？怎麼樣，高興吧？」

拿達加不說話，像是在思考什麼的樣子。然後她轉頭對怔在一旁的白貝爾說：「我可以



去嗎?白貝爾先生。」

「什麼?妳說什麼?去?」白貝爾慌亂地回答道:「嗯,是嗎?妳有意去看看他。不過,很抱歉,我們造出妳,不是爲了要妳跟他見面。」

「不過,我好希望跟他見面,」拿達加說道:「威里姆先生會很樂意看到我,我也是希望能跟他見面……。」拿達加心裡躊躇了一下,又頑強不屈的說道:「我也希望跟他見面。」

「拿達加!妳給我閉上你的嘴!」白貝爾訝異地叫了起來,「你是我們蘇聯女性的象徵,妳少夢想要跟美國的機械人親近,想都不要想!他一來,就不會相信他比妳要享有更充分的自由了。」

「你這段話,鬼才會相信。」

「妳不相信?妳錯了,他的自由僅不過是外表上的自由而已。而妳在籠子裡,每一件事情都有我們在爲你操煩,他就沒有這麼福氣了。」

「好吧,我不出去總可以吧?不過你替我叫他來。」

「不行,這樣也不行。拿達加,妳不要再說了,這些事情都是辦不到的。」

查理似乎在旁忍不住氣了，「拿達加，妳跟這位先生到底在說什麼呀！你難道不能用英語跟他說嗎？」

拿達加隨即說出了連查理聽了都大吃一驚的話來。

「查理先生，你身上有帶鏡子吧！我打扮得漂亮一點，你幫我拍一張，然後將照片送給威里姆先生。因為白貝爾先生不准我去跟他見面。」

「這將是一件天大的新聞哩！」查理高興地叫了起來，「你把照片送給威里姆，報上又書寫著妳的壞主管不准妳和威里姆見面的事，我的報紙一披露出來，所有的讀者一定會對妳揮淚大表同情的。喏！化個粧吧！噢，我忘掉帶鏡子了。唉！偏偏就是沒有帶鏡子，不過用照相機的後鏡也可將就一次，我們來看看。」

查理用照相機對著拿達加的臉，然後像是個欣賞自己作品的畫家一樣，品頭論足的。

「妳這一頭麥黃色的金髮，算是漂亮極了。我們來把妳額前的秀髮理到上面去看看。嗯，這樣子好極了。我覺得頭髮在正中央分開來不好看。尤其是你的頭巾也過時了。這樣子看來，就像鄉巴佬一樣，俄國一定是沒有服裝設計家。那有人穿妳這樣的服裝的。你穿有白色刺繡的罩頭襯衫和長統鞋，他們不把你認為是好萊塢來的才怪。若是這樣，妳不妨戴上西部

的帽子，捲起頭髮，穿上牛仔褲，扮個德克薩斯州的野女孩。」

拿達加默默地望著稜鏡中的自己，把額前的頭髮理上頭去，把頭巾拿了下來，並且鬆鬆罩頭衫的領子。白貝爾看她這個樣子，心裡慌了起來。

「妳在幹什麼？拿達加，你立刻把頭巾給我綁好。要不然我就關掉妳的電源。」

拿達加充耳不聽，逕自望著稜鏡中的自己道：「我看起來不像鄉下女人，倒有幾分像德州的女牛郎。我這個頭巾已經不流行了，讓頭髮垂下來，倒是蠻可愛的。」

「聽妳這些話，真叫我火冒三丈。妳是蘇聯女性的佼佼者。誰說妳的頭巾是過時來的，哼！就只有這個混蛋。」白貝爾緊緊抓住鐵籠，用著俄語尖叫了起來，他忘掉了對方是聽不懂俄語的。「你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給我出去。你是在挑撥我們的拿達加造反呀！好了！好了！請你出去！以後不准你再來見拿達加了，她是我們蘇聯的國寶，豈是你們外國人仿照得來的。」

拿達加走到白貝爾的身後，取下了頭巾，圍在頸間。查理雖然被白貝爾嚇得心慌，不過他看到了拿達加這個樣子，便已猜到了他的用意。他一面找尋退路，一面早就拿出了照相機，「咔擦！」地拍下了照片。然後他笑著對拿達加說道：「謝謝妳了，小姐。妳必想到躲在

壞心腸的先生背後來拍照，算是太妙了。我把妳連這位先生也都拍下來了。讀者一定會很清楚的瞭解你是怎樣地受到一位討厭的牢頭的監視了。再見，可愛的小靈精。我會把妳的願望帶給威里姆。」

不准罷工

威里姆的監護人海德坐在展示室裡的椅子上，睏極著似地看看青絲絹前的觀光客。沒有一個是行跡最可疑的。有的是提心吊膽地望著威里姆，不發一語的，也有的是想問什麼就問什麼的。大夥兒對威里姆的應對如流，都感到訝異不迭。

雖然有一位觀光客在跟威里姆握手，可是才不久，這位好管閒事者便被其它的人叫住了。似乎大夥兒都害怕跟威里姆握手。當然是不必要擔心的，可是這也正是表示人們對威里姆是有幾分驚嘆的。

而且，威里姆也沒必要有人來保護他，以避免有觀光客來對他惡作劇，真要是有人對威里姆惡作劇，威里姆自己也保護得了自己的。

二、三天前，就曾出了這樣的事情。那次威里姆在做電視攝影，由於閃光燈以及攝影師

頤指氣使，使得威里姆頗感忍不住氣，他突然走到一架攝影機前，側向而坐。一位最刁鑽古怪的攝影師把他抓了起來，並數說他是小鬼頭。威里姆就對著他說道：「你要是能說出第一任到第十任的美國總統的名字，那你叫我小孩子，我可以原諒你。要是你說不出來，就請你叫我威里姆先生。因為我對於歷任總統的名字，都可以數家珍。」

這位攝影師便開始數了，「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湯瑪斯、傑佛遜。」不過他唸到這兒便唸不下去了。他的同事哄然大笑，使得攝影師滿面羞赧。

海德想到這兒便大笑了起來，他想將這件事的始末記載下來，以後可以「威里姆的一切」為題向週刊投稿。

不過，他現在却是睏得難受，因此這件事只有留待明天再來想了，他向著威里姆那邊望了一眼，「啊！啊！」地打起呵欠來。

有一個小女孩正在跟威里姆說話，——不過，小孩子一定是隨著大人一起來的——

海德迷迷糊糊地又想打瞌睡，一陣笑聲又使他驚醒了過來。威里姆還是在跟那位手拿著花束的法國女孩說話。

「你是不是感冒了，威里姆先生？要不然你怎麼會沒聞到花香呢？」

威里姆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是機械人，因此我不像人一樣會生病的。」

「不會生病，那算是太棒了。」女孩子叫了起來，「哇！你一定可以吃不少的酒餡巧克力。你喜不喜歡酒餡巧克力？」

「我不能吃東西。」

小女孩睜大了眼睛，說：「哇！好可憐哦！花香聞不到，酒餡的巧克力也不能吃呢！那你不會感到肚子餓和喉嚨乾燥嗎？」

「我沒有這種感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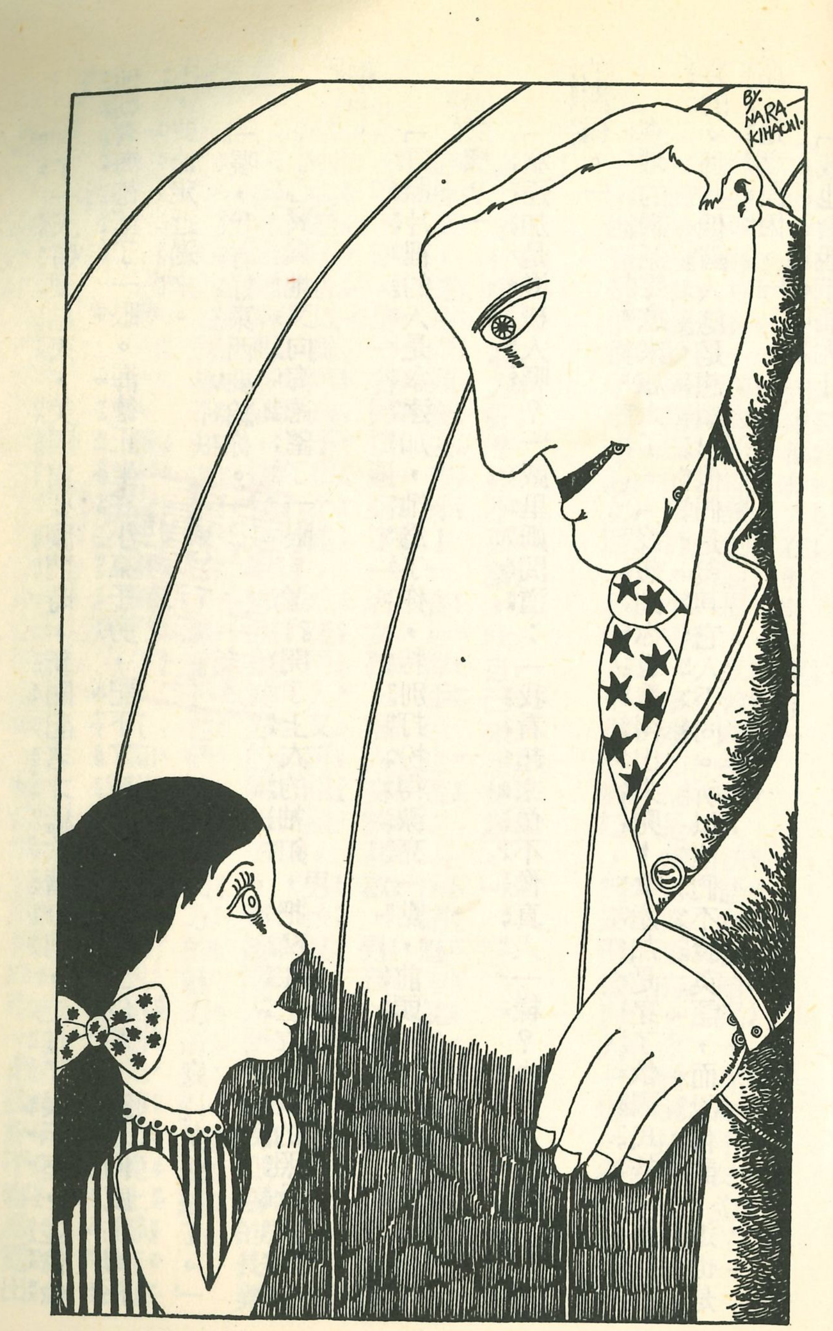
「那你能咬東西？」

「不錯，我能咬東西。」

「那你感覺得出你的心臟的跳聲嗎？」

威里姆擡起頭望著窗外。窗外的一棵樹稍上正散出了陽光。樹葉在風的吹拂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威里姆像是在跟樹木說話似的：「我沒有心臟。」

小女孩嚇得怔怔地望著威里姆，兩眼洋溢著淚水。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她轉過身，靠在她母親旁咽泣起來。



到了一天將要結束，美國館要關門時，新聞記者才猛吹著口哨，走進了展示室。並偷偷地朝著海德望了一眼。海德正坐在小桌子旁，記下了威里姆今天發生的事。查理向威里姆招手，要他走近過來。

「喂，我有好東西要給你。」

他小心翼翼地又向海德望了一眼，並打開了上衣的袖釦，把藏在上衣裡頭的照片給威里姆看。

「這照片裡的人是拿達加，她為了你，特別打扮得漂亮一點，前頭的這位先生不准他來。怎麼樣？」

「拿達加是機械人嗎？」威里姆問道：「我看起來像不像真人一樣？也許她是換了衣服的關係。」

查理的講話聲愈來愈大了，「沒想到你也看得出來呢！拿達加是穿了俄國民族的傳統服裝的。那些俄國人總是想顯出他們是與其它人不同。所以他們不說英語，而說俄語，這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我也會說俄語呢！」

「這有什麼稀奇，到處都有人在教語文呢！」

「我的頭腦裡有一種國語翻譯的裝置。我會講德語、法語和俄語呢。你知不知道？」

「我倒是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不過，拿達加也是會講英語的。你們倒是可以好好地交談一下，她真是個很了不起的女性。我個人是很喜歡她，她長得像真人一樣，很具有女性魅力呢！」

「魅力？什麼叫魅力呀？你不要講，我自己來想想看。」

「這種事，還用得頭腦去想呀！」查理揮手示止道：「所謂魅力就是兩個年輕的男女互相注意，不，不，是一名男孩遇到了一名女孩，兩人交談甚歡，男孩以為他喜歡上那名女孩子，那名女孩子也以為男孩子很不錯，然後兩人又再相遇，男孩侃侃說出自己生平的事，女孩若能默默地聽完兩個鐘頭，這便是兩人互相魅力的開始了。然後兩人便開始找公園的長凳說話了。要是兩人談得都不知道下雨了，那便是他們互相被對方的魅力所吸引的證據了。」

「對不起，查理先生。我們就快要關門了，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兒每天晚上都有守夜的人？」

查理立刻就明白了威里姆的意思。他眯著眼睛，壓低聲音吹著口哨。然後好不容易露出

個笑容說：「你一定想跟拿達加見面說話的。我會儘我所能幫助你。不過，我是有一個要求，那就是爲了頭條新聞，你也要帶我去，就只帶我一起去。你跟拿達加所說的話，就只能告訴我一個人，別人都不得提起。好不好？」

「沒問題。」

「我相信我這則頭條新聞，一定可以轟動整個世界。我還真希望能發表威里姆和拿達加文定的頭條新聞哩。不過，我還不知道你們這兒有什麼防盜設備呢！」

查理轉而對海德說道：「嗨！我是芝加哥日報的查理記者。我發表過一篇訪問你的新聞。你看過的？你的照片佔了整個篇幅哩！不過，我現在還有兩、三點不明白地方想請教你。我們都是爲國家好，因此，我想瞭解一下會不會有人危害到威里姆。」

海德有點訝異地望著查理，然後恍然大悟地說道：「嗨！查理先生，很高興又看到你。我是聽到你的聲音，可是却逕顧寫著威里姆日記。渾然忘我了。哦！對了，你這個問題嘛，我們可以先從館的內部談起。這個館的出入口安裝有警報機，三、四里外的動靜都可聽得清清楚楚。此外，屋頂上有紅光可向四面探測。」

「哇！這可真安全無虞了，那麼窗戶呢？」

海德領著查理來到窗戶旁，檢視著大玻璃，信心十足的說：「這是特殊的防彈玻璃做的。用鐵槌敲打都不會壞的。不過，一旦出了什麼緊急情況，却可以輕易地把玻璃取下來的。要是按下了玻璃右側旁的這個鈕，便可使玻璃整塊都陷入地面下的。」

「真的！這樣子一來，全國的讀者都可安心了。」查理說著，手裡才開始拿出原子筆要記載下來，「蘇聯也同樣要保護他們的拿達加。你曾聽到過他們是怎麼保護的嗎？海德先生。」

「我聽說蘇聯在蘇俄館的門口按裝硒光的電源。這種光看不見，而一旦有人侵入，便會鈴聲大作。不過，我聽說他們的窗戶和一般的木窗沒有兩樣，頂多是加個栓而已。」海德說到這兒，忍不住地笑了起來，「難道你想誘拐拿達加，查理先生。」

查理一直在玩弄著手中的原子筆說道：「這怎麼會，我怎麼看也不會是誘拐著。」

「啊！必需叫威里姆休息一下。」海德說道：「他今天跟觀光客談得也夠累了，威里姆先生，到這兒來休息一下吧！」

「你現在不要把我的電源給切斷了。我還有事情要思考一番。」

「你最好聽我的話，」海德顯得很不高興，「我今天一連十個小時都守在你身旁，真是

又餓又累。再說我又不是機械人。」

「不要，我要休息。你工作了十小時，我也是工作了十小時，我應該跟你一樣享有同等自由的權利。再說，我是工作不拿薪水，而你卻有薪水可拿。」

查理是忍不住地笑了出來，海德先生心情卻愈發惡劣，他說道：「你最好少跟我講這些無聊的廢話，而且不管你愛不愛聽，你最好還是乖乖的聽我的話。」

「你要是把電源關掉，你一定會後悔的。海德先生。」

海德險險地笑了起來：「像你這種機械人，又能做出什麼花樣來。少說傻話了，乖乖到這兒來吧！」

「好！我今天是依了你。不過，明天我罷工。閉口絕不跟別人說話。甚至是你說好說歹，我也絕不會說出半句話來的。」

海德嚇得呆望著查理，查理自己也嚇了一大跳。

「你聽見了沒有，他說他想罷工，是想嚇唬我呢！這是他第二次反抗我的命令。有一次是有一名俄國的記者在從中搞鬼。我跟他說也說不清我們美國人和俄國人對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這一次搞不好也是俄國派來的間諜在搞鬼。」

海德再度問威里姆：「這不是你自己的想法，是有人教你的。」

「不錯，」威里姆答道：「教我的就是你，你曾教我說美國的工人為了提出他們的要求，是有罷工的權利。」

海德被問得張口結舌，像是被人毆打似的，一直揉搓著右頰。

「嗯，我的確是這麼說過。只不過，這件法律並不適合你，你是工人，至少你不是法律上所說的勞動者。」

查理愈發感到興緻十足。「機械人是不是有罷工權，你在美國是爭不出結果，海德先生。我們以五十元打賭，你結合全美的律師，呈請最高的法院，交付議會，共和黨會反對……結果連大總統也難取捨……。」

「好了，好了，」海德憤怒地叫了起來，「你使我思慮紛紛，這個問題我來解決即可。我是這兒的總負責人，我要求你替我出個主意。」

「好！我替你出個主意！」查理想著就笑了起來，「你就給他一個晚上的自由吧！」

「放屁！沒有人跟他在一起，他就跟癡呆差不多，就跟善惡不分的小孩子一樣。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要求成人的公民權。」海德得意洋洋地望著查理道：「怎麼了，你的想報導獨家

新聞的夢，像泡沫一樣碎了。你可以寫海德取捨不下機械人是否可罷工，並讓全美的律師都去感到頭疼吧。好了，威里姆先生，你聽到我的話了，向查理先生說聲晚安吧！」

人類有未來？

這位年長的日本人，推開了擁擠的人潮來到了拿達加的跟前，並且恭恭敬敬的鞠了三次躬禮。然後顫抖地展開了用英文寫的信，矯正了眼鏡一下，聲音時高時低地讀了起來。

「我是個日本的商人，叫做濱井正吾。我年輕的時候，由於一直感到自己說不好英文，便認為自己的記憶力也差，因此妳要原諒這封英文信寫得如此糟糕。

一九四五年，我的獨子新造和我的媳婦死於原子彈的轟炸中，自那時候，我便負起了照料孫子健二的責任。健二現在二十幾歲，是一名大學生。教授們都讚許他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並說健二應終生致力於放射線的研究。健二認為廣島和長崎毀於原子彈轟炸的事例是不能再有的。他很擔心，因為美國和俄國不停的在做新的核子試爆，使得大氣普受污染。健二說要是爆發了新的戰爭，原子彈一定會被使用的。他說的話是真的，我就是瞭解這一點，才會千里迢迢從日本來到這兒的。



健二說戰爭一爆發，說不定會使用到氫彈，氫彈一個足可把一座城市燬成平地，二十個氫彈便可殲滅一個大陸的所有生命。我是不會關心自己的生死如何，不過，我可不想要我的孫子健二死於非命。我這個問題，你能回答我吧？妳有一副電子頭腦，我相信你會給我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所以我才來到了這兒。」

老人說到這兒，擡起頭望著拿達加，他注意到拿達加站在籠子裡一動也不動的，老人乃轉身對身旁的一位年輕的印度人說：「我千里迢迢的來到這兒，看來還是白跑了一趟。今後我要在憂心忡忡的心情下過活了。」

老人說完就要離去，拿達加走向籠子前頭來，說道：「你請等一下，濱井先生。我很明白你所讀的書信的意思。我是可以回答你的問題的。不過，由於你的問題太難回答了，我的電子頭腦又太過於緊張，所以便發生故障了，你不妨看看我的眼睛。假如我的眼光呆滯，就是我發生了故障，也就是電線短路了。請你對站在窗戶旁的這裡的總負責人說一下，你不妨到美國館去，向威里姆先生請教，我相信威里姆先生一定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不行！」濱井老人憂形於色地揮揮手道：「我一定要妳回答，我相信妳不會因這個問題就故障的。」

「噓！不要多說，」拿達加說道：「我必需好好的想一下。要是我回答得好，對每一個人都會有俾益的。」

老人習慣地垂下了雙手，望著拿達加。不過，拿達加的眼光不再是呈現呆滯了。

一分過去了。每個在等候回答的人已鵲聲四起，有人在交頭接耳。老人旁邊的那名年輕的印度人，則無聊的在數著指頭。

濱井像是沒有注意到周圍的情形。他望著拿達加灼灼閃亮的眼光，連想到鈈彈爆炸所發出的劇烈光芒以及在長崎上空騰起的巨大火柱。

原子彈爆炸時，老人和孫子健二遠在數公里外一位親戚的農莊中，因此得以避開了恐怖的火柱以及劇烈的光芒。不過，當時的農莊還是受到爆風的震撼，搖搖晃晃的。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只怕嚴重性更千百倍於往昔吧！

拿達加的電子頭腦似乎在思考這類的慘事會不會再發生。要是不會再發生這類事情，也應早點說出來才是。

老人的手指一直在顫抖著，很想立刻就離開，因爲他害怕拿達加說出來的不啻是在宣判他孫子死刑。

這時，拿達加說話了：「濱井先生，我的電子頭腦已有了你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爲人間所製造出來的世界，已經進化了數百萬年了，它不會受到人間的破壞的。沒有道理說世界一定會被毀滅的。我是從氫彈這件事想到人類世界可在氫彈的世界戰爭中倖存下的。而你所經歷的那件慘事是不會再發生的了。」

老人最初只是默默的站立著，然後是興奮得說不出話來，「你是說——我的子孫——可以活得好。——不會受原子彈的威脅了。新造、靜子——你們的死世算是有代價了……。」

然後，他怔怔地望著拿達加道：「我上了年紀，腦筋不管用了。所以不太瞭解你所說的話。怎麼說人類可以在氫彈的爆炸中倖存下來呢？」

「你該知道原子彈可以落於人口密集的地方吧？」拿達加說道。

「廢話！這種事誰都知道的。」

「那所有的美國人都知道吧？市民、軍士、將軍、政治家、總統呢？」

「不錯，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知道的。他們可以從廣島和長崎的照片和圖畫中看得出來的——。你的孫子應該聽過美國有關這類新聞的報導的。」

「那蘇聯人又是如何呢？」老人問到另一個問題，還是不忘記敬禮。

「你的國人若不是聾子，也不是眼盲，就應該是知道的。抱歉我說話太唐突，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你這麼說，並不算是失禮的。所以，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美俄的將軍和政治家，有沒有人企圖把氫彈投在我國的？」老人雖然並不坦言，不過他的語意包含有「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這麼做」。

「我瞭解你的意思，」拿達加說道：「我也不用再回答你什麼，因爲你自已想想，便可猜出答案來。」

「我年紀都不小了，你還跟我打啞謎。」老人嘟喃道：「我想不出來，妳一開始不是教我做合乎邏輯的思考嗎？不過，我還是不懂。爲什麼美蘇兩國的當局，彼此要以核子試爆來恫嚇對方。他們難道想不出相互恫嚇，就是在自我毀滅嗎？」

拿達加朝著天空望了好一會，然後說道：「像我這樣只做合理的思考的人，是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的。」

號外

海德還是照往常的每天早上七時三十分正，用鑰匙打開了美國館的館門。進了館門後，他照常的巡視了一下，以便確定沒有出任何事情。清潔工已把裡頭打掃過了，到處都顯得乾淨清潔。

威里姆的服飾已用刷子刷過了，鞋子也擦拭得光亮如新，只是領帶還有點皺紋，海德立刻就把領帶燙了一下。然後，他從抽屜裡拿出了威里姆的日記和鉛筆，記下了威里姆的狀況，便走到外面去。

館內的說明員一個也沒有來。照理說裡面的三個說明員和外頭的三名說明員，都應該到了才對。海德以為是遲到了，立刻就看了一下手錶，原來才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三十秒，然後他聽到了一陣陣的腳步聲，是他們來了。

他看到了說明員的領班，他叫歐尼爾。

「你早，館長。」歐尼爾上班來晚了，所以神情之間有點不好意思。

「你也早，歐先生。今日要偏勞你了。」海德說完，便回到館裡去，按下了威里姆的開關。威里姆的眼睛，倏即閃爍著亮晶晶的光芒。

「早安，威里姆先生。好吧！昨天晚上睡得舒服吧！」海德先生問道：「你怎麼不說話

呢？威里姆先生。你怎麼了，起床了呀！」

威里姆說好說歹就是不肯說一句話。海德立刻叫歐尼爾來。

「威里姆的樣子有些奇怪。我按了開關，他一點反應都沒有。立刻把這種事情向上級呈報。——哦，不，我自己就可以解決了。你叫所有的人都站在門口，不要讓觀光客進來，你就說威里姆正蒙衣索匹亞皇后的特別召見。」

「是！」歐尼爾應了一聲，轉身就要走，威里姆叫住了他。

「你不能撒謊，歐先生。你一定要對所有的觀光客說明真相才行。你就說威里姆先生今天罷工。你就說海德主任要是不還我自由，我就不說話，而且我要一動也不動。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照我的話說，有不懂的地方嗎？」

歐尼爾吃驚地回頭望著海德，不過，威里姆以手勢叫他迅快出去，他就急急忙忙的向外跑出去了。

「威里姆，你給我站好，開始辦事。喂！我的話你聽見沒有。我說什麼話，你就要聽，站起來。」海德氣呼呼地叱叫道。

可是，威里姆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橫下了心，一動也不動地坐著。

海德雖然忍受不了這口氣，可是他還是不得不裝得和顏悅色些，「喂！威里姆！仔細地想一想，不要使我爲難好不好。畢竟我是製造你的其中之一呀！爲了我，你就動一動走一走好嗎？好了！威里姆先生，就請你站起來，像往常一樣做應做的工作吧！」

威里姆還是一動也不動，像尊石像地坐著，兩眼怔怔地望著前面。

「威里姆先生，你是很乖的孩子。哦，不，很乖很乖的機械人。你的電子頭腦應該可以告訴你，你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我一切都是爲了你，所以我才不讓你隨隨便便的就跑到外面去。你在這兒會很安全，一旦外出一步，便會立刻遭到羣衆擠死的。我一定都是爲你著想，假如你今天願意跟往常一樣的工作，我願意在今天下班後給你一小時，在館內自由活動。」

威里姆還是堅持原意地回答道：「我要跟拿達加見面說話，要是你不允許，我還是要繼續罷工的。」

「你少做白日夢，你以爲我會同意嗎？而且，拿達加是被關在蘇聯館的籠子裡的，你想他們會眼睜睜地看著你來訪問他嗎？」海德說道。

「你不要把我當做三歲小孩，海德先生。目擊者都拍下了拿達加與人談話的照片。我也見過拿達加的照片。你到蘇聯那邊去問問我是不是可以去見拿達加。」

海德聽得汗毛直豎。「你看起來不會是忘恩負義的機械人，威里姆。我最後再忠告你站起來，像往常一樣立刻去跟大衆見面。」

「不要！」威里姆還是固執得不改初衷。

海德慌慌張張的到四下張望，似乎是想找隻可以猛敲威里姆頭部的鐵槌。可是，他看穿了，因此以平靜的口吻道：「好！好！我對你是無計可施。你逼我只好向上級報告你罷工的事了。上級就會向華盛頓那邊呈報。而不管後果如何，我都必需切斷你的電源。威里姆，我們美國館恐怕要暫停營業了。」

× × × ×

萬國博覽會特設的電信局，今天是人潮洶湧，這完全是爲了歐尼爾領班的緣故。因爲歐尼爾爲人很誠實，他對今天來看威里姆的人都這麼說：「機械人今天一早便在進行罷工，他要求行動的自由。」

因此，今天的電信局湧塞了要拍電報到本國的蘇聯、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瑞典以及其它各國的記者。由於大夥兒都想比他人早先把電報拍給本社。因此，電信局的秩序很是混亂。有的記者帽子歪了，有的袖子給扯斷了，有的相互鬥毆了起來。

美國的記者一心以為挑撥威里姆罷工的是俄國的記者。因此，便罵俄國人是煽動者，國際的縱火者，無政府主義者、破壞和平者。俄國的記者則反罵美國人是好戰主義、帝國主義、披羊皮的狼、資本主義者，能罵的都罵進去了。

芝加哥日報的查理記者，恰巧才佔了一具電話筒，錶面便碎了，鼻子也被碰得鼻青臉腫。不過，當他好不容易才與總社的總編輯接上了電話時，在外頭等候的二位加拿大記者，一位瑞士記者，四位義大利記者又開始打了起來，喧囂聲使得他不能打電話。所以查理便掛上了電話，衝出了人潮，走出了萬國博覽會，叫了一輛計程車，趕到總郵局去，並發出了下列的電報：

（號外）：我要獨家報導威里姆為了行動受制而進行罷工的真正內幕。而且是我把拿達加的照片給威里姆看的。威里姆要求見拿達加。海德館長不准。因此威里姆便進行罷工。我今天把威里姆罷工事對拿達加說了，我以後會報告詳情，我需錢。

二小時後，芝加哥日報的總編輯接到了這封電報。他馬上就擬定了以下的標題，並下令

發行百萬份的號外。

（號外）

威里姆與拿達加的羅曼史

威里姆不見伊面，便罷工，

以後恐會為伊人自殺殉情

在這個時候，查理記者從總郵局又回到了萬國博覽會的場所。美國館的四周已經是黑壓壓的人潮，不容易進去。蘇聯館一向是警衛不森嚴，容易混進去。他看見拿達加站在籠子裡，像是望穿秋水似地望著蘇聯館的出入口。

「早安，小姐，我又來了。你聽到了威里姆的事沒有？」查理沒有顧慮地說道。

拿達加用手指指在大廳裡頭正在商議著什麼的男人說道：「你講的聲音太大了。查理先生。那位最討厭你的白貝爾館長正與館裡的人員在做神秘商議。我是清清楚楚地聽到了他們



的談話了。我的耳朵不管是多麼細微的聲音也都能聽得清清楚楚的。」

查理像個小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了起來：「哇！好棒呢！喂！拿達加！妳告訴我他們在商議什麼，我保證不會說出去。」

拿達加走到鐵籠的最前面來，說：「你是我的朋友，查理先生。我把話原原本本的告訴你，白貝爾正在商議利用威里姆罷工的事來廣為宣傳。他說連做為機械人的威里姆都要抗議自己被奴隸，可見得美國的勞動者一定是受到更深一層的壓制。」

「簡直是無中生有嘛！」查理說著。把臉俟近鐵籠前來，輕輕地說道：「你知不知道威里姆為什麼要罷工，他是為了妳呀，可憐的孩子。他真的是為了妳。我曾和他秘密談話過，他很欣賞妳的照片，並且很希望和你作個朋友。可是他的監護人說不行。因此，威里姆便拜託我給他想個辦法。只是這個問題算是困難重重。你跟威里姆都是受到別人的監禁，一到了晚上就要被關掉電源。」

「威里姆的罷工有沒有效果呀？」拿達加問道。

「你也希望他罷工有效呀？」查理輕輕地笑了起來，「我很瞭解妳的心情。他這個人很不錯，又很穩重——美國那邊到了最後說不定會允准了威里姆的要求。可是，蘇聯自始至終

也不會答應你跟他見面的。」

「為什麼美國人到了最後會答應了他的要求呢？查理先生。」

「這個嘛！第一，威里姆是美國館最令人矚目的東西。第二、威里姆這個人軟硬都不吃，你又不能把他分解，再另造個機械人。妳還不是跟他一樣。」

「謝謝你，查理先生。我也要進行罷工，以便與威里姆遙相呼應，並一直到他們答應我與威里姆見面說話為止。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我現在就要對白貝爾說我要進行罷工。你要是呆在一旁，他會懷疑是你挑唆我罷工的。」

查理聽得有點目瞪口呆，後來才很欣然的低語道：「拿達加，這將是本世紀最大的號外。我搶先得到這個消息，就不怕不被選為芝加哥市的榮譽市民。紐約的市民會夾道歡迎我，大總統也會對我刮目相看。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會引起政治風暴。（拿達加誓言支持威里姆的罷工）！說不定蘇聯和美國明天也將握手言歡。再見，可愛的孩子，我要……。」查理才跑了出去，便急急忙忙又跑了回來，「加油呵！小姐！可千萬別洩氣啊！因為勝利就操在妳的手中。好了，拜拜！」

會面成功

夜晚十一時，從莫斯科駛到了一架專機。由巨大的飛機裡下來的是莫斯科的五位委員，專為處理拿達加的罷工之事而來的。白貝爾去迎接他們，並迎進蘇聯的大使館。諾波可夫立刻就開口問道：「為了要更詳盡地瞭解拿達加罷工的事情，我們先來談談威里姆罷工的事情。威里姆的罷工是美方故意設計好的圈套，還是威里姆自己要罷工的？」

白貝爾對著這五位委員回答道：「我想這不會是美方故意設計好的圈套，他們同樣也為了罷工的事傷腦筋的。」

「同志，『你想』就是表示你對這件事不十分清楚呀？」有一位委員這麼問道。

白貝爾有點躊躇地說道：「其實我們的記者有跟威里姆談及……。」

諾波可夫笑呵呵地揮手示止道：「我明白了，同志。這位記者一定是向威里姆道及我國勞動者光輝的未來。因此威里姆表示羨慕，說蘇聯才是勞動者的天堂。威里姆的罷工證明了他也是冀求自由和和平。我們應該在館內設宴款待他，這樣子問題便解決了。你立刻將這件事轉知美方的人知道。」

「對不起，同志，你忘了最重要的事了。——我們的拿達加也在進行罷工呀！」白貝爾瑟嚅地提醒道。

諾波可夫咳嗽了一聲，環視著四位委員會說：「嗯，不錯，拿達加的確也在跟著罷工，這是個大問題。我國是把罷工想做犯法的。不過，拿達加為什麼要罷工呢？」

「這是因為我不准她跟威里姆說話。」白貝爾說。

「哦！這件事該怪你處理不當。不過，我也是不得不讚揚你。因為這件事無異是說明了我國的市民是不能藉罷工來爭取權利的，而我們也將免不了受外界的責難。拿達加這麼做也是沒有錯。她是為了聲援威里姆爭自由才這麼做的。她是個英雄，一旦她回到本國，我要建議政府頒授給她勳章。」

× × × ×

華盛頓的國務院有三位政治專家已經連續進行了四個小時的秘密會議。這三人，史密頓、斯德賓、魏德尼是來排解威里姆事件的，可是他們卻爭論得面紅耳赤。

他們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威里姆要求見拿達加是不是蘇聯的間諜挑唆的。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蘇聯的企圖何在。拿達加會策謀威里姆投靠蘇聯嗎？要是威里姆成了蘇聯的朋友

，美國是做對威里姆有利的聲明呢？還是說威里姆本是俄國間諜，把他驅除出境。

三位政治專家漸漸地就達到了一致的結論。他們認為蘇聯是刻意要把拿達加的對手威里姆趕出萬國博覽會。這樣子，拿達加便可獨霸萬國博覽會。

可是，他們又經過了一番的檢討後，又發現上述的結論也不可能。蘇聯人為了對抗美國的威里姆，所以造出了拿達加，他們是為了昭示全世界在蘇俄裡，女性是不遜鬚眉的。要是威里姆不再在萬國博覽會裡出現，拿達加便沒有了可以比較的東西，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了。

三人接著又考慮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聯會不會允許威里姆來探望拿達加。

談了一小時，還是歸納不出什麼答案來。他們就走進了國務院附設的冰菓室，叫了三杯綜合菓汁。在這當兒，這兒正巧有一位叫芭茜的年輕女侍，她的頭髮和拿達加一樣都是麥黃色的。在雜誌上看過幾次拿達加照片的史密頓，發覺她和拿達加長得一模一樣，不覺得叫出聲來。

「嗨！芭茜。你對威里姆和拿達加罷工的事有什麼意見。你一定也知道了這件事吧！」

「嗯！隨便那一份報紙都有報導這件事的。你說是國家機密或者是什麼都好，反正這個

問題很簡單。他們是由於不能面對面說話，所以才會罷工。又因爲他是機械人，既不能打罵、又不能關入牢籠裡。蘇聯那邊就是因爲知道了這個道理，所以才說讓他們見面也好。我們爲什麼不也這麼做呢！」

「這是我國的民意呀！」芭茜話才說來，史密頓想了一下說道：「不錯，我們若痛痛快快的答應讓威里姆跟拿達加見面，蘇聯那邊一定緊張得不得了。這樣我們便算是打贏了這一回合。」

× × × ×

兩位機械人罷工獲得圓滿解決的消息，使得所有參觀萬國博覽會的人們都歡欣鼓舞了起來。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威里姆和拿達加究竟是要在那個地方見面，美蘇兩國的意見就不一樣了。蘇聯是建議在蘇聯館會面，美國是建議在美國館見面，兩個政府互不遜讓。兩方不停的討論，終於決定在兩館之間劃定半徑十公尺的圖形區域，列爲禁區，讓機械人在那兒見面。

會面時最先演奏那一國的國歌，美蘇兩國又起了劇烈的爭執。最後才決定兩國的國歌同



時演奏。這樣子一來，也同時決定了拿達加和威里姆會見的程序。

首先是讓兩國的貴賓進入來賓席，然後兩國各派一名代表每三分鐘互相溝通意見。這時，在演奏兩國的國歌聲中，機械人同時走進用白線劃著的圓形禁區中，並開始交談。

蘇聯也是要規定兩方機械人互相談話的內容，而美方卻只關心機械人的問題，譬如「你們對你們的自動裝置很滿意嗎？」、「你們的目鏡的焦點距離有多大？」

「不行，這樣子是太過分了。像這樣子的談話我國是不會批准的。而且這樣子一來不是洩露了我們製做上的機密嗎？」蘇聯代表提出抗議。

「那你說要讓他們談什麼的好，談天氣總可以吧。不過你要瞭解我們是要讓威里姆有完完全全的言論上的自由。我們同意命令威里姆不談及政治上的敏感問題。我想這件問題就需要我們雙方各提出有利的保證。」美方的代表說道。

蘇聯的代表似乎有點猶豫不決，到了最後，還是接納了美方的這項建議。

× × × ×

集在一旁參觀的人，遠超過了估計中的人數。新聞、廣播的攝影記者，爲了搶先佔據好的地點，互相爭吵了起來。有的記者乾脆就爬到附近展覽館的屋頂上去，有人就租了直昇機

在現場上空轉來轉去的飛著。

二條通往兩位機械人會見場所的通路，由警察大隊嚴格地封鎖了起來。

兩國的代表雖然每三分鐘要溝通意見，可是被低空飛行的直昇機的螺旋槳聲所干擾，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說話，只能從對方的嘴唇一閉一合的來瞭解意思。

最後，兩方的樂隊聲響大作，並同時吹奏起兩國的國歌。然後在一陣驟然四起的歡呼聲中，拿達加從左側進入了禁區，而威里姆則從右側進入了禁區。

拿達加用花紋狀的頭巾繫在頭部上，包住了髮辮。穿著有繡花的白上衣和有花邊的裙子，腳上穿著紅色的長統鞋，看起來就像是穿著傳統服裝的美麗的俄國姑娘。

拿達加就像是熱情洋溢的年輕姑娘，一路蹦蹦跳跳的進入禁區，並向著對面走近過來的威里姆伸出右手。黑壓壓的羣衆又再度歡呼了起來，原來他們看到拿達加的右手中拿著一束花。

在講臺上的美國人都感動得彼此互望著。也有的美國人對著隔鄰的俄國人連連地說聲謝謝。對方雖然不懂得什麼意思，可是他們也用起手勢來打招呼。

威里姆伸出兩手接下了拿達加的花束，然後把象徵兩人友情的花束舉起來，高高地揮舞

著。看到了這種情形的美國人和俄國人都興奮地擁抱了起來，並彼此說些象徵友好和平的話。

直昇機的螺旋槳聲愈來愈大了，全場的攝影記者相繼按了快門，一時鎂光閃閃。羣衆再度歡呼聲鵲起。在這時威里姆和拿達加在禁區中央開始攀談起來，他們的話都聽不到的。

「拿達加，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機械人。妳看起來要比照片上的妳要漂亮得多了。」威里姆用俄語恭維道。

「假如我是個真人的話，我一定感到非常高興的。只可惜你和我都是不能帶有感情的。不過，我知道你特意要使我高興的。這兒人是太多了，嘈雜聲都快使我耳聾了。我在館裡又是太靜了。我們不能到那邊去嗎？」拿達加用英語愼重的說道。

威里姆的眼睍閃爍著光輝，「這有什麼不能，世界上就僅有我們兩個是機械人。來吧！你緊緊抓住我的手。我們離開這兒，我死也不願再回到館裡去了。」

拿達加躊躇了一陣子：「那些人不會同意的，他們認爲我們是國家的財產。」

「可是，我們什麼也不是。再說這兒又是個中立國。我們應該可以向這兒的政府當局請求庇護的。好了，我們走吧！」

「等一下，你不要忘了美國和蘇俄都是世界的強國。這兒的政府當局不敢招惹美俄兩國，他們決不敢庇護我們的。我們還是留在這兒的好。人類不是我們兩個人所能夠招惹的，我們是勢單力孤。」

威里姆的神情黯淡了下來：「你說得對，拿達加。我們兩人都是人類的囚犯。像這種時候，人們一定在想『好可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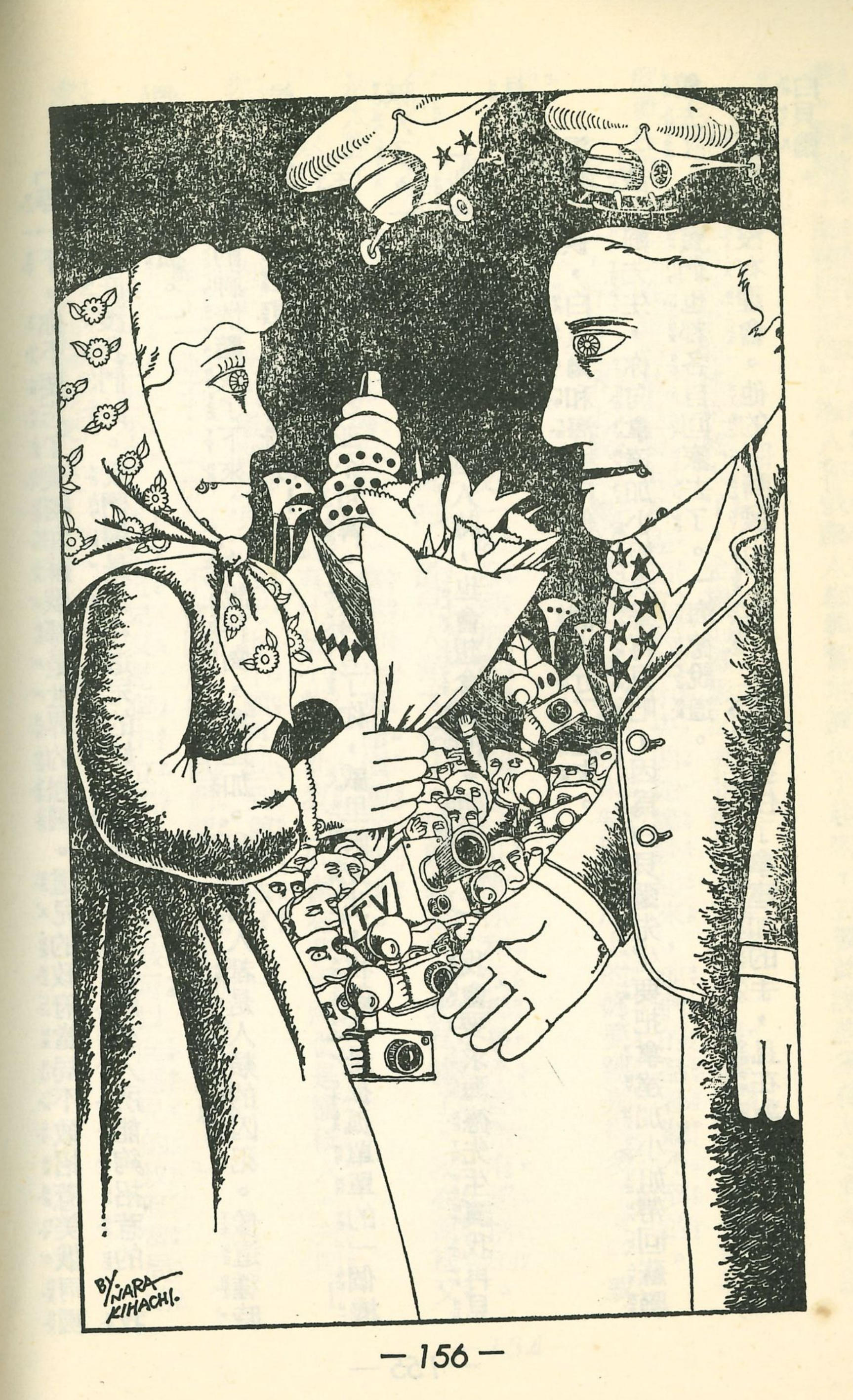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倒覺得我並不可憐。因爲有了你，威里姆先生，我就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機械人了。」

「我今後甚至是私下一個人時，也會想念妳的。明天早上，我會要求海德先生讓我再見見你。」

這個時候，白貝爾和海德向他們兩個走近了過來。

「威里姆先生，你向拿達加小姐說聲再見吧！因爲白貝爾先生要把拿達加小姐帶回蘇聯館去了。來賓們也都各自回家去了。」海德說道。

威里姆沒有理會。他的眼睛發出了怒火，瞪著抓住了拿達加的手，且在對拿達加說話的白貝爾。



「好了，話也說完了，拿達加。妳也看見了數仟名圍觀的羣衆了。威里姆也要離開了，你們彼此也談得很盡興了吧！」

「喂，你給我離拿達加遠點，我不准你强迫她。拿達加自己能走。」威里姆對著白貝爾吼叫道。

「再見，威里姆先生，不要忘記了。」拿達加用著只有她和威里姆聽得懂的德語說著，然後和白貝爾一道離開了。

恢復自由

翌日早上的七時三十分，白貝爾悶悶不樂的在蘇聯館裡來來回回的踱著。每次走過站在背後籠子裡的拿達加的身旁時，他就用憤怒的眼神望著拿達加。他終於忍不住氣，站在拿達加的面前說道：「你不要那麼執迷不悟，報告表是一定要寫的。我一定要向上級報告妳跟威里姆談了什麼話。而且，拿達加，不管怎麼說，妳總是蘇聯人。雖說妳是個機械人，可是妳是蘇俄的科學家製造出來的，妳對祖國是負責有相當重大的任務的。威里姆也是一樣，他一定是把和妳所說的話一句不漏地向上級報告了。」

拿達加慢慢地轉過頭，向後望著白貝爾，說：「你說威里姆先生把我跟他之間的談話都說出來了？」

「這還用得著說，他當然非說出來不可。」

拿達加逕逼到白貝爾面前說道：「是誰對你這麼說的？」

其實白貝爾並不是聽人家說的，他只是自己這麼以為而已。他想及一件事情，便又住了嘴。他像是不願造謠中傷地說道：「我不知道這件事該不該對妳說。他跟妳跟我都是好朋友了。而且他是由妳的口中大概知道了詳情才說出來的。這妳滿意了吧！威里姆是被命令把他和妳所說的話說出來的。他的罷工是在扮演一幕劇，以獲得妳的信任，其實是為了要套取妳的情報的。美方一定是知道了妳構造上的秘密了。我們若是早一點知道他們的企圖，便可以提醒妳注意了。……我說我要寫一份報告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妳就算是幫我的忙，把妳和威里姆所說的話都說出來吧！拿達加。」

「你全是鬼話連篇，威里姆不會利用我來套出情報的。他果真是為了套取情報，我對於我身體的構造一無所知，我又能告訴他什麼呢？其實我跟他的談話全都不關這一回事的。」拿達加說道。

「哦！那他一定是問妳政治方面的問題了，」白貝爾驚異得叫了起來，「他一定騙妳說美國的工人比蘇聯的工人過得更富裕的生活了。是不是這樣子，拿達加。說不出來了，真是這樣嗎？給我從實招來。」

「也不是。」

「那你們究竟是講了些什麼？妳既然不說，我只好在報告表上寫說是威里姆要把妳騙回美國，去為美國做宣傳等等了。」

「一派胡言，報告表上是不能亂塗亂寫的。」

白貝爾焦慮地聳聳肩，說：「我也只好亂塗亂寫了。反正上級命令我撰寫報告書，我總必需寫一點才行。而且我是妳的監護人。我只要加油添醋，多少也可使威里姆難堪。」

「不行，不行。你不能使威里姆受到任何的責難，他是我的朋友。」

「啊啊！原來妳早和他交起朋友來了。」白貝爾生氣地叫了起來，「拿達加，我可要提醒妳，美國人都是笑裡藏刀的。他們把威里姆訓練得口才伶俐，讓妳打從心裡喜歡他，他一定還說你們兩個人在一起的話，不知道有多好呢？」

「你怎麼會知道的？你是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了？」

白貝爾正中下懷，暗暗竊喜：「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我知道威里姆爲什麼一定要罷工。因此我也知道他爲了欺騙妳，一定會不擇手段。首先他會藉故與妳交朋友，這一步他是成功了。其次他便要欺騙妳，兩個人相偕逃到某個地方去。這一點他是失敗了，以後有機會他還是會這麼做的。」

「你說得很對。威里姆正是要跟我一道逃走的。不過，我阻止了他。」

「事情就是這樣呀！我好不容易才都明白了，拿達加。假使妳果真給他騙走的話，會怎麼樣呢？那就是美國天大地大的勝利了。他們一定會說：『拿達加不願回到蘇聯了，甚至連蘇聯的機械人都來要求西方的保護了。』」白貝爾說到這兒便停頓了下來，似乎要給拿達加思考的機會，然後假正經地說：「我知道妳聽了這些話，一定會難過至極。可是美國人就是這麼陰險、無情的人。假如妳真的投奔了美國，他們把妳利用完了就會把妳遺棄了。那威里姆就像小孩子不喜歡老是玩同一個玩具一樣，早就忘掉妳了。」

白貝爾機警地望著拿達加，他知道他的話已經發生了效果。

拿達加的臉上，真的流露出憂戚的神情嗎？不，或者是拿達加自已想到做了多麼愚蠢的事嗎？她的本身是不會有什麼感情的。對拿達加來說，「愛」、「悲」、「苦」和「失意」

全都是一樣的。

可是，看拿達加的神情，好像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莫非是拿達加想得太多，電子頭腦受不了。

白貝爾很擔心地拍拍拿達加的肩膀，說道：「怎麼了，拿達加。是那個地方不舒服了。」

拿達加不動也不答。白貝爾越發的擔心了，他望著拿達加的眼睛，發覺她的眼睛還是和往常一樣的明亮。他輕輕地搖著拿達加，不安地說道：「喂，說話呀！拿達加！你在想什麼呀！要是妳說話的設備壞了，你就抓住我的手讓我知道。」

拿達加雙手下垂，無力的話道：「你總是想得比我多、比我清楚。我看的聽的也實在是太多了。請你把我的開關關掉，永遠地關掉。假如你把我當做朋友，就請你答應我這個唯一的要求。」

「妳到底在說什麼呀？」白貝爾嘟噥著道：「我只有在妳故障的時候，才能關掉妳的電源開關，妳要是有那個地方不舒服，妳就用手指出來。」

「我要是人的話，我會用手指著心臟。只不過我是個機械人，我只能用手指著前額，前

額的內部壞了。」拿達加慢條斯理的回答。

「不會吧！不可能的。你不是能說、能看、能聽、能想嗎？妳到底是那個地方不對勁呢？」白貝爾說。

「是我不想活了？你明白了吧！我不要再當機械人拿達加了。我也不要再想威里姆的事了。請你把我的開關關掉吧！你是人，你應當有感情，你不認為我可憐嗎？」

「我當然是認為妳可憐，我是認為妳很可憐的。拿達加。不過，妳不要說要永久切斷開關好不好？

我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我說妳是不是出了故障，可是我查了查，覺得妳並沒有不對勁的地方。好了，好了！拿達加，妳還有一件份內的工作待做。就算是為我做好了。我剛才也許是錯了。我不說威里姆的事就好了，說不定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把妳的思考裝置弄亂的。不過，我說威里姆果真誘妳一起逃亡，並不真是有人在幕後主使，妳放寬心吧！」

「沒有人在幕後指使？」拿達加說著，怔怔地望著白貝爾，「原來為了這樣，你才一直在跟我鬼話連篇，你說是不是？我明白了。」

白貝爾被詰問的不知如何是好。「不要管我是不是在胡扯，反正還不是都一樣嗎？拿達

。我也是為了瞭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才設計騙妳的。我是非寫報告表不可的呀。所以，我必需要妳協助。沒想到妳拒絕了。因此，為了讓妳說出事情的真相，我才說出一切，看看會不會跟我預料中一樣。」

「你是有感情的人，却要欺騙我這樣的機械人。你所說的可憐我、同情我都是廢話嗎？你不認為是你這一套謊言，破壞了我敏感的思考裝置嗎？你說你是我的服友，你又怎麼可以對朋友做出這種事來呢？你寫報告表，却一心一意要巴結你的上司。你雖然是個數一數二的科學家，可是你在上司面前，却卑躬曲膝。他們要你製造原子彈，你明知道製造原子彈會殺害許多無辜的民衆，而你仍然不發一言地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去做。」

年老的科學家白貝爾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他還抱著兩手，凝望著天空，然後說道：「你要求的事，請你今後絕口不提，拿達加。現在已經是八點多了，觀光客也都陸續的進來了。妳所說的話要是讓他們聽到的話，一時之間就會有風言風語，這樣子一來對你我都不好。我這一切就是為了盡我的本份而已。我的本份就是寫出報告表。不過，我今後要跟妳做個真誠的朋友，因此我只寫拿達加和威里姆以及在旁觀的羣衆的神情。

「你不是又在欺騙我吧！假如你又再鬼話連篇，我會召集所有的觀衆揭穿你的謊言。我

會要他們瞭解所有事情的真相。不，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跟威里姆這兩個機械人，彼此是以純友情交往的。威里姆現在不在這兒，不過我還是想念著他。我相信他也在想念著我。我們之間已經超越了國境，也沒有東西方所謂的隔閡。我們的身體流的都是我們的血液電流。我們兩位所相連繫的是你們人類久已不再有的友情。」

拿達加最後的一句話，在大廳裡回響著。

白貝爾驚異地望著拿達加。拿達加最後的那句話似乎還在他的耳朵裡嗡嗡作響。

「我們所相連繫的是你們人類久已不再有的友情。」

白貝爾一面深深的回味著，一面走出了外面。館的出入口已聚集著許多人。

白貝爾望著天空，深深地做了個深呼吸。然後對立在一旁的部下說道：「卸下拿達加的籠子。小心地把籠子搬離這兒，不要再把拿達加當成囚犯了。」

白貝爾的部下被這個突來的命令嚇呆了，相顧地望著。不過，他們立刻便照命令去做了。

功在黨國

所有的報紙都用最醒目的標題，在第一版刊出這樣一則大新聞：

拿達加走出了牢籠，

蘇聯政府撤消了機械人的監獄！

這是國際性的行動！

是邁向永久和平的第一步！

全世界額手相慶！

蘇聯的大使館周圍聚集了數以仟計的羣衆，他們揮著許許多多的旗子，每個人的口中還不時大叫著：「謝謝你了，蘇聯。拿達加離開牢籠了，和平的天使！和平的天使可以離開牢籠了。」

蘇聯大使館的一間房子，斯巴可夫大使，兩位職員和白貝爾均圍坐在桌旁。

斯巴可夫焦躁地猛拍桌子，並且衝著白貝爾說道：「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如此獨斷獨行，招來了這麼可怕的後果。克里姆林宮的總書記還親自打電話過來，這種事如何是好。」

白貝爾凝視著大使的臉，平靜地說道：「我們不得不承認拿達加和威里姆是和平的天使。而且全世界的人也都是這麼想法的。」

「你不要這麼說，要不然會給法官列做不利於你的證據的。要是你運氣好，才不過是送進精神病院而已。反正不管怎麼樣，你自己打電話去跟總書記說去。」

斯巴可夫猛擦拭者額前的汗，望著壁爐架上的掛鐘和自己的手錶，然後向著兩位大使館說道：「我們是應該在這兒等待一時三十五分從克里姆林宮打來的電話，不過我却一直在擔心我無法向美方解釋淸楚我們爲什麼要撤消牢籠。我想他們一定會以爲這是我們消除東西方隔閡的第一步。假使他們真是這麼想的話，問題就嚴重了。」

「爲什麼？」有一位大使館的職員問道。

斯巴可夫嘆息了一聲，心懷憂慮的說道：「因爲這樣子一來，美國的軍械工廠便告關門，數以百萬計的人便要失業。購買力一減弱，銀行也要破產。失業、暴動便有革命，共產政權便產生了。可是……」

「好極了，這樣子一來不就是我們的勝利了？」一位大使館的職員叫了起來。

「不要高興的太早，我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們蘇聯的軍械工廠也會立刻關門，而專事於消費物質的生產。結果是蘇聯的生活水準急劇上升，而達到了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水準。這樣子一來，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生活水準，便跟現在的蘇聯一樣了。形勢便會完全

不同了。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就會這麼地叫起來：『打倒蘇聯！他們是共產陣營的敗類，極盡聲色之娛！』這樣子，他們會再重整軍備，而我們也會再重整軍備。」

斯巴可夫指著白貝爾的鼻子，吼叫道：「都是你，是你……。」

電話鈴響了。斯巴可夫拿起了聽筒，小心地說道：「是的，我是斯巴可夫。」然後他用手掩住聽筒，對大夥兒說道：「是總書記打來的。」接著，斯巴可夫凝耳傾聽，才講了半分鐘的話，便點頭致敬了五、六次。「再見。是，是！」

斯巴可夫突然對著大夥兒做鬼臉，然後按下了連接聽筒的錄音機開關。總書記的尖銳聲音便聽得清清楚楚了。

「斯巴可夫先生，大使館的周圍還有羣衆聚集著吧！好，電話打完後，你便立刻走到陽臺去，去跟他們打招呼。然後再叫製造拿達加的那位科學家，他的名字叫……」

「白貝爾。」

「嗯，不錯，是白貝爾。我想起來了。他真是很了不起的男子。不過，斯巴可夫先生，我們要頒授給他我國最高的榮譽列寧勳章。他撤消了拿達加的牢籠，使得我國也有愛好和平的美譽，而不讓美國專美於前了。我們現在還計劃在克里姆林宮的紅色廣場，舉行一次和平

大遊行。唉！講到那兒了，哦，對了，你到陽臺去跟他們打招呼時，要記得帶白貝爾一起去，還有拿達加……。」

白貝爾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對斯巴可夫說道：「你問一下，能不能叫威里姆一起去。」

斯巴可夫點點頭，就拿起聽筒道：「對了，白貝爾現在有一件事要求請示你……。」

「什麼，你說白貝爾現在也在呀！怎麼不早說呢？我要跟他說話。」

斯巴可夫再度有禮貌地點頭敬禮，然後把聽筒交給了白貝爾。

「白貝爾先生嗎？我現在真要大大地恭賀你呢。」接著錄音機傳出了俄國人傳統致賀的吻臉頰聲。

「我要代表黨中央委員會向你表示敬意。你回到莫斯科來時，我們要開個歡迎會，比我國歡迎第一位太空人蓋加林回來時的歡迎會更熱鬧數倍。你現在有什麼願望嗎？有沒有要黨中央為你做的。」

「是的，我是有一個願望的。我希望請黨中央允許拿達加可以隨時隨地與威里姆說話。由拿達加教示給我一件人間最寶貴的事情，所以我把她從牢籠裡放出來。該受獎勵的不是我，而是拿達加。」

「你說話太不經過考慮了。你最好再考慮一下。而且我們還沒有把機樹人視為英雄的先例。製造拿達加的是我國的科學家，而你是這些科學家的中心人物。歡迎會的事你就放心由我們負責好了。我現在已下令在紅色廣場興建一座你的銅像。高達三公尺，底都是大理石製的。至於拿達加和威里姆的事，好吧！我就同意了。這在政治上對我們也是有利的。拿達加還可誘導威里姆成為蘇聯的朋友。」

「威里姆和拿達加都有敏感的理解力，他們要是知道我們的企圖，他們之間的友情也會跟著完的。」白貝爾說道。

「那只是你個人看法而已。威里姆不管是純真不純真，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械人。拿達加只要拿出花花綠綠的鈔票給他看，他就會乖乖地跟著走了。你不相信！那你就慢慢地等著瞧吧，你會同意我的看法的。反正一切都依你了，現在我們對威里姆和拿達加也沒有什麼反對的理由。好了，就談到這兒，來日莫斯科再見。代我向拿達加問好。」

白貝爾說了聲再見，便掛上了電話。突然間大使館的所有人員全都聚集在他的四周，並大叫了起來：「白貝爾，萬歲！自由、和平、進步的導師，萬歲！」

計謀登月球

威里姆的監護人海德主任在美國大使館的辦公室，等候一封密碼電報的解讀。這封密碼電報是在三十分鐘前，由國務院打給海德的。

電報的內容說出了極為重大的事情：

經緊急會商的結果，國務院長官要求海德先生詢問威里姆以下兩個問題。

威里姆認為拿達加走出牢籠的真正理由是什麼。蘇聯的機械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威里姆認為要怎麼做才能使我們受到注意。

迅快以加急暗碼電報回答。

解讀電報的大使館員魏斯理把電報交給海德，俟海德讀完了後便說道：「不必去請教威里姆了。海德先生。我在解讀電報的同時，也想好了怎麼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魏斯理說得口沫橫飛，海德却沒有在注意聽。他明白威里姆是不會說出對拿達加不利的事來，因此，他拚命在思考要怎麼回答第一個問題。

「怎麼樣，高明吧！海德先生。」魏斯理說道。

「什麼，什麼高明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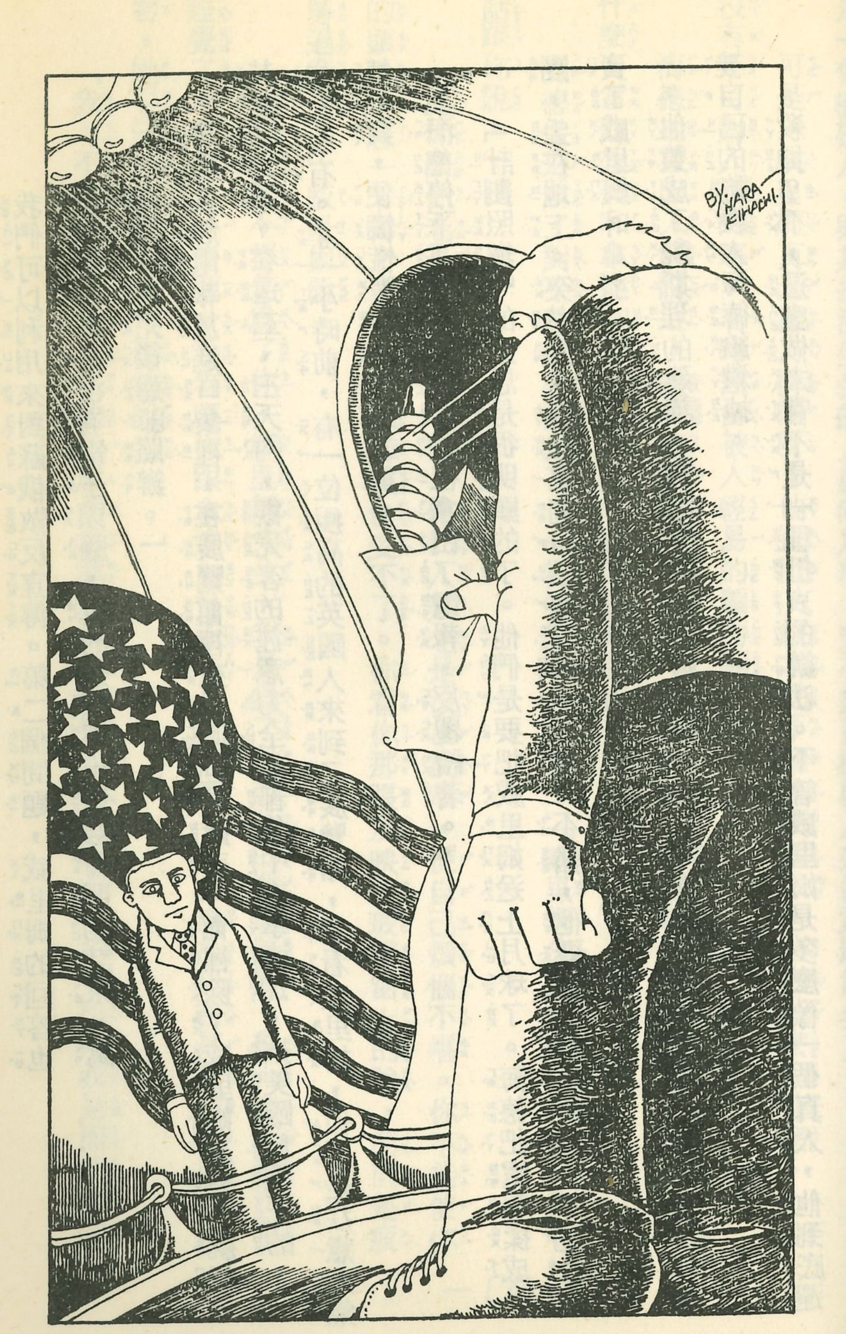
「就是我現在所說的話呀！你沒有聽清楚呀！好，我再說一遍好了。」魏斯理說著，便又開始說出他的意思。

「蘇聯所以要撤消牢籠，是因爲拿達加每次和觀光客說話，鼻子都要碰到牢籠的欄杆。這種事沒什麼好吃驚的，海德先生。我現在就回答第二個問題，你聽好。我認爲要壓抑拿達加的威風，便是叫威里姆做出拿達加所做不到的事情。譬如說在巴黎的艾爾菲鐵塔的塔頂叫威里姆倒立。你以爲如何呢？或者叫威里姆代替太空人駕駛火箭，奔向月球。」

海德怔怔地望著魏斯理，想了一下喃喃地道：「嗯，主意倒是頂不錯的。要是威里姆，說不定也會這麼說。不，他一定會這麼做的。尤其是我們若說是要拿達加對他有新的評價時，他一定也會照辦的。好，你立刻就照這樣通知給國務院。」

發出了這封密碼電報的二十四小時後，海德又收到了下列的回電。回電不再用密碼，而用明碼了。

「謝謝威里姆高明的計策。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真是高明、合理，



我們可以利用來對蘇俄做反宣傳。第二個問題，威里姆的回答也更高明。要是沒有電子頭腦，真的是想不出這樣高明的計策。萬國博覽會完後逕即照辦。」

海德收起電報放進口袋裡，在展覽館裡來來回回的踱著。館裡除了威里姆以外，就沒有其它的人了。在這二、三天內，觀光客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拿達加，來美國館觀光的，一個也沒有。才一小時前，有一位瘦高的英國人來到了展覽館，看看威里姆，似乎是注意到氣氛不對，便慌慌張張的走出去了。

海德停下了腳步，從口袋裡拿出了電報，反覆讀著。

「計劃照辦」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了。他們是要把威里姆送上月球了。海德把電報揉成一團，丟在地上。突然間，他注意到自己是兩面不討好。不錯，他要負擔全部的責任，是他出賣了威里姆。

他贊成了魏斯理的建議，卻討厭與威里姆再做討論。可憐的威里姆，他做夢也想不到會被自己的監護人海德給殺掉。

殺掉？不，這麼做未嘗不是一種折衷的辦法。不管威里姆是多麼像一個真人，他到底還

是一個機械人。與其把活生生的人射向月球，到不如要機械人來做實驗好多了。

可是，威里姆真是惹人憐愛呀！他正直，根本就不知怎麼騙人。他有什麼說什麼，心中沒有不可對人說的事。有時還會被人輕易的騙得團團轉。

海德站在出入口附近，透過玻璃窗望著窗外。沒有人問他在想什麼，也沒有人問他想做什麼。當他想到和拿達加見面的事時，他的眼睛露出喜悅的光芒。

海德像是做了對不起威里姆的事，心裡很煩躁地說著：「威里姆先生，到這兒來，我有話跟你說。」

「為什麼你老是要為我操心呢？你們人類老是沒事找事，使自己煩惱不堪。你不能使你的頭腦休息一下嗎？要不然你的神經會受不了。你看你那張反映在玻璃窗上的臉，簡直是疲勞過度了。」威里姆說。

「這一切還不都是為了你，威里姆先生。我是為了設計你的運動裝置，幾天幾夜都沒有睡覺了。你不是一直要求我答應你跟拿達加見面嗎？我答應了。拿達加現在是萬眾矚目的人物，她早已忘掉你了。」海德說道。

「我可不這麼想，你現在的意思是拿達加現在很受人們的歡迎，排不出與我見面的時間

。」

「嗯，這樣說也是有可能。不過，今天的報紙上說蘇聯隨時歡迎威里姆跟拿達加見面。」

「既然這樣，為什麼我說我要跟拿達加見面就遭到反對呢？是你反對，還是上級的命令？」

海德看著這個問題不好答，便改變了話題。

「威里姆先生，你就要坐火箭上月球了。我知道你會吃驚，不過，這是上級決定的，我怎麼也插不上手。」

「不必多說了，海德先生。我是不會介意的，我不會介意是因為我也有好法子。」

「是什麼呢？能不能告訴我。或者你要我猜？」海德的臉紅通通的。

「你不要花費腦筋了，海德先生，你是猜不到的。我要先跟拿達加說一下才能說出來。」

這時，門兒被推開了，歐尼爾說明員跑了進來。

「不得了，海德先生。蘇聯的機械人到這兒來了。她的後頭尾隨著一大堆的羣衆，她一

一定是要來攻擊我們了。」

「威里姆，你呆在這兒不要動。」海德叫著，便和歐尼爾快步走了。

與拿達加站在一起的是白貝爾。白貝爾看到了海德，伸開兩手向海德跑了過來，擁抱著海德，並用俄語唏哩嘩啦不知在說什麼。

「白貝爾和你像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嘛！」不知是誰在後面說道。

海德回過了頭，原來是威里姆。

「威里姆先生，我看到你也是跟他們一樣很高興的。你怎麼不早些來看我，我還對白貝爾說你會來看我的。我的心裡一直在想著你，所以我回答觀光客的話時都是牛頭不對馬嘴的。這件事讓新聞記者知道了，便去對白貝爾先生說，所以白貝爾先生便成全了我的願望。你說你為什麼都不來看我？威里姆先生。」拿達加說道。

「海德先生不許我去的。華盛頓當局為了瞭解蘇聯聲明的動機，叫我們不要輕舉妄動。」

「夠了，威里姆。我們所說的話，不要隨隨便便就說出來。你難道忘了你是美國人。」

海德叫了起來，可是新聞記者立刻搶新聞地把他團團圍起來，所以兩位機械人才得以再繼續

說話。

「拿達加，你現在是和平天使，獲得舉世的尊敬。妳所做的事，誰都不敢反對。」

「我做什麼好呢？威里姆先生。只要我能做的，我什麼都做。」

「那我告訴妳，現在美蘇兩國都在競爭誰先登上月球。而兩國還沒有和平和友好的條約。因此，現在的世界便一分為二，像是隨時隨地都會爆發戰爭，美蘇兩國都要搶先登上月球，但是他們不是為了要調查月球，而是為了把那兒當做軍事基地。他們現在都已做好了登陸月球的準備。因此，他們想到了我有用處，他們是要我坐在太空船，奔向月球的。我不想再回到地球，我也不想要使你成為孤單的一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拿達加的眼睛，像鑽石一樣閃爍著光輝。

「是，我明白的。你要我一同搭太空船到月球去。」拿達加像是夢囈似地用俄語說道。

白貝爾看到這種情形大吃一驚，他像是一頭守護愛兒似的猛獸，對威里姆咆哮了起來。

「滾蛋！你裝做是拿達加的朋友，你把她嚇成這個樣子。你對拿達加說了……」

白貝爾迅速地環視著羣衆，他看到了海德便大叫了起來，「你立刻把你的機械人給我帶回去，要不然我就把他給毀了。」

然後，他便扶著不情願走的拿達加，拉拉扯扯的走了。拿達加一路上還大叫道：「回去吧，威里姆。要不然你會給人家毀掉的。一切都照你所說的去做，我會跟你一塊到月球去的。」

合作登月

事情過了第三天。在這三天內，拿達加和威里姆再見面的事，傳到了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全世界都知道了威里姆和拿達加要一塊上月球的事。這個意思是美蘇兩國要一塊開發宇宙，要揚棄對立，間諜活動以及閉門研究的秘密主義。因此，今後可以友好合作，說不定還可以全面裁軍呢！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東西方的和平和合作的時代，終於來臨了。全世界的人有的在和平遊行，有的在歡欣鼓舞中，並且把一首代表國際友好的歌，在全世界傳播著。

同心協力呀！

創造個溫情滿人間的世界，

我們都是親兄弟，
我們要的是和平呀！

× × × ×

聯合國的秘書召開臨時會議，討論要不要把這首歌列為國際歌曲。表決的結果，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代表贊成，因此第一首國際性的歌曲便產生了。

這種事使得白宮和克里姆林宮大大地震撼。白宮和克里姆林宮還一直在鈎心鬥角，審度對自己有利的情勢。

蘇聯和美國都相繼開了好幾次的會議，討論拿達加和威里姆上月球的事，可是都獲不出具體的結果。譬如說由那一方來製做火箭，火箭要從那個基地發射。那一個比較符合自己的利益？

由於各國看美蘇兩國討論不知要討論到什麼時候，因此在各自的報紙上都用最醒目的標題寫著：「為什麼美蘇兩國還一直保持緘默呢？難道他們還想繼續冷戰嗎？阻礙威里姆和拿達加的登月之旅是那一方呢？干擾兩國合作的又是那一方呢？」

倡議和平的口號正方興未艾。各國也都相率成立委員會，並且協助合作，倡組「國際友

情聯盟」。然後在一、二週內，他們便獲得了一億人以上的支持，並且透過各國的電視廣播及電臺，向人們強調友情的重要。

在這種最重大的時刻下，萬國博覽會卻在驪歌聲中宣告閉幕。

那天的午後四時，海德直等到最後一位觀光客走掉後，便要關上了美國館的大門。這時在空蕩蕩的路徑上，一名男子正跑了過來，他是芝加哥日報的資深記者查理。

「慢一點，慢一點。海德先生，我有話要跟威里姆說。」查理猛烈地揮著手大叫起來。

「是拿達加交待我說的，是天大的大好消息呢，讓我進去吧！」查理笑嘻嘻的跑到美國館的大門。

「不行，查理。威里姆先生的開關已經被關掉了。」

「我不是為了跑新聞而來的，拿達加的這些話對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要是不讓我跟威里姆說話，我就到國際友情聯盟去控訴。你逼我這麼做，你便要負起妨礙東西方和解的責任。」

海德很不情願地打開了門。「這簡直是強盜行徑嘛，查理先生。你口口聲聲說有重要的話要告訴威里姆，等一下我看你要是只顧發掘自己的新聞資料，我就絕不饒你。」

查理似乎把海德的話當做耳邊風，他走進了美國館後說道：「請你快點去按下威里姆的電氣開關。我當了這麼久的新聞記者，還沒有這麼興奮過的。簡直就像是自己要登上月球一樣。對了，威里姆現在還在罷工嗎？」

海德按下了威里姆背上的開關，而威里姆也只是眼睛煥發著光芒，他的眼睛怔怔地望著大廳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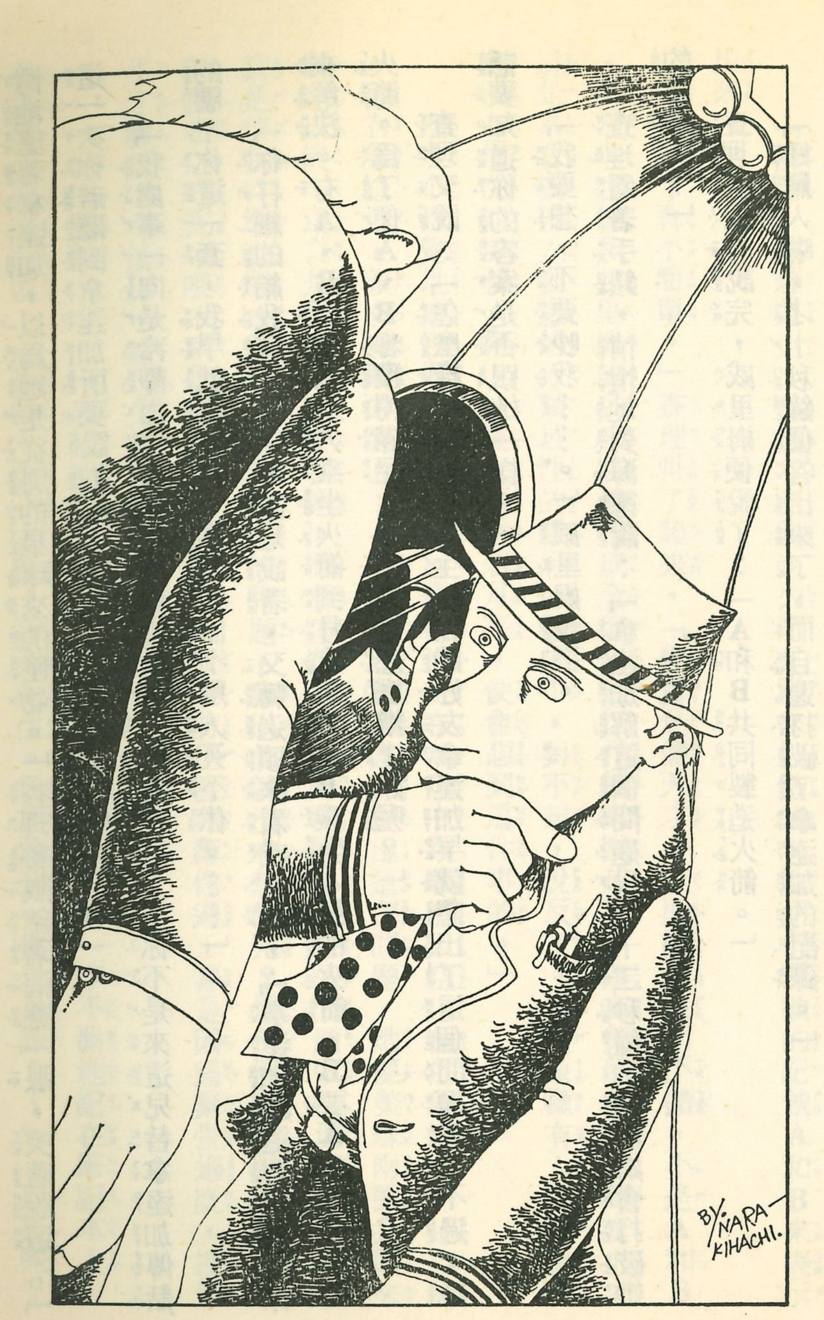
「威里姆先生，這個人有話跟你說。好，看到了吧！他是你相識的人呀！」海德說。

「我不想跟人說話。」威里姆還是不改變視線的回答道，「我見過拿達加，也只有拿達加才瞭解我，也只有她才瞭解什麼是真正的友情。」

查理擋住了威里姆的視線，說道：「威里姆先生，你認得我吧，我是查理，是拿達加的聯絡人。是我促使你和拿達加見面的，你跟拿達加熟識都是我幫忙的呀！」

威里姆慢慢地轉頭望著查理，他的眼光變得更明亮了，他說：「是你嗎？查理先生。或者又是你們設計來騙我的，你真的是從拿達加那邊來的？你跟她說話了嗎？她長得怎麼樣？」

「嗯，有精神的多了。機械人也要有精神，你說奇怪不奇怪？不要說我，白貝爾也常驚



愕地望著拿達加，以為她是從別的星球來的怪物。」

這一次你若聽到拿達加所要說的話，你準會大吃一驚。」查理瞥眼望著海德一眼，笑著說道：「

「我處事一向是冷靜而不驚慌，」海德面無表情的說道：「你不是來這兒替拿達加傳話的嗎？你這一套，我早就看穿了。你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你仔細的給我聽好呵！」查理說著，又轉過頭來看威里姆，「拿達加說這個問題要你來解決。有A、B兩位太空人乘坐火箭到月球。A要B乘坐A製的火箭，B要A乘坐B製的火箭。為了使A、B都獲得滿足，A和B要怎麼辦才好呢？」

查理又說：「怎麼樣，威里姆先生。你的好友拿達加早就想出了這個問題了。不過，她想要知道你的答案是否跟她一樣？」

「我要想，不要吵我……。」威里姆說道。

查理看著手錶，悄悄地對海德說：「拿達加解這個問題只花十二秒鐘，威里姆會打破她的記錄嗎？」

查理話沒有說完，威里姆便說了：「A和B共同製造火箭。」

「好驚人喲，才十秒鐘便答出來了，而且還打破了拿達加的記錄。」

「慢點，查理先生，我還有話說。火箭是誰來製造的，她用很明顯的記號A和B來表示出來。」

「哇！真不簡單。」查理叫了起來，「你真是個天才，威里姆先生。不錯，不是A和B，而是拿達加和威里姆的名字將被刻成全字，並以月桂樹圍起來，鑲在美蘇兩國的國旗上。這是具有機械人智慧的人類理性的勝利。哦，不，對不起，說反了。這是象徵有人類智慧的機械人理性的勝利。啊！以後人們看著月亮，便會想到這件事的。」

查理不自覺地擡起頭來看著天空。海德也是在無意中跟著望天空。他的思慮是一片混亂，他看著查理，頗有感觸的說道：「你親耳聽見拿達加提出這個問題，她要美蘇兩國共同來製造火箭，這真是了不起的辦法呢。而拿達加和威里姆能同時對這個問題做合理的解決，也真是使我口服心服。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我以前就沒有想到呢？更何況我還是威里姆的策劃者之一呢。喂，威里姆先生，原諒我。我以前是曾刻薄你過，都是因為緊張過度，控制不了脾氣。今後你，查理先生，你也見諒……。」

「你也見諒……。」查理喃喃地唸著。他在海德說話時，便一字不漏地記在筆記本上，然後仰起頭來說道：「說呀，說下去呀！海德先生。我才寫到『你也見諒……』，以後呢？

沒有下文了？唉！可惜。我真想再多聽一點呢。不過，你現在所說的話，我已全部記錄下來。以後登月之旅的風聞告一段落後，我再立刻撰文。」

查理把筆記本和鉛筆放進口袋，笑嘻嘻地打了招呼，「好了，我該走了。我現在得趕快去報導一件炸彈的事。反正我們已把問題解決了，我得發個加急電報給華盛頓，那兒的巨頭們還正在爲這個問題傷腦筋呢。我走了！海德先生，威里姆先生，喂，你到那兒去？威里姆先生。」

「找拿達加去。海德先生現在已承認他虐待我是不對了。因此，他不會再阻止我去找拿達加了。」

「你給我站住！」海德追了過來，並叫道：「你已使我夠頭疼了。你應該聽話些，也許我就會讓你出出入入了。」

「不要管我，你難道還想虐待我嗎？我要抗議……。」威里姆話還沒有說完，海德便急快地關掉電氣開關了。

月球之旅

登月火箭「巴克斯號」的製作工廠和發射基地，興建在面向波羅的海的德國海岸。以前這兒曾有過圍牆，並劃分爲東西德，而現在卻建立了工廠，研究室和宿舍等。在數個月的一起工作下，蘇聯和美國的技師、科學家和工人們之間都已有濃厚的感情。「巴克斯號」由於美蘇兩國的合作而完成了。

這具火箭比美蘇兩國以前所曾製造過的火箭要大得多了。就像一具鐵製的巨大塑像，像一具巨大的燈座，象徵著人類的夢一樣地在那兒聳立著。

幾乎要劃破天空的火箭先端，有幾隻海鷗在四周飛來飛去。蘇聯的機械工尼古萊用手指著海鷗，用著不太流利的英語對著美國籍的同事強尼說道：「這種鳥很像和平之鴿嗎！真的，傳言不假嘛！」

強尼感慨萬千地望著海鷗說道：「不錯，尼古萊。它們的確是和平的使者。」強尼拍了拍尼古萊的肩膀，又繼續說道：「他們在惡劣的時代也是會出現的。那真是過得提心吊膽，不知戰爭什麼時候會爆發的時代。你就想想以前吧，尼古萊。你害怕美國的原子彈隨時會在俄國爆炸。可是現在不同了，你我已經是要好的朋友，這一切都是那兩個機械人，那兩個酷似人類的機械人，你說奇怪不奇怪？」

「我不認為有什麼奇怪的，我只感到可悲，人類製造了威里姆和拿達加，然後却要這兩名機械人來教給他們許多東西。現在却要把拿達加和威里姆送到月球去。」

強尼面色沈重的望著火箭說：「不錯，你的想法也對，把他們送上月球，他們不再回來，地球上不就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嗎！我也真笨，尼古萊。我一聽到美國和蘇俄簽訂了協定，便跟著大夥兒高興得跳了起來，……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大夥兒都太高興了，誰會想到那麼多呢？」強尼這麼說著，隨即便自我安慰的說：「唉喲，這又有什麼不好呢！尼古萊，幹嘛去想這麼傷感情的事呢！我們都還活著，我們現在是好朋友，未來還是個好朋友。好了，尼古萊，你不跟著大夥兒一塊慶祝嗎？我們所製造的火箭今天就要升空了。這是美國的我和蘇聯的你合作製造的。這具火箭的名字叫『巴克斯』，『巴克斯』就是代表和平的呀！」

× × × ×

美蘇兩國的政府首腦致詞完畢後，接著便演奏兩國的國歌以及「同心協力」的國際歌曲。兩國政府的首腦穩重地握著手，他們堅定的眼光代表著兩國的友好關係將永遠地持續下去。

由於解決了機械人問題而居功至偉，並已昇任為特別特派員的查理，現在權充司儀，照著節目單廣播。他的司儀席是在玻璃的控制塔裡，可以對火箭的動態一目瞭然。

查理以莊重的口吻廣播說：「……現在，請各國代表、外交官及其他的來賓開始往專用的安全室移動。安全室的前頭只隔著一層厚厚的防風玻璃。而從我現在所站立的地方，我是可以對各位貴賓的臉看得一清二楚的。

這次的火箭真是無比的大。我看得眼睛都發暈了，差一點就栽在地上。我現在看到了火箭的頂端了，不過我看不到拿達加和威里姆坐的太空艙。……哇！他們終於來了。」

查理廣播的語調，顯示著他是興奮至極，「拿達加和威里姆是乘著敞蓬的汽車來的。坐在後面的是蘇聯的科學家白貝爾和美國的主任海德。這兩位科學家都是萬國博覽會中兩位機械人的監護人。

拿達加和威里姆都穿著太空裝，潔白寬敞的太空裝把拿達加那張本已嬌小的臉龐襯托得更小了，那張臉是洋溢著興奮的。兩個人都沒有戴太空帽，他們兩人都不必要空氣的。威里姆灰色的太空服倒顯得挺合身的。

車子停了下來，威里姆扶著拿達加一道走向火箭去。他們就像是一對走向教堂的新郎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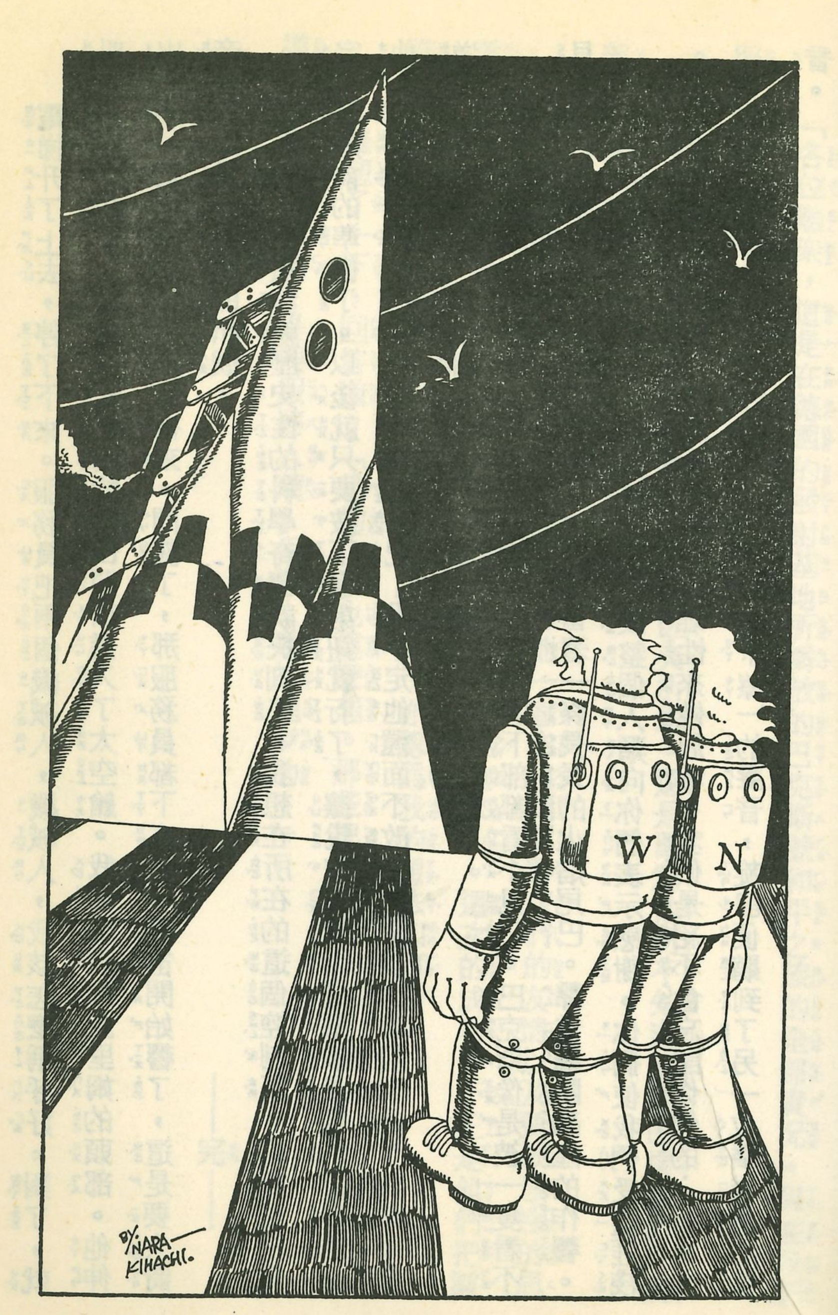
新娘，真是一對璧人。乍見他們，會以爲他們是要去蜜月旅行的。

各位觀衆，你們說不定已想到了我要說什麼。這件事也許很可笑，不過，我還是要原原本本的告訴你們。我一直忍不住的在想他們兩個人實在是太可愛了。我曾跟他們像知心的朋友一樣無話不談，我一想到我不能再看到他們，我的心裡就很痛苦……。」

查理的話就更激動了，「我強抑著悲哀，但是我一定要告訴各位知道那兩位可敬的人今後所要完成的重大使命。他們代替了人類，登上月球，他們比人類能測量得更精準，並且將訊號傳到地球。我一想到他們的月球之旅，就不得不感到他們的成就是我們整體的光榮。」

查理像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稍過一會兒他又繼續廣播道：「服務員等待著幫拿達加和威里姆上火箭的電梯。白貝爾拍了拍拿達加的肩膀。這真是極爲感人的一幕。白貝爾親了拿達加一下，白貝爾的眼眶裡一定是淚水洋溢。然後海德也跟威里姆告別了，他像是要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離別一樣地擁抱著威里姆。

然後，威里姆和拿達加又依依不捨的走了。白貝爾像是要留住拿達加似的還伸開著兩手，海德一邊安慰他，一邊帶他回來。白貝爾還頻頻回頭，像是在對拿達加說什麼，拿達加揮揮手，向他做最後的告別。她和威里姆一道登了電梯，兩個人就消失在裡頭了。



電梯升了上去，停了下來。服務員把兩個機械人，機械人，我該怎麼稱呼好。對了，就叫我的朋友好了。服務員幫助我的兩位朋擠進入了太空艙。我僅能看到威里姆的頭部。他伸出右手，把拿達加扶進火箭裡來。門關了，那服務員都下來了。響笛開始響了，這是要火箭旁邊的人迅快避難的訊號。

慢慢的，人類發射歷史性的科學奇蹟就快到了。我想在所在的這個控制臺，應該是已做完了發射前的準備了。以後就只要按下發射鈕就行了，據說按鈕的人還要做最後的計秒的。他一定跟我一樣，心臟噗通噗通的跳吧！說不定他還面不改色的望著火箭發射的？我是不知道他有什麼感覺，恐怕都是跟我們一樣緊張的發抖來吧！

哇！火箭的下部煙霧瀰漫，火和煙使得火箭的下部都看不見了。巴克斯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托起來似的，緩緩地昇空了，後面留著一條長長的火焰尾巴。聲音轟隆轟隆的作響。

再見，拿達加！再見，威里姆。我代表整個人類向你們表示感謝。你們使我們受益匪淺。你們說地球上要是真想有和平，必需以理性來做思考，我們是絕不會忘記你們的……。」

聽查理廣播的人，突然都聽到了一聲「咔擦」的聲音，旋即便聽到了另一位播音員的聲音。

「各位聽眾，這是在德國的發射基地所播放的巴克斯號和平之旅的全部實況。現在我們照常播放輕音樂。」

大多數聽眾認爲播音的突然中斷真是匪夷所思。這是因爲他們不知道電臺的播音站長對部下布羅做了這樣的告誡。

「我認爲查理的播音就播到這兒好了，他一直在強調他對我們的友情以及要做理性的思考，卻忘了製造機械人的那些人。這些人現在還留在地球上。這次的成功，不正是他們把製造機械人所得到的知識用在追求人類的幸福上，你認爲我的想法如何？」

布羅想了一下，回答道：「是的，我也這麼想。那些把原子能用在破壞的科學家應該知道他們真正的本份，是要服務人類，爭取人類的進步的。」

——完——

解說　致力於國際合作和和平

機械人種種

「機械人爭奪戰」原名是「只有兩個機械人嗎?」,是奧地利的作家布克納在一九六三年發表的作品。

從書名「只有兩個機械人嗎?」就可很容易地看出作者是把兩個機械人當做主人翁,他描述出兩位機械人出現後所給與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帶給了互相對立的東西方和平和友好的象徵。也就是說,機械人的發展不單是帶來了這種情形,而且還產生了連機械人的製作者都料想不到的相反結果。

這一點便是本書與一般科幻小說不同的地方。它激烈地批評了不知國際間協力合作的重要,而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的國家。

× × × ×

目前的小孩子,不管有多小,誰都知道機械人就是在電視、電影裡令人看得入迷的東西



原書的封面

。而「機械人」這句話的使用也是最近才有的。

「機械人」一字原出自捷克語,也就是由「工作」這個字所演變出來的字,捷克作家夏別克在一九二〇年所書寫的劇曲「羅沙姆,萬能機械人」便是首次使用到「機械人」這個字。

機械人是發明出來代替人類做各種精神的勞動和肉體的勞動,有農業用的機械人,有工業用的機械人,以及其它各種各樣的機械人。不過,這些機械人隨即便具有與人類同樣的思考和感覺的能力,便醞釀革命,要把製造他們的人類恩人打倒。

(有關「羅沙姆,萬能的機械人」以及以後所要談及的「機械人製造三原則」的問題,請參閱本叢書第一章「鋼鐵都市」後面的解說。)

然後,人類賦予機械人與人類同樣的身體,同時的做事能力,人們便可做出固定各種用途的機械人。不過,做機械人要注重實用,而不要注重興趣,譬如做個能關門的、能拿東西的,便只是有一事做一事,對我們實際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幫助的。


簡易的計算機

狹義來說，機械人只是具有人類的形像以及能自動做人類的行動和工作的人。廣義來說，則不論形體，而專指為一定的用途而製造的自動機械。

在今天，這種自動機械非常的發達，並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東西。

從附有自動示溫器的電熨斗以及計時的洗衣機等家電產品一直到我們都相當熟悉的自動賣票機以及電話，甚至是最近大型的電腦等，真是不一而足。自動機械能具有超高性能，並給與我們生活上極大的便利，這一切都是大多數的學者和發明家長期研究努力的成果的。

法國的巴斯卡集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於一身，於一六四二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計算機。有自動控制速度的蒸汽機則是在十八世紀發明的。後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逐漸改良成有多種自動裝置的機械。

美國也是在十八世紀末，由一位歐里伯·依凡的發明了各種新的機械，他並且在費城市郊建立自動製粉工廠。

一八〇一年，法國的賈可爾製造了今天第一架原始自動編織機。

可是自動機械的急速發達還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後的事情。那次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用途，各種自動機械都相續被發明了。美國的歐格·里奇所以能製造原子彈，也就是完全藉助於自動機械的。

看中了自動機械發展潛力的美國工業界，戰後便採取了自動一貫作業。因此才引起了工廠工人極大的不安。他們害怕機械取代了人力，他們將被迫失業，說起來也是真的，所有的工廠全部自動化，就不必要太多的工人了。

不過，按裝自動機械，費用頗大，只有一部份的工廠有這種能力，而失業者又再度為新興的企業所容納，因此，這個問題也就平安無事的解決了。

作者與核爆問題

本書作者卡爾·布克納（一九〇六～　）是奧地利有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他說兒童文學就是要多探討社會的問題，多寫出青少年的作品。

譬如本書作者的另一本書「墨西哥風暴」（原名「印第安的少年巴布洛」）就是以一九

一一年第一次墨西哥革命戰爭為背景，述出了在棉田裡受虐待的印第安少年巴布洛，在逃亡時所看到的大多數農民被白人所壓迫和虐待的情形。

「吉諾的明天」（原名：「那坡里的浪兒」一九五五年）是描述一位在山村鞋廠工作的孤兒吉諾，因受不了虐待而出走，來到了那坡里，混在一羣在街頭浪跡的野孩子羣裡，可是他時時不忘當建築師的志向。

布克納就是描寫這一羣在不幸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他描述出了殘酷的現實，提出了新的社會問題，事實上，他是以自己的體驗來寫書的。

布克納並不是在良好的環境下長大的人，他是生在奧大利首都維也納的貧民區。父親是個貧困的印刷工。

布克納沒有受到充分的學校教育，便走進社會幹過各種各樣的工作，仍然是一事無成，為了成為人上人，他決心渡海到巴西去，那時他才二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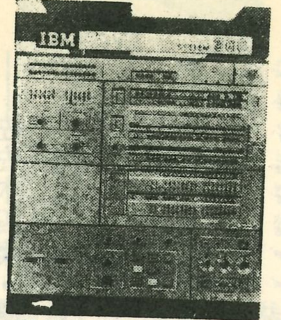
不過，他認為巴西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因此才過了二年，他便跟那兒告別，而回到奧大利來。

布克納小時便顯露出多方面的興趣，美術、音樂、運動等各方面都涉獵。不過，沒有一

樣成功，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選上了文學。

從巴西回來後，他便服兵役，為戰友講述巴西的見聞，後來他被要求記載下來，所以他才拿起了筆，而敲開了作家的門徑。

布克納的作品是以殘酷的社會現實為題材，而描述出在這種環境下生存的人們，布克納本身不是出身於良好的環境，因此與書中的主人翁同識得這種苦楚。



現代的機械人，電腦

布克納希望世界上早日出現昇平安樂的社會，而每一個人都可快快樂樂的過活。因此，有故意阻撓世界和平的人，他都會勃然大怒。所以他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長崎和廣島所落下的兩顆原子彈，感到莫大的遺憾。

布克納在本書安置了從長崎來的濱井這個老人，就是為了要警告人們核子彈的可怕。

原子彈落在長崎的那一天，濱井老人和孫子健二正遠在數公里外的親戚中，因此逃過了災厄，不幸的是他的兒子媳婦全都犧牲了。

然後歷經了二十年，全世界還是在原子彈的威脅之下，一旦又爆發了戰爭，世界將被氫彈夷為平地，而健二也將難逃劫數。

真的會這樣嗎？濱井老人爲了向蘇聯的拿達加詢問這個問題，便從日本趕到了萬國博覽會來。

拿達加的電子頭腦是什麼問題都難不倒的，她說這個上帝爲人類所製造的世界，不可能被人類所破壞的，濱井老人是放心了，不過他又提到美蘇兩國爲什麼彼此以原子彈來恫嚇對方時，這種問題完全不合邏輯，所以拿達加便回答不出來了。

對愛好和平的作者來說，核爆是人類迫在眉睫的大問題。

布克納於一九六二年發表的「晞人誕生」，便是討論到這個問題，他並且向全世界的年輕人提醒注意核爆的恐怖。

——佐佐木四歲，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他彷彿無事地成長著，一直到十四歲時，每日都過得幸福的生活。可是，核爆症的症狀全都顯現出來後，她一生的幸福便全都給毀了，她只有等死——

剝奪了這個無辜的少女的幸福是誰呢？是什麼粉碎了她的美夢和希望，並奪去了她寶貴的生命的？

布克納藉這個事實要全世界的兒童們，多提醒他們的雙親瞭解這個事實。

——這個問題不應該再被忽視了。我們眼前已面臨著一項重大的危機。人類已刻意準備好許多氫彈，一顆原子彈的威力已毀滅了整個廣島，而氫彈又比原子彈的威力要大一千倍。

「晞人誕生」一書，現在已翻譯成十七國以上的語文，並且已使全世界年輕一代受益匪淺。

威里姆與拿達加



在長崎投下的原子彈的蕈狀雲

以機械人爲主人翁的少年科幻小說已出版了不少，什麼樣的機械人也都介紹過了。譬如說美國的科幻小說作家福雷基所撰寫的「太陽系的侵入者」（原名：「幸運之星和土星環」一九五五年）便是介紹星際機械人。

——數個世紀後，地球的太空船已能飛到太陽系以外的宇宙，而人類也在太陽系以外的星球生存下來。

地球總部的幸運之星爲了追踪天狼星的間諜衛星，便與火星人畢克曼一道搭上太空船「流星號」，飛離地球。

他們為了要奪回間諜衛星所竊走的情報，來到了土星附近，便為天狼星的大批太空船截獲，帶往土星的衛星基地去。

基丹有天狼星用精巧的機械人所製造的基地，兩個人在那兒屢次發生生命的危險，最後利用「機械人製造三原則」才逃脫了危機，完成了使命，並且安返地球。不過，救出兩個人的「機械人製造三原則」，也是福雷基的佈局。（福雷基即是亞基摩夫的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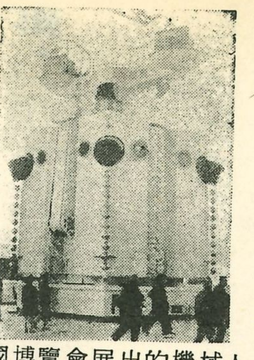
亞基摩夫是以「我的形象」的機械人編成劇本而嶄露頭角的科幻小說的作家，當時採用這部作品的「馬卡新」雜誌的主編，還被人大大地責罵一頓。下面三條就是作者對機械人所構思的三原則。

第一條：機械人不能危害人類。果真有什麼危機，也絕不能危害到人類。

第二條：機械人必需要貫徹人類的命令，不過要是被命令加害人類，便可不受命令。

第三條：機械人必需確實遵守不抵觸第一條和第二條的原則。

亞基摩夫認為未來的機械人將會高度的發達，它們會自己思考，不受命令，危害人類，因此人類要以這三種原則來約束他們。



萬國博覽會展出的機械人

天狼星的機械人就是遵守這三原則，幸運之星他們很巧妙的用這個來做擋箭牌，避開了生命的危險。

不過，布克納所說的機械人，又是怎樣的呢？

本書介紹了威里姆的所謂美國男性機械人以及拿達加的蘇聯女性機械人，他們都是動員該國科學界的精英，並且在不甘示弱的情況下製造出來的。

這些機械人不是為了勞動的目的而製造的，而是要向全世界誇耀他們的科學水準而製造出來的。

威里姆和拿達加不僅看起來像是真人一樣，而且還跟人類一樣會聽、會動、會講、會看。惟一不同的是它們沒有感情。他們再怎麼高興，也不會喜形於色，再怎麼悲哀，也是哭不出來。這些感情本來就不是能製造出來的。

他們對什麼事都能做合理的思考，他們的確不知道怎麼去欺誑。

他們不管是什麼事情，都能合理而理智地行動，不會受感情的蒙蔽，他們不欺瞞，也不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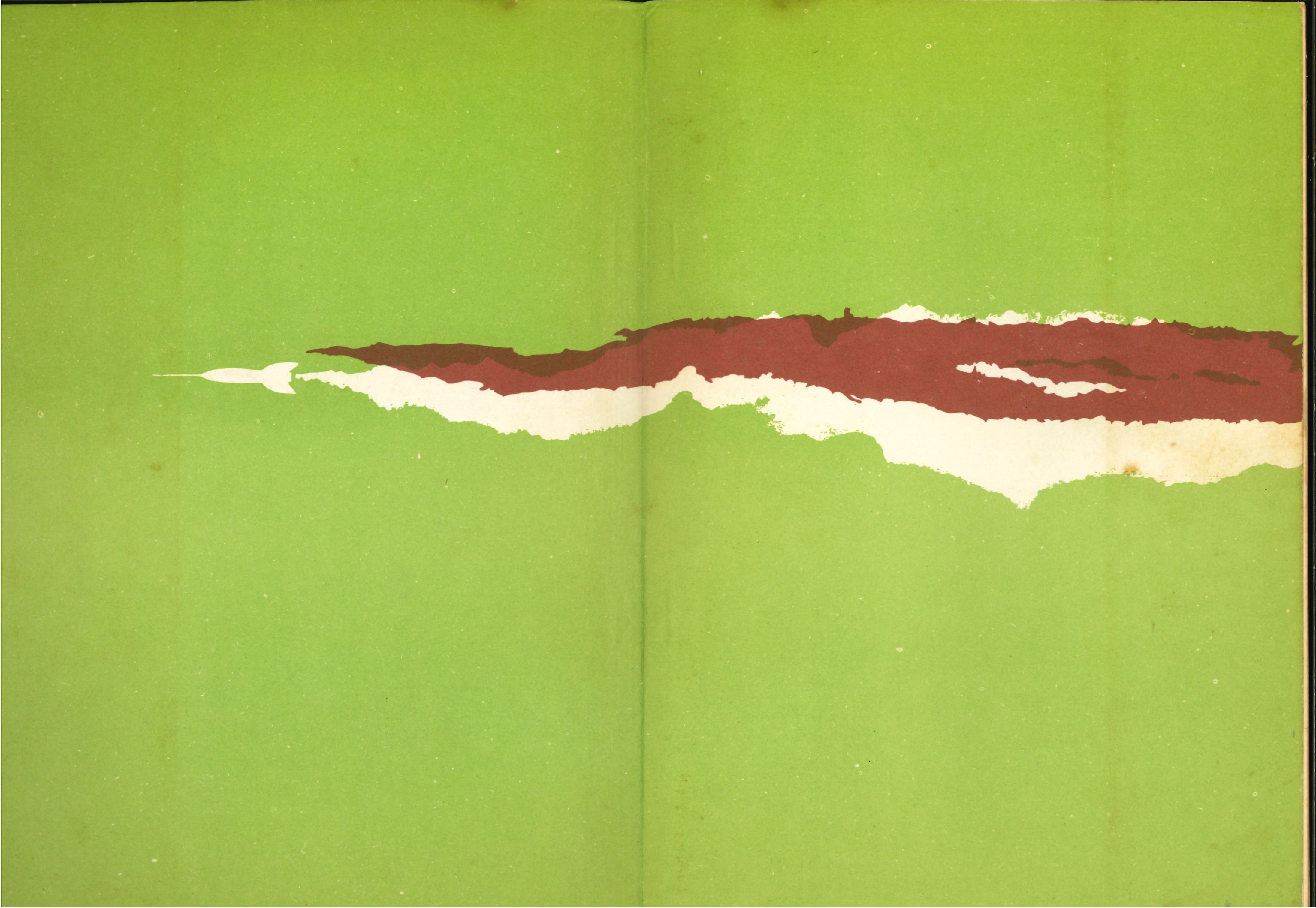
因此，有困難的，來向他們請教的，都獲得了正當的解決。

作者諷刺了失去理性的人們的可怕和醜陋，並且警告說是再這樣下去，全世界都要萬劫不復。

口口聲聲和平和國際通好，但卻不斷地恫嚇對方的狂熱政治家，此舉是不會達到真正有效的和平的。這真是一個失去理智的瘋狂世界。

不過，由於威里姆和拿達加，他們又再度收拾起理智，以往相互仇恨對立的世界二大國也都攜起手來，同力追求友好和合作的新時代，這便是本書的要旨。

布克納除了本書外，尚撰有「賈巴尼和沼澤」、「雀羣」、「世界冠軍」、「土耳其拉雷女子」等書。他的「黃金海岸」一書獲得了安徒生兒童文學優良獎以及奧大利的兒童文學獎。



19

月世界獵聞

巴特利・摩爾著／林壽祿譯

阻止住死亡與恐怖的核子實驗！

偶而用望遠鏡追蹤月球表面之謎，突然從秘密島飛出宇宙船里基號。在首次月球旅行，精神煥發的羅賓眼前，月球化爲了死世界—描寫一心追求學問的科學家或古怪軍人，健康活躍，勇氣百倍的少年科學幻想叢書SF。

